



世界华文
微型小说研究会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

Journal of
World Chinese Micro-Fiction

2026
Vol.2 No.1

创刊号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
Journal of World Chinese Micro-Fiction

主办：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

总 编：凌鼎年

副总编：刘斌立

出版机构：HK Institute of AI Synergy Limited

目录

发刊词	凌鼎年	
Editorial	Ling Dingnian	1
爱新觉罗·高光	凌鼎年 (中国太仓)	
Aisin Gioro Gaoguang	Ling Dingnian (Taicang, China)	4
守仁的春节	刘斌立 (中国深圳)	
Shouren's Spring Festival	Liu Binli (Shenzhen, China)	7
陈亨义	袁良才 (中国黄山)	
Chen Hengyi	Yuan Liangcai (Huangshan, China)	10
少农买布	凌文斌 (中国苏州)	
The Peasant Buys Cloth	Ling Wenbin (Suzhou, China)	13
银瞳	周勇伶 (中国太仓)	
Silver Pupils	Zhou Yongling (Taicang, China)	15
非常下楼	蒋寒 (中国北京)	
Going Downstairs	Jiang Han (Beijing, China)	17
狗蛋	于伯生 (中国江苏)	
Doggy	Yu Bosheng (Jiangsu, China)	20
求求你让我感冒	毛进 (中国成都)	
Please Let me Catch a Cold	Jin Mao (Chengdu, China)	22
特殊平安符	丁运山 (中国武汉)	
Special Peace Talisman	Ding Yunshan (Wuhan, China)	25
鸟又飞回来了	京格格 (中国沈阳)	
The Bird has Returned.	Jing Gege (Shenyang, China)	27
开脸	龙都 (中国郑州)	
The Face-opening	Longdu (Zhengzhou, China)	30
汪汪两句	孙玉波 (中国河北)	
Two Barks	Sun Yubo (Hebei, China)	33
鱼钩的妙用	商丘 (中国四川)	
The Ingenious Use of Fishhooks	Shangqiu (Sichuan, China)	36
竹筒船之舞	东瑞 (中国香港)	
Dance of the Bamboo Boat	Dongrui (Hong Kong, China)	39

生前讣告 Premortem Obituary	王闻起 (中国香港) Wang Wenqi (Hong Kong, China)	42
安排 Arranged	杨欢 (中国香港) Yang Huan (Hong Kong, China)	45
迟来的相遇 A Belated Encounter	黄廷凯 (中国香港) Huang Tingkai (Hong Kong, China)	47
礼神的风波 The Turmoil of Worshipping the Gods	许均铨 (中国澳门) Xu Junquan (Macao, China)	50
寻找绿豆的斑鸠 The Turtle Dove in Search of Mung Beans	刘安琪 (中国澳门) Liu Anqi (Macao, China)	52
心软的中国姑娘 The Tender-hearted Chinese Girl	吕顺 (澳大利亚) Lv Shun (Australia)	55
在恐惧中幽默 Humour in Fear	汤群 (澳大利亚) Tang Qun (Australia)	59
室友 Roommate	郭燕 (澳大利亚) Guo Yan (Australia)	62
秋千椅 Swing Chair	王若冰 (澳大利亚) Wang Ruobing (Australia)	65
兵团轶事 Tales of the Corps	贾虹 (澳大利亚) Jia Hong (Australia)	68
南半球的福字 The Chinese Character "Fu"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朱晓萌 (澳大利亚) Zhu Xiaomeng (Australia)	72
狗狗巡逻队 PAW Patrol	道明 (澳大利亚) Daoming (Australia)	74
海誓山盟的婚礼 A Wedding Vow as Enduring as the Sea and Mountains	胡海伦 (澳大利亚) Helen Hu (Australia)	77
别墅街区的奇案 The Curious Case in the Villa District	易安 (澳大利亚) Yi'an (Australia)	79
景明春和 Clear scenery and mild spring	陈立柱 (澳大利亚) Chen Lizhu (Australia)	81
遗物 Relics	何玉琴 (澳大利亚) He Yuqin (Australia)	83

苗圃风波 Nursery Turmoil	骆晓戈 (美国) Luo Xiaoge (United States)	86
珍珍的国旗 Zhenzhen's National Flag	陈九 (美国) Chen Jiu (United States)	89
三片 Sanpian	微力 (美国) Weili (United States)	91
午夜惊魂 Midnight Terror	百草园 (美国) Baicaoyuan (United States)	93
小辈的力量 The Power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文外 (美国) Wenwai (United States)	95
小芯 Xiaoxin	郭小娟 (美国) Guo Xiaojuan (United States)	98
门口那双鞋 The Pair of Shoes by the Door	肖正雄 (美国) Xiao Zhengxiong (United States)	100
错过 Missed	董晶 (美国) Dong Jing (United States)	103
老金的黄金梦 Old Jin's Golden Dream	北奥 (美国) Beiao (United States)	106
老两口拌嘴 The Old Couple Bickering.	王惠莲 (美国) Wang Huilian (United States)	109
老陈的卤味店 Lao Chen's Braised Delicacies	陈延国 (美国) Chen Yanguo (United States)	111
豆包世界 Doubao World	水仙 (美国) Shuixian (United States)	115
破防 Heartbroken	郑南川 (加拿大) Zheng Nanchuan (Canada)	117
入籍 Naturalization	刘博 (加拿大) Liu Bo (Canada)	119
与死神擦肩而过 A Brush with Death	孙白梅 (加拿大) Sun Baimei (Canada)	123
吹牛大王 The Baron of Boasts	孙博 (加拿大) Sun Bo (Canada)	126

地铁里的流浪汉 The Homeless in the Subway	姜尼 (加拿大) Jiang Ni (Canada)	129
判断 Judgment	王方 (西班牙) Wang Fang (Spain)	131
转身 Turnabout	雅兰 (德国) Ya Lan (Germany)	134
搓饭搓到一根毛 Found a Hair in My Meal	穆紫荆 (德国) Mu Zijing (Germany)	137
养生馆 Health Center	蒙庄 (德国) Meng Zhuang (Germany)	139
扫烟囱 Chimney Sweep	施文英 (法国) Shi Wenying (France)	141
食相攸关 Stellar Eclipses Matter	尤琪 (英国) Youqi (UK)	143
被丢弃的人 The Abandoned	司志强 (匈牙利) Si Zhiqiang (Hungary)	146
吵架 Quarrel	林肃 (奥地利) Lin Su (Austria)	149
飞沙河 Flowing Sand River	戚红香 (迪拜) Qi Hongxiang (Dubai)	153
量子的彩虹 Quantum Rainbow	唐玉雪 (几内亚) Tang Yuxue (Guinea)	156
半仙疯子 Half-Deity Madman	何卫灵 (非洲) He Weiling (Africa)	159
天生贼心 Born with a Knack for Mischief	王子瑜 (缅甸) Wang Ziyu (Myanmar)	162
资格 Qualifications	叶星 (缅甸) Ye Xing (Myanmar)	164
洪水 The Deluge	今石 (泰国) Jin Shi (Thailand)	167
遛狗 Walking the Dog	林沛 (马来西亚) Lin Pei (Malaysia)	169

私聊曝光
Private Chat Exposed

钱昆（菲律宾）
Qian Kun (Philippines) 171

发刊词

凌鼎年

Title: Editorial

Synopsis: The text describe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orld Chinese Micro-fic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through conferences in Southeast Asia, its subsequent activities, and the 2025 achievement of securing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number, leading to the launch of its first issue with global contributions.

Key Words: World Chinese Micro-fiction Development, Collabora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Launch

Author: Ling Dingnian

1994 年，首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召开；1996 年，第二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在泰国曼谷召开；1999 年，第三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召开。

去马来西亚吉隆坡前，我想：自 1996 年在泰国曼谷召开了第二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后，各国各地区的微型小说作家、评论家以及有志于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的学者已三年没相聚了，这次吉隆坡会议实在是一次难得的碰面机会，是不是该抓住这次机会做点什么实事呢？我动了策划成立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的念头，这个想法得到了中国应邀与会的姚朝文教授、凌焕新教授、韩英的支持。下榻吉隆坡洲际大酒店后，我又联络了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澳大利亚、印尼、汶莱、中国香港的几位代表，一说一沟通，大家一直赞同。最后，选择在会议第二天的晚饭后，召开了第一次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筹委会，中国的凌焕新、凌鼎年、韩英、姚朝文、徐如麒，新加坡的黄孟文、泰国的司马攻、马来西亚的云里风、菲律宾的吴新钿、印尼的冯世才、澳洲的心水、汶莱的王昭英等八个国家的 12 个代表参加，香港的东瑞有事未参加座谈会，但表示关于筹建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的事情他都举手赞成。

第一次筹委会一致推举新加坡黄孟文博士为筹委会主任。在座各国代表均为发起国之一，及筹委会成员。座谈会达成共识：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在新加

坡申请注册。

2000 年，在新加坡注册时，有关方面要求提供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理事会的名单与理事的作者简介。这就需要再开一次筹委会才能决定。当时，我颇为难，要知道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机缘巧合，正好当年福建省台湾香港澳门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要与菲律宾华文作家协会要合作举办一次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我是受邀嘉宾，我一看名单，有我多位我熟识的各国微型小说作家，只要再增加 5 个名额，第二次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筹委会就可以召开了。我当机立断，马上联系福建省台湾香港澳门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会长刘登涵，与《台港文学选刊》主编杨际岚，两位都是我朋友，听后都表示支持，但告知：这次研讨会与菲律宾华文作家协会合作的，费用是各半的，要得到菲律宾华文作家协会的同意。

我与菲律宾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吴新钿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我当即联系吴新钿。他一听，非但同意增加 5 个名额，还说费用他来！我一块石头落地。

就这样，第二次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筹委会在福州召开。商定了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的理事会名单。后由我整理了理事会人员的简介后，发到新加坡作申报之用。

2001 年，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在新加坡注册成功。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黄孟文博士为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创会会长，我为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创会秘书长。

而召开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成立大会是个大活动，在哪国召开，经费在哪？又是个伤脑筋的事。

巧了，正好第四次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 2002 年 3 月在菲律宾召开。我就与菲律宾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吴新钿商量，能不能把成立大会放在菲律宾召开？作为第四次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的一个内容？

吴新钿会长欣然同意。

整个成立大会既隆重，还庄重，十分圆满。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成立后，开展了不少活动，做了不少实事，诸如多次发起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征文，出版世界华文微型小说丛书，评选“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年度十大新闻，十大新闻人物”；出版《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年选》，举办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协调、促进各国各地区微型小说的翻译，传播等等。遗憾的是，因为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不收会费，没有研究会的账号，没有经济来源，也就办不起自己的期刊，没有自己的网站。到了 2025 年，世界华文微

型小说研究会轮值会长刘斌立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以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的名义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正式的国际期刊号，经过严格的申报材料，经过漫长的等待，今年5月下旬，终于拿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复的正式的国际期刊号，这标志着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有了自己发表作品的园地，可喜可贺！

我们当即成立了编委会，立马着手向世界各国发出《征稿启事》，征集原创的华文微型小作品，与微型小说文讯。我们速战速决，经过近十多天的征集，编辑，《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创刊号终于面世了。

令人欣喜的是，不但来稿颇多，还有多位新面孔。特别是原本华文文学创作相对薄弱的非洲国家也有多位作家来稿。

希望世界各国的华人微型小说作家、评论家，与关注微型小说创作的教授、学者，以及读者多多批评指谬，多提宝贵意见与建议，同心协力，一起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办好，办成一流期刊。

2026年6月12日于太仓先飞斋

爱新觉罗·高光

凌鼎年（中国太仓）

Title: Aisin Gioro Gaoguang

Synopsis: A calligrapher invents a false identity as an imperial descendant to boost his art sales, gains fame and wealth through elaborate performances, but collapses from stress, leaving his fabricated legacy to fade away as mere costume pieces in a secondhand market.

Key Words: Royal identity pursuit, vanity, cultural distortion, rise and fall, farce

Author: Ling Dingnian (Taicang, China)

金高光的书法工作室位于城东一栋老式居民楼的顶层，三十平方米的空间里，文房四宝整齐地摆放在一张红木案几上。墙上挂着他的作品，大多是“宁静致远”“厚德载物”“海纳百川”之类的四字箴言，标价一两百元，鲜有人问津。

那天下午，金高光正对着电脑屏幕发呆，屏幕上是一篇关于清末皇族后裔现状的报道。他摸了摸自己稀疏的头发，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如果自己也是爱新觉罗的后代呢？

这个想法一旦产生，就像野草一样在他心中疯长。他开始查阅大量清史资料，甚至花钱请人做了所谓的“家族谱系调查”。三个月后，他得出了“结论”：他的祖父本姓爱新觉罗，民国初年为避祸才改姓金。

“难怪我对书法和传统文化如此着迷，原来是血脉使然。”金高光对着

镜子喃喃自语，镜中的他眼睛发亮，仿佛发现了新大陆。

第二天，他兴冲冲地去派出所申请改姓。

“什么，你要改姓爱新觉罗？”户籍民警抬起头，推了推眼镜，“有族谱证明吗？有历史档案吗？有DNA检测报告吗？”

这三个问题把他问住了，金高光支支吾吾，最后只拿出一份网上买的所谓“家族证明”。民警看了一眼就还给他：“这个不行，得有官方认可的材料。”

改姓失败并没有打击金高光的热情。他决定曲线救国——在书法作品上直接落款“爱新觉罗·高光”。同时，他开始改变形象：留起了辫子，在淘宝上购买了清朝王爷的戏服、黄马褂和玉扳指，甚至把手表换成了古董怀表……

“金老师，您这是……”书画市场的老主顾王老板看到他这身打扮，惊讶得合不拢嘴。

“请叫我爱新觉罗·高光。”他微微抬起下巴，模仿着电视剧里王爷的做派，“最近在研究家族历史，才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份。”

令人意外的是，他的这身打扮和新的“身份”竟然产生了奇效。他的书法作品价格水涨船高，从一两百元飙升到上千元，大幅作品甚至标价上万。更神奇的是，购买者络绎不绝。

“不是您的字突飞猛进了，是爱新觉罗这四个字值钱啊。”一位收藏家直言不讳。

金高光并不介意。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无意中触碰到了市场的脉搏——在这个浮躁的时代，人们渴望与“贵族”“皇室”沾边的东西，哪怕只是表象。

尝到甜头后，金高光开始系统性地经营自己的皇室后裔身份。他发起成立了“金氏宗亲会”，自封会长；创办《金氏文化》杂志，专门刊登爱新觉罗家族的历史与轶事。杂志印刷精美，内容半真半假，却在特定圈子里颇受欢迎。

媒体的关注随之而来。最初是本地自媒体，后来连省级文化频道都来采访他。镜头前的金高光侃侃而谈，从康熙平定三藩到乾隆下江南，如数家珍。他特意练习过的“王爷腔”和精心设计的肢体语言，让他在屏幕上显得格外有“贵族气质”。

“爱新觉罗家族对中国历史的贡献被严重低估了，清王朝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基础，这是不争的事实。”他在一次采访中严肃地说道。

随着知名度提升，金高光的野心也在膨胀。他策划召开“爱新觉罗家族与历史研讨会”，通过人脉联系到几位海外自称爱新觉罗后裔的人士。令他惊喜的是，这些人对他的倡议反应热烈。

研讨会在一家五星级酒店举行。金高光身着蟒袍，头戴瓜皮帽，在众人的簇拥下步入会场。会场布置得古色古香，背景板上烫金的“爱新觉罗”四个大字熠熠生辉。

“我们必须为家族正名，西方世界对清朝存在太多误解。”一位来自美国的宗亲慷慨陈词。

讨论逐渐转向设立“爱新觉罗奖”的提议。有人提议奖励那些正面描写清朝的文艺作品，有人建议奖项应该涵盖文学、影视、艺术、史学等多个领域。

“奖金必须丰厚，要办成东方的诺贝尔奖！”金高光激动地宣布，仿佛已经看到自己站在国际领奖台上的场景。

研讨会后，金高光发起了“爱新觉罗基金”，号称要在全球范围内募集资金，用于“弘扬清朝优秀文化”。令他意外的是，不少企业家和收藏家真的慷慨解囊，基金规模迅速扩大。

从此，金高光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出入高档场所，身边总

有助理和追随者；他的书法作品被炒到天价，甚至有人专门收藏他的“御用”文房四宝；媒体称他为“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学术界也有人开始认真对待他的“研究成果”。

然而，表面的风光背后是巨大的压力。为了维持王爷形象，金高光每天要花两小时打理辫子和服饰；为了应付各种活动，他经常熬夜准备发言稿；基金的管理和资金流向也让他焦头烂额。他开始依赖安眠药和保健品，眼下的黑眼圈即使用粉底也遮盖不住。

在爱新觉罗家谱发布会的前夜，金高光在酒店房间里对着镜子练习第二天的演讲。镜中的他脸色苍白，眼下是深深的阴影。他突然感到一阵眩晕，不得不扶着洗手台才没有摔倒。

可能是太累了——他吞下两片药，强迫自己继续练习，“明天是重要场合，不能出错。”他告诫自己。

发布会当天，会场座无虚席。闪光灯下，金高光身着崭新的亲王服饰，缓步走上讲台。他清了清嗓子，开始讲述新发现的爱新觉罗家族支系。

“根据最新研究——”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嘶哑，额头渗出冷汗。眼前的人群开始模糊，耳边的声音仿佛来自很远的地方。

在失去意识前的最后一刻，金高光看到的是台下无数举起拍照的手机，闪光灯如繁星般闪烁。他向前栽倒时，恍惚间听到有人惊呼：“王爷晕倒了！”

救护车的鸣笛声中，金高光被紧急送往医院。诊断结果是突发性脑梗，由于长期过度劳累和精神紧张所致。尽管医生全力抢救，这位自封的王爷还是没能再次睁开眼睛。

金高光的葬礼上来了一些宗亲会成员和媒体记者。

金高光的书法作品在拍卖行价格短暂飙升后又迅速回落。爱新觉罗基金因无人主持而陷入停滞，所谓的“爱新觉罗奖”也不了了之。

三个月后，有人在旧货市场发现了一套清朝王爷戏服和几方刻着“爱新觉罗·高光”的印章，正在以极低的价格处理。买家是个话剧团的服装师，他检查着戏服的针脚，满意地点头：“做工不错，正好下个月排演《茶馆》能用上。”

凌鼎年，中国作协会员、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会长、作家网副总编，亚洲微电影学院客座教授、西交利物浦大学校外导师，在《新华文摘》《小说选刊》《人民文学》《香港文学》等海内外报刊发表过 1300 万字作品，出版过英译、日译、韩译本等个人集子 71 本，主编 280 本，作品译成 17 种文字。

江苏太仓建有凌鼎年文学馆（贾平凹题写馆名），凌鼎年作文指导馆（曹文轩教授题写馆名）。

守仁的春节

刘斌立（中国深圳）

Title: Shouren's Spring Festival

Synopsis: A man grapples with his family's traditions and his modern urban life during the final ancestral worship at their centuries-old Hakka roundhouse, which is being moved for a high-speed rail project, ultimately finding understanding of his name's meaning and a new willingness to preserve his roots.

Key Words: ancestral roots, generational conflict, family heritage, emotional awakening, traditional continuity

Author: Liu Binli (Shenzhen, China)

祖堂烛火跳跃，香烟缭绕。

何守仁走上前，取三炷香，在烛上点燃。香头红光明灭，奶奶当年的话突然在耳边响起：“守仁啊，祭祖的香不能断，断了，祖宗就闻不到香火，找不到回家的路。”

他心神一晃，指尖一抖，一炷香“啪”地断为两截。

祖堂瞬间死寂。

父亲脸色在烛影里铁青，眉头拧成疙瘩。可他终究没骂，没吼，只是从供桌下再取三炷香，缓缓点燃，稳稳插入香炉，动作一丝不苟，庄重如仪。

“你出去透透气吧。”父亲的声音平静得不容置疑。

何守仁逃也似的走出祖堂，来到屋外晒谷场。

夜风干燥清冽，带着泥土与松针的气息。他摸出烟点燃，深吸一口——这是深圳加班熬夜留下的习惯，父亲从不说破。手机震动，是弟弟何守信的微信：“哥，爸不怪你。他是太看重这最后一次祭祖。围龙屋一搬，这块地就再也不属于何家了。”

“真的必须搬？”他回了三个字。

“是保护性迁移，修高铁，线路正过祖基。”

“可爸不想搬。”

“爸守的不是屋，是根。”

何守仁盯着这五个字，烟蒂掉在地上，浑然不觉。

他想起来，腊月二十三，父亲发来六条微信，每条六十秒。父亲的声音沙哑厚重，客家话裹着半生不熟的普通

话：“守仁，今年春节，你必须待到初八以后才能走。围龙屋要整体搬迁，这是祖屋在原基上最后一次祭祖。三百年了，何家在这里繁衍生息，从没动过根基，你是长孙，你不能缺席。”

他当时盯着“三百年”“最后一次”“长孙”几个字，童年的碎片突然涌上来——青砖层叠如波浪，半月塘倒映天光，祖堂香烟缭绕，那些曾经让他厌烦到想逃的仪式，此刻竟带着一种宿命般的重量。

可他最终只回了两个字：我尽量。

他做不到。那是深圳南山一家 AI 公司的产品经理，公司今年春节只批五天假。HR 在周会上敲着桌子强调：初五全员到岗，不准请假，不准失联。

他二十八岁，被 AI 时代推着往前跑，每天和算法、数据、转化率打交道，相信技术能解决一切，相信效率高于一切。

他以为自己早已挣脱传统，活在最前沿的时代里。

可父亲一条语音，就把他拽回三百年的血脉里，避无可避。

“哥。”

何守信不知何时走到他身边，递上一杯温热的客家炒茶。

“爸叫你回来，不只是祭祖。”

何守信没接话。

“他想让你接手族谱。”

“接手族谱？”何守信烟掉在地上。

“爸说，你读书多，走出去过，懂电脑，能把族谱电子化。他怕自己走了，族谱断了，祖宗的名字，就没人记得了。”

接手族谱，意味着什么，何守信比谁都清楚。意味着成为下一任族长；意味着每年春节、清明、中秋，必须回来主持祭礼；意味着他在深圳的 AI 事业、现代生活、人生节奏，都要为这份传统让步。

他做不到。至少现在，他做不到。

“那你呢？”他问弟弟。

何守信笑了，带着计算机专业的笃定：“我负责云端备份、数据库、多节点存储，永远不丢。你管纸质族谱，我管数字族谱，老根新根，一起守。”

何守信也笑了，心里涌起复杂的暖意。

初五清晨，全族在围龙屋前集合，拍最后一张原址全家福。

父亲站在正中，腰杆笔直。何守信居右，何守信居左，族人按长幼辈分排开，黑压压一片。

摄影师喊：“看镜头，笑一笑！”

没人笑得出来。

快门将落的一瞬，父亲突然伸手，紧紧攥住何守信的手。

“守仁啊。”父亲不看他，眼望镜头，声音轻却字字清晰，“你的名字，不是守仁义。”

何守信猛地一震。

“你出生那年，围龙屋大雨漏顶，椽子朽烂，你爷爷站在天井里叹气，说这屋，守不住了。”父亲声音微颤，

“我那时候就想：屋守不住，不要紧；人要守住，根要守住。我给你取名守仁，是守人——守住家人，守住血脉，守住心里的根，比守住一屋砖瓦，重要一万倍。”

“咔嚓——”快门定格。

何守仁眼泪瞬间涌进眼眶。

二十八年来，他第一次明白自己名字的真正含义。不是守屋，不是守旧，不是守规矩，而是守人、守心、守根。

离开那天，父亲没有送他出门，只在他跨出围龙屋门槛时，把一个深蓝色粗布包郑重塞进他怀里。

“打开。”

布包解开，是一本线装手写族谱。纸页泛黄，边缘磨损，封面“何氏族谱”四字墨色沉厚。

“电子档归守信。”父亲看着他，

眼神温和而郑重，“这本手写的，归你。一笔一画都是前人亲书，不能丢，不能断。”

何守仁紧紧抱住族谱，指节发白，喉咙哽咽。

父亲已转身，走进围龙屋的阴影里。灰色中山装与青砖墙融为一体，渐渐看不见。

大巴缓缓驶离县城。

他想：AI 可以重构世界，却重构不了血脉。

他想：明年春节，应该准时回来。

不是被迫，不是应付，而是心甘情愿。

刘斌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副会长、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轮值会长。

陈亨义

袁良才（中国黄山）

Title: Chen Hengyi

Synopsis: The text reflects on two deceased neighbors, the hardworking father and the timid, meticulous Chen Hengyi, whose contrasting yet interconnected lives and enduring bond are remembered through vivid anecdotes of their personalities, struggles, and mutual support.

Key Words: ancestral memory, neighborly bond, frugality, cautious character, life's trivialities

Author: Yuan Liangcai (Huangshan, China)

陈亨义死了二十多年了，父亲去世快十年了，每年清明冬至上坟祭祖，他们仿佛在我心里活过来，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父亲和陈亨义活着时是邻居，死后两座坟也紧紧挨在一块儿，不离不弃，生死相随，叫人感动。

父亲是个大老粗，干的是力气活儿，不不，简直是牛马活儿。他在公社搬运站扛活。陈亨义则迥然不同，梳着二分头，穿着中山装，上衣口袋里别着一支锃亮的钢笔。记忆里，他走路很慢，慢条斯理的，脑袋低垂着，眼睛专注地望着前方的地面，好像怕一不小心踩死了地上的蚂蚁。

陈亨义确实是个谨小慎微，甚至到了胆小怕事的人。他从不跟人争执，抬杠，说话轻声细气的，熟悉他的人都认为他比女人还温柔。因为这，陈亨义

人缘很好，没人说他不好，他也确乎没有什么不好可说嘛！

陈亨义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又是个忒没意思的人。他在供销社生资门市部上班，主要卖化肥、农药、地膜什么的，还卖板车轱辘、板车轮胎，因此我父亲也是他的一个主顾。陈亨义见到熟悉的人，尤其是面对顾客，总是低眉顺眼，满面笑容，活脱脱一个弥勒佛。介绍商品，算账，收银，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滴水不漏，那真叫一个专业！敬业！尤其是算盘，那真叫打得一个好！打成了算盘花儿！

打烊的时候，他把每一个抽屉拽了又拽，反复确认，直到完全说服自己所有的抽屉都锁好了，锁得严实，蚊子飞不进，蚂蚁爬不进，他才走出去落店门的锁。锁店门自然更是好一番折腾，锁了开，开了锁，更有甚者，走出去好

远又折返拉锁拽锁，直到不再怀疑店门已经完全锁好且固若金汤，他才踩着四合的暮色踽踽而返，一路如女子般烟视媚行，悄无声息。

陈亨义家娃儿多，三男三女，又是个半边户，他那份薪水就很有些捉襟见肘，日子过得比我家还紧巴。记得那时候，陈亨义老是低眉顺眼红着脸儿，期期艾艾地来我家找父亲借米，借钱。父亲是个爽利人儿，从没有为难过他，宁肯自己紧巴点，也尽可能帮人解燃眉之急。实际上，我家也是个半边户，吃饭的嘴巴比他家还多，并不比他家条件好多少。

陈亨义个人生活很节俭，节俭到近乎自虐的程度。他没什么爱好，单爱喝一口小酒，每天只一顿，一般在晚餐喝。也不多喝，一顿喝上一二两，多是两三毛钱一斤的劣质地瓜干散装白酒，喝到嘴里苦苦的怪味，性烈，劲大，极易上头。

佐酒的也没什么像样的菜，几块豆腐干，一碟花生米，他就觉得很享受了。有时候还挺奢侈，居然有一小碗蒸腊肉，他眯着酒，偶尔撩起一块切得薄如蝉翼的腊肉片，伸出舌头在上面舔了舔，又小心翼翼地放进肉碗里。

陈亨义当然知道，仅仅节流是无济于事的，更重要的是要想方设法开源。可开源哪有那么容易呢？

天无绝人之路。供销社有个公共厕所，单位有十几号人，加之位于集镇中心，过往路人在此如厕的也不少，因公厕无专人管理，脏乱差问题日益突

出，怨声四起，主任很头痛。瞌睡遇枕头，陈亨义找主任来了，说他义务负责厕所的日常保洁，只是厕所的粪便归他处置，收益也归他所有。主任二话没说，答应了。自此，陈亨义总是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下班，早晚两次把公厕打扫得干干净净，从前令人作呕的浊气怪味大为缓解了。粪便出售却不尽如人意，现金交易更少，隔三岔五有生产队派社员来担粪，一般采取的是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给陈亨义一些红薯、土豆、花生、黄豆了事。虽如此，陈亨义的家庭生计也不无小补。他见人笑得更像弥勒佛了。

陈亨义不仅在群众中的口碑好，在单位的印象也好，几乎年年被评为优秀职工，形形色色的奖状贴满了半面墙。谁也没想到，在陈亨义临近退休的那一年，差点出事了，而且是天大的事。

那一天，我父亲去供销社生资门市部买板车外胎，陈亨义笑脸相迎，让父亲进到库房里挑选，父亲终于选中了一副满意的，挥手抢了抢，不料竟从车胎里掉出一沓纸币，估计有好几十块钱。父亲当即傻眼了，陈亨义更是吓白了脸，脸色死灰死灰的，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哆嗦着失血的嘴唇，嗫嚅道，家里穷，孩子多，没法子……这钱藏了十几年了，一直，不敢用，不敢拿……回家……父亲仿佛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儿，对这位老邻居说，是老鼠把钱叼到了车胎里，交给单位不就得了？

不知道陈亨义后来是怎样处置的

这笔钱，父亲只回来对我妈说了这件事，我恰好偷听到了，但从没对外人说。

后来，陈亨义死了，父亲也死了，

身边的很多人都死了。

很多人又生出来了，长大了，还会慢慢变老。

少农买布

凌文斌（中国苏州）

Title: The Peasant Buys Cloth

Synopsis: Set during China's Republican and WWII eras, this story weaves a poignant tale of cross-generational kinship as two Japanese-descended members of the Ling clan honor their ancestral roots and later risk their lives to aid Chinese resistance fighters, highlighting enduring family bonds transcending national boundaries.

Key Words: roots, loyalty, snow, blood ties, righteousness

Author: Ling Wenbin (Suzhou, China)

民国十七年清明，江阴青阳镇，细雨如丝，沾衣欲湿。十岁的凌少农，跟在爷爷身后，踩着青石板上的湿痕，缓步往悟空寺去。江南的清明，总带着这般温润的烟雨，连风都是慢的，裹着寺里飘来的淡淡檀香，漫过石桥，拂过巷陌。

寺前立着一对异乡父子。男人着素色和服，身姿恭谨，少年手捧一卷泛黄的凌氏族谱，纸页边角已被摩挲得发软。男人操着生涩却恳切的中文，逢人便问凌统墓的路径，眉眼中，是寻根之人独有的虔诚。爷爷是凌氏乡老，见其心系先祖，便上前接引。男人躬身行礼，自道名讳吉田，祖籍浙江青田凌氏，幼时随祖父来过青阳寻根，今携子归宗，只为一拜先祖陵墓。

爷爷不多言语，引着他们先入悟空寺敬香。殿内香烟袅袅，木鱼声轻缓，吉田父子敛声屏息，跪拜如仪，全无半

分异乡人的疏淡。一行人踏雨往凌统墓去，墓园松柏苍郁，古碑静立，刻着岁月痕迹。吉田携子整理衣襟，伏地叩首，动作庄重，那份对先祖的敬慕，全然落在少农眼底。彼时少农年幼，却已懂得血脉相连的分量。这一幕，如同刻在石上的印记，在他心里藏了整整十四年。

一九四二年，大雪封城的冬日清晨。淮阴新安镇，天刚破晓，鹅毛大雪漫天纷飞，落满街巷屋檐，天地间一片素白。寒风卷着雪沫，刮在脸上生疼，行人绝迹，唯有日伪巡逻队的皮靴声偶尔刺破雪晨的寂静，透着乱世的肃杀。此时的凌少农已二十有四，任滨海军区第一军分区侦察股长。烽火淬炼，褪去年少稚气，多了几分沉稳刚毅。

部队深陷寒冬绝境，战士们衣单衫薄，在风雪中坚守阵地。过冬棉布被日军严密封锁，一粒布片都难流入根

据地。少农领了军令，乔装成走乡的粮商，裹一件半旧棉袍，顶着风雪踏入新安镇，直奔街角那间丰田洋行——这是镇上唯一的日本布行，也是他唯一的希望。

推开洋行木门，风雪裹着寒气涌入，店内暖黄的光映着满架各色棉布，气息沉静。少农拍去肩头积雪，抬眼望向柜台，只一瞬，心下便了然笃定。柜台后伏案算账的中年男人，鬓角染了微霜，和服换作青布长衫，眉眼间的温厚沉静，与十四年前青阳烟雨里的吉田分毫不差。岁月改了容颜，却改不了刻在血脉里的气韵。少农一眼认出，眼前人便是当年寻根祭祖的同宗故人。

吉田闻声抬眸，见是陌生客商，神色平淡，依照生意惯例缓缓开口：“客官要选何种布料？细布绵软，粗布厚实，皆有现货。”语气平和，无半分试探，亦未认出眼前的青年。

少农缓步走近，目光沉静，无半分闪躲，声音压得极低，却字字清晰，透着破釜沉舟的笃定：“我买布，买能让新四军全军过冬的厚棉布。”

一语落地，店内骤然寂静，唯有窗外风雪簌簌作响。吉田手中的算盘珠猛地一顿，抬眼细细打量少农。眉眼、神态，依稀与当年青阳墓前的稚童重叠，神色先是一惊，随即泛起波澜。他快步绕出柜台，警惕地望向门外飞雪，压低声音，嗓音微颤：“你是……当年青阳，凌老伯身边的孩童？”

少农颌首，眼底泛起温热，望着这位心系根脉的同宗，轻声唤出那句藏了十四年的称呼：“凌叔，我是少农。”

这一声“凌叔”，轻淡却千钧，穿过十四年的烽火硝烟，越过江南与淮阴的千里路途，牵起凌氏一脉的血脉情缘。吉田望着眼前一身正气的青年，想起青阳墓前的叩拜，想起自己凌氏后人的身份，家国大义与宗亲血脉在心头翻涌。他深知私助新四军是杀头之罪，可看着漫天风雪，念及前线受冻的战士，没有半分迟疑。

“雪天目标大，我今夜备齐全部厚布，子时从后门运出，定不让将士们挨冻。”吉田语气坚定，眉眼间是同宗相护的决绝。

少农郑重拱手，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乱世之中，血脉为绳，大义为引，这份跨越国别的同宗之情，比性命更重。当夜，吉田冒着性命之危，将满车厚布悄悄送出新安镇，暖了全军将士，也守了凌氏子孙的忠义本心。

雪落无声，大义有形。寻常小事藏风骨，平淡叙事见深情。凌氏根脉不绝，家国忠义长存。那段藏在风雪里的往事，便这般留在了岁月深处，温润而厚重。

银瞳

周勇伶（中国太仓）

Title: Silver Pupils

Synopsis: In a future where memories are edited and AI replicas exist, a man struggles with his wife's return after her death, confronting the blurry line between programmed love and genuine emotion as their daughter notices unsettling details.

Key Words: AI-human relationship, emotional conflict, silver eyes, memory erasure, existential doubt

Author: Zhou Yongling (Taicang, China)

清晨，餐桌暖意融融，原木桌上摆着牛奶与三明治，淡蓝色系统弹窗从陆哲的平板弹出，机械音缓缓响起：已优化昨日工作压力记忆，身体指标正常。

苏晚将水果推到五岁的女儿陆念面前，柔声提醒她带上美术课要用的水彩笔。小姑娘咬着面包，仰脸对陆哲说：“爸爸，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公园？”陆哲愣了愣，全然记不起曾许下约定，“嗯，你想什么时候去？”连忙掩饰。

苏晚看着陆哲眼神微变，陆哲下意识摩挲右眼，一缕细碎银光一闪而逝，像转瞬消散的星屑。他没放在心上，随手点下系统更新确认键。陆哲早已习惯日复一日地记忆修补，直到那个暴雨倾覆的午后。

盘山公路急雨如瀑，车子失控，车身悬在崖边，眼睁睁看着妻子苏晚跟着残破车体坠入深谷，爆炸声湮没在

滂沱雨声中。

陆哲带着满心伤痛推开家门，直冲到女儿陆念面前，女儿正安然地窝在自己的小床里，“爸爸，你终于回来了，妈妈呢？”陆哲伸手将女儿揽进怀里，只觉得喉咙发紧，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女儿这个问题。

一个月之后的周末，一袭白裙的苏晚拖着行李箱站在客厅。陆念欢呼着扑进她怀中，系统提示音随之响起：录入新家庭成员，同步优化团聚相关情绪。陆哲闭目任由数据流冲刷脑海，心底突兀生出的违和感被系统悄悄抹平，他伸出双手抱住妻子，“欢迎回家！”声音很低很低。

苏晚走到陆哲的画室，问起他们初次同游大理时，陆哲送给她的定情之物，那幅洱海边粗糙的速写。正在画画的陆哲笔尖凝滞，脑海中只剩零碎模糊的残影。他微微皱眉，看向苏晚，

他想说，他不记得了，终是没有说出口，笑着起身去找那幅画。苏晚眼神骤然空洞三秒，转瞬恢复如常。恰逢陆念举着画作跑进屋子，纸上一家三口，唯独苏晚的瞳孔被涂成银色，“妈妈眼睛偶尔会发亮，像天上的星星。”

苏晚仍然笑得温柔，陆哲却心底发凉，连日积攒的心事愈发浓重。

晚上，他们结伴参加好友的聚会，陈默悄然坐在陆哲身侧，抬眼望向不远处谈笑的苏晚，压低嗓音：“她不是真人苏晚吧？”

陆哲当即反驳，“她就是苏晚！”

陈默不慌不忙地说，“她是我的学生，我当然了解她。”

陆哲凝视着陈默，久久说不出话，只是那只攥着杯子的手，青筋凸起。

深夜翻遍旧相册，点滴往事却被系统悄悄抹除大半，妻子，女儿，这个家看起来仍然幸福完整，但陈默说得对，那还是苏晚吗？陆哲痛苦地抱着自己的头，蜷缩在书房的沙发里。

次日清晨，苏晚静静站在客厅等陆哲，陆哲从书房出来，看到苏晚想解释什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理由，苏晚先开口了，“程序设定我爱你，可动心是我自己的选择。”

陆哲惊奇地看着苏晚，他不知道她怎么会感受到自己的心情，好像早就洞悉了他的痛苦，是的，苏晚不是真的苏晚，是仿生人，苏晚的生命延续体，是2060年的人类福利，车祸之后，他不希望女儿没有妈妈，不希望这个家不完整，他决定延续苏晚的存在。仿生

人苏晚有苏晚的全部记忆，却只能延续曾经的苏晚，永远爱他，爱女儿，爱这个家，永远不会有人类可能发生的变化，那是苏晚仿生人的程序设定。

陆哲苦笑，“人类的灵魂变幻莫测，而有人却认为可控的人类与AI才是构建完美世界的原料。人类在接受一切数据给予的认知，日复一日在驯化中剥离真实的情绪，把鲜活的人改造成循规蹈矩的傀儡。到最后，人类还是不是人类？没有自己思想的人类又是什么？”

此刻，面前的苏晚刚才说的那句，“动心是我自己的选择”让他十分惊讶，他仿佛看到了另一种可能……

周勇伶（笔名：萧茜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太仓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曾获得紫金山文学奖。

出版长篇小说《此岸流水彼岸花》《烟花一半醒》《身如琉璃心似雪》《交融之境》；网络连载长篇小说《三月桃花开》《门当户对》《双魂记》《身如琉璃心似雪》《丝竹千秋尚绕梁》《交融之境》等十余部近800万字，主要写作方向为现实题材，多部作品入选全国及省、市级文学重大扶持项目。多篇微小说获奖。

非常下楼

蒋寒（中国北京）

Title: Going Downstairs

Synopsis: A person with Alzheimer's struggles with fragmented memories and confusion, interacting with a child (revealed as their spouse) and others in a disorienting cycle of forgetting, emotional outbursts, and attempts to "go downstairs" amid fear and loss of identity.

Key Words: Alzheimer's, confusion, memory fragments, frustration, escape attempt

Author: Jiang Han (Beijing, China)

四层老楼，没有电梯。当我随轮椅滚出门时，阿尔茨海默病就悄然来临了。

现在，我应该关上门，然而这个程序也悄然从我的记忆芯片中删除了。那么，我下一步该干啥呢？模糊的记忆碎片在脑海中翻滚。

太累了，席地而坐吧。不，是条件反射地瘫软在轮椅中。继续整理记忆碎片。太累了，旁边是楼道护栏。不足一米高的栏杆纯属形同虚设。幸亏之前我在栏杆内挡了张电脑桌，不然，这时候我有可能从这个地方翻越下去了。谁在动我的轮椅？

“你是谁啊？”我冒火道。我的声音很大吗？

那孩子吓哭了，还使劲摇我。地动山摇。

“你是谁家的孩子啊？”我眼冒

怒火。

那孩子放声大哭了。我不知道当时正是上班时间，单元里几户人家几乎空了。那孩子盘在地上委屈地哭着。随后怔怔地看着我。掏出手机。是的，我也根本不知道那是手机了。我见那黑匣子里晃动着一张似曾相识的脸，也冲我哭着……

“嘿嘿，”我冲地上的孩子笑。

她惊恐地看着我。她想爬起来，却怎么也爬不起来。下一步，我该干啥呢？轮椅里的我竭力整理记忆碎片。似乎越整理越少了，它们漫天飞舞着。却在这个过程中，那孩子面对黑匣子展劲哭着。这让我异常烦躁，忍不住就冲她火冒了：“嚎啥啊，要嚎就回你家嚎去！”

那孩子彻底怔了，努力向上挣扎，挣扎中，伸手啪地扇了我一巴掌。我居然没有感觉到疼痛，反而冲她笑了。

“你装什么疯啊？赶紧回屋去，你这个疯样哪还敢下楼啊！”她吼道。

我不明白她呱啦啥？也想逃离轮椅，却怎么也动不了。她就倒推了一把，可是被虚掩的门挡住了，咋推都推不进去。她住了手，又一次面对黑匣子哭道：“你爸这是不是患了阿尔茨海默病啊？跟楼里的许大爷一样，他连我都不认识了……”

听不懂她在嘀咕啥？记忆碎片整理得十分痛苦。忽然清晰地弹出了两个字：下楼！

“下楼是啥意思？”不知道了。

那孩子眼里刚一闪亮，转眼黯淡了。

反正，我终于折腾出了轮椅，奇迹般站在了轮椅旁，这时，记忆碎片又拼凑出了两个字：“老伴！”

只见那孩子眼里又一亮，努力抓住了轮椅，她想站起来，却又被什么拽回到了地上。

“你是谁？”我完全将她当成想对我恶作剧的野孩子了，“你家大人呢？”

谁料那孩子又号哭了，把我烦躁得，顺手抓起旁边的扫帚摔了过去……

“来人啊，救命啊！”那孩子大声呼喊。整个单元就这样开锅了。

来了几个人，赶忙将我和那孩子弄进了屋。进屋后，我的记忆碎片终于拼出了她的印象，原来，她是我老伴。可我不记得刚才发生了什么？

儿子儿媳赶回来时，我也不记得他们是谁了。

我被送进了医院，耳边不停地回响着“阿尔茨海默病”几个字，那是我的名字吗？每当我听到那几个字，我便冲说话的人嘿嘿地傻笑。

在医院的空地上，见有人哭，我也下意识跟着哭。轮椅上的孩子问我：“哭啥呢？”我冲她吼道：“我高兴！”那孩子笑了。我就接着哭。哭得让那个哭的人突然不哭了，擦干眼泪怔怔地望着我，骂了一句：“神经病！”

一个老头跑过来问我：“爸，我是谁？”

“你是死孩子！”我没好气。

或许是我吼他太凶，那老头也伤心地哭了。我又跟着哭。

我在医院输液打针，吃了大量的药，似乎缓解了一些，就被接回家了。一进屋，我的记忆碎片又突然弹出了那两个字：“下楼！”

一群人前呼后拥地将我送下了楼。

我的记忆碎片又弹出了两个字：“电梯！”

一群人连忙将我换到一栋有电梯的楼里，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让我感到十分恐惧。

我从梦中惊醒，只听那孩子大骂：“你完全倒回去了，还在床上大小便……”

“下楼！”我狂喊道。

重新被送回了那个似曾相识的楼

里，身边多了一个孩子，不停地夸我“乖”，哄着我吃饭睡觉。听别人称那孩子叫保姆，专门冲我来的。下楼时也是那孩子扶着。可我就听不惯她老哄我“乖”了。“我乖吗？”我冲她大吼一声！吓哭了那孩子。

那孩子被我骂走了。再没见到她了。这天，几个似曾相识的人板着面孔

在商量一件大事，似乎是针对我的，他们在密谋着什么呢？似乎对我不利。我必须趁他们不留意时赶紧逃离……

下楼是不可能的了，只能选择窗户了。嘿嘿，老天，我竟然长出了翅膀……轰的一声，我被几双有力的手扔到了床上……

狗蛋

于伯生

Title: Doggy

Synopsis: A boy named Gou Dan, raised by villagers after being abandoned and saved by a dog in his childhood, climbs to become a bank president but dies from falling while facing a disciplinary investigation, with his ashes buried near the dog's grave, evoking sighs.

Key Words: tragic fate, survival, dog sacrifice, rise and fall, moral decay

Author: Yu Bosheng

狗蛋是村里孤老汉毛老头拾来的孩子。那是个自然灾害的年月，饿死的人很多，毛老头早上醒来，发现屋前的老榆树下一条狗疯狂地叫着，他循声望去，树上挂了一只竹篮，狗正对着竹篮狂叫。

他揉了揉眼走出门，爬到树上取下竹篮，发现里面竟是一个才几个月大的小男孩！破棉袄包着，已奄奄一息。

毛老头迟疑了一会儿，左看右看，周围空无一人。他叹了口气，把小孩抱回了家……

小孩四五岁时，毛老头死了。

村邻们见小孩可怜，队长就安排一家家轮着养。

这天，邻居老王屋顶漏雨，借来扶梯刚爬上屋顶，转头一看，这小孩竟也跟着快爬上来了！不好，摔下去岂不要出人命！老王正惊慌得手足无措，小孩

抬头也一惊吓，手一抖，果真从楼梯上摔了下去……

老王一声尖叫！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躺在墙角的一条母狗呼地窜出，小孩重重地坠落在母狗身上！

母狗被重击得打了个滚，狗头居然落在了老王丢在扶梯旁的安全帽里！

小孩安然无恙！

母狗却腿折了，头歪了，内脏严重受伤……哼哼着没两天，死了！

村民们念着母狗救了小孩一命，没忍心吃狗肉，把它葬到了村前的土坡上。有人还搭起几片砖瓦，逢时过节烧几张纸，慢慢地，习惯称那个地方叫“狗庙”。

到上学的年龄了，孩子还没有个正式名字，队长说，这孩子命大，命硬，说不定将来大富大贵！贵人要贱养，才能保平安，就叫“狗蛋”吧！

狗蛋上学时，老师点名，念到“狗蛋”时，同学们大笑。课后有个男同学叫他“狗崽子”，狗蛋直把那个同学打得鼻青脸肿……

狗蛋在乡邻的帮助下一路读到大学，虽经常与同学们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磕磕碰碰，但成绩一直很优秀！

后来狗蛋到银行工作，一直干到科长，行长，总行长……

当然，那时狗蛋已不叫狗蛋，叫“苟总”了……

一日，苟行长正在办公室批文件，忽然上级纪委几名工作人员推门而入，他见大事不好，奋力从八楼破窗而出，坠楼身亡……

苟总的骨灰也还是埋在了村里。在村前土坡狗庙的下面。人们习惯地称那里为“苟总”（不知是“苟总”

还是“狗冢”）。有时人们从狗庙烧纸下来经过那里，望一眼“苟总”（狗冢），总禁不住一声叹息……

2026.6.6 下午写于海安

于伯生，笔名白人，1982 年发表作品，微小说曾被《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文摘周报》转载。并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全国优秀小小说选》《中国当代微型小说精萃》《小小说百家代表作》《小小说百家创作谈》《微型小说三百篇》（《微型小说选刊》精华版）等十多种选本。出版微型小说集《谅解》《来我家玩》。

1992 年加入江苏省作家协会，1993 年加入中国微型小说学会，曾参加中国微型小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求求你让我感冒

毛进（中国成都）

Title: Please Let me Catch a Cold

Synopsis: Chen Dongdong, vying for a promotion, intentionally gets sick to feign integrity, secures the acting director post, but is arrested after killing a protected parrot that mocks his scheme, leading to his downfall as allies betray him.

Key Words: Officialdom, deceit, parrot, downfall, irony

Author: Jin Mao (Chengdu, China)

吃过晚饭，陈冬冬只穿了条灰色裤衩，坐在客厅空调的对面，任凭冷风吹……

这时，老伴手拿着一块抹布从卫生间走出来，一看，脸色大变：“哎呀，老陈，这么凉快还开空调，容易感冒！”

“怕啥！”

“你有神经病，中秋节过啦，还打着光胴胴吹空调！”老伴赶紧拿出一套衣服，说：“给我穿上！”

“给我穿上！”窗台上，一只绿羽红喙鹦鹉在鸟笼里阴阳怪气叫道。

陈冬冬不去理睬鹦鹉学舌。只是恳求地对老伴说：“求求你，让我感冒！”

“你疯啦！”老伴气不打一处来。

“你哪晓得，局长退休，唯有李副局长和我争高下。据我的一个同学透露：组织上正在考察我和李副局长，论

工作能力均在伯仲之间，就看……”陈冬冬欲言又止，心想：就看谁德以配位。“可我没信心战胜李副局长。”陈冬冬说。

老伴一撇嘴：“竞争升职，与感冒有啥关系？”陈冬冬鼻孔哼了一声，说：“我不拿感冒说事咋行？官场如战场，谁使出撒手锏，谁就是竞争胜利者。早年，我们市局里有两个副局长竞争。一日，德高望重的韩书记在办公室门缝下发现一张字条，上写着‘王副局长患有肝癌……’韩书记扼腕叹息，转身去安慰王副局长先养病，说张副局长年富力强，局长人选的事，我就向市委组织部推荐张副局长了哈！王副局长否认自己患肝癌。韩书记让秘书陪王副局长去走一趟医院。第二天，核磁共振报告显示，王副局长肝功能好得很。韩书记心想：有人别有用心哩，便怀疑起张副局长……就这样，王副局长顺利当上了局长。若干年后，王局长退休，一次醉酒后，道出当年是自己

指使他人所为……”

末了，陈冬冬话锋一转，“这次竞争，我和李副局长大哥不说二哥。掰手腕，总得分出胜负。这个李副局长是个老狐狸。老婆子还记得不？那次，他想整垮我，竟找了个托儿假装求我办事送贵重礼物给我，幸亏我机警不缺老谋深算细胞，试探性用手挡住礼物并察言观色对方表情，推搡中对方摔倒了，说巧不巧，一款正在录音的苹果手机从对方裤兜里滑落。听说我要报警，对方才说出是李副局长指示他干的。后来我找到那个老狐狸，问是私了还是公了？他为了保全自己，说愿帮我们的儿子联系一个承包工程。几天后，承诺兑现。这件事才不了了之。这次我的竞争对手居然是这个老狐狸，真是冤家路窄啊！看来该我出奇招的时候了！我要是生病住院，拒收礼金礼品，让我的亲信到处传播，必然会传到领导耳里，局长之位，就非我莫属！”陈冬冬越说越激动。

“只是这样太损害你身体了！”老伴红着眼眶说，“我还是不同意你这样做。你不心痛自己身体，我心痛啊！”

陈冬冬遽然变得不耐烦了，一个抢步，扑上去，粗鲁去掰老伴的手，连声说：“求求你，让我感冒！……”

“求求你，让我感冒！”窗台上，鸟笼里又传出鹦鹉模仿陈冬冬的腔调……

老伴两眼泪湿，松开了捂住空调开关的手……

“阿嚏！”陈冬冬突然从鼻孔流出黏糊糊的透明分泌物，伴随着后续头晕眼花、发烧、咳嗽、喉咙痛，住进了医院。

陈冬冬偶感风寒，非大病。这几天，病房可热闹了，一拨拨人犹如蚁群般爆满在陈副局长病榻前。原因简单：即使陈冬冬以微弱劣势落败，与局长职位失之交臂，也稳居副职，下属也会来巴结凑份子……但陈冬冬一一谢绝了。

陈冬冬生病住院拒收礼金礼品的事，赢得了局里和医院人的好评。第二天，陈冬冬不受贿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到了市委组织部。部领导非常欣赏陈副局长的“廉洁”，几天后，一纸盖了红印章和钢印的红绸子文件下达，任命陈冬冬为代理局长，但要过了考察期才正式任命。

陈冬冬干出闻所未闻之举，只有老伴知道，自会守口如瓶。可那只鹦鹉呢？因听多了“求求你，让我感冒”，不时要冒犯陈冬冬，冒出一句聒耳扎心窝子的话：“求求你，让我感冒！……”既是泄密，又像在嘲讽陈冬冬。陈冬冬越来越厌恶这只鹦鹉了，他翻动着一对鳄鱼眼，冷笑道：“老子要不是要点手腕，能当上代理局长吗？所谓考察期就是走走过场而已。”在一个周末，陈冬冬实难隐忍家里这只鹦鹉日日要阴阳怪气叫上几遍“求求你让我感冒……”，他一怒之下，一把捏住笼子里的鹦鹉脖子一阵猛掐，将其活生生虐杀，在水龙头下洗整后，丢进了烧开的猪排骨汤里……

这只从动物园跑飞的鹦鹉，误打

误撞飞进陈冬冬家、被宠养数月后，竟惨遭毒手。当日下午，一拾荒者从垃圾桶里翻找出一个塑料袋，扒拉出矿泉水瓶，却被混合在一堆猪排骨中的一张血淋淋的鹦鹉皮毛吓了一跳，恰在这时，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士路见，一下愣住了，认出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金刚鹦鹉的皮毛，当即报警。

警察和动物协会的人来了，分析是附近住户所为，逐一走访排查：谁家今天吃了炖的猪排骨？谁家的鹦鹉叫声最响？很快锁定目标，去陈冬冬家查看：冰箱头还有一大碗汤，里面有没有啃完的排骨；还有没来得及扔掉的鸟笼，里面有金刚鹦鹉的几片羽毛。

陈冬冬虐杀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被“请”进了局子里。

陈冬冬的那些狗朋亲信，为讨好

欲望翻盘的王副局长，一个个跳了出来极尽表现给新主子看，纷纷揭发陈冬冬敛财无度，多次暗示下属给他好处。墙倒众人推，昔日的亲信，如今强烈要与陈冬冬划清界限。唉！此一时，彼一时啊！

究竟后来谁当上了局长？欲之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毛进，小说见于《小说选刊》《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小说月刊》《读者》《河南文学》《传奇·传记文学选刊》《台港文学选刊》《民间故事选刊》《青年作家》《青春》《海燕》《百花园》《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等报刊上。

特殊平安符

丁运山（中国武汉）

Title: Special Peace Talisman

Synopsis: An elderly woman in a snowy residential community quietly lifts car windshield wipers overnight to prevent freezing, unknowingly touching neighbors and revealing a personal tragedy behind her kind act.

Key Words: Kindness, snow, wiper, warmth, sorrow

Author: Ding Yunshan (Wuhan, China)

即便是能见度不高，我还是隐约地看见眼前的情景：每辆车的前挡风玻璃处，支棱着两道黑乎乎的杆儿。它们高高翘着，像是在执行某种无声的仪式。

这，这是……在这雪白的清晨，我心里满是纳闷。

下到一楼，就撞见 101 的梅姨。她拄着拐杖，正在打扫家门口和楼道。梅姨是“温馨苑”的老住户。我才搬来俩月，每次碰见她，她都拉着我问东问西，那股热乎劲儿，反倒让我心里有点发毛。常言道：虎心隔毛翼，人心隔肚皮。更多的时候，我能躲就躲，躲不过就随便应付她两句。

一推开单元门，冷风“呼”地灌了进来。我赶紧捂住衣领，快步往花坛方向走。寒风里，一辆辆车子像一匹匹趴伏的雪马，萎靡不振。原来，那翘起的玩意儿，是车前的雨刮器，被人一个个掀了起来。

我以前在北方当过两年汽车修理工，其中的门道门儿清。雨刮是橡胶做的，天寒地冻极易和玻璃冻在一起。车子早上一打火硬刮，轻则伤胶条，重则损坏电机。若是开车上路，说不定就出了事故。看来，这些司机都颇有经验，提前做了准备。

我掏出手机拍照，想把这技巧分享给大家。不料，微信提示音响个不停，业主群里炸了锅：

“D 栋 101 梅姨，好人有好报！”

“梅姨辛苦了，车主们感谢您！”

“致敬梅姨，好人！”

“温馨苑，真温馨！”

我好奇地一直往上翻，看见一段昨晚的视频：午夜的路灯下，大片雪花像碎银般飘落。一个拄着拐杖、上身被一件红羽绒服裹得严严实实的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围着车转。细看才发现，她踮着脚，把一辆辆车前的雨刮器一

一往上掀。

那人正是梅姨。

视频里很安静，只有下雪时轻微的沙沙声，和拐杖点地的“笃笃”声。看着看着，我的喉咙有些发紧，千言万语堵在嘴边，最终只默默点了个赞。我知道，梅姨用的是老年机，群里这些热闹，她不可能知道。

这事我得亲自告诉她。

折返时，梅姨刚好打扫完楼道。她冲我笑了笑：“进屋坐会儿呗？”我明知她是客套，脚却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她拉来两把椅子，挨着我坐下，伸手摸了摸我的手：“哟，手这么凉，冷不冷？”

“不，不冷。”我摇摇头，不自觉地往她身边靠了靠。

聊了几句家常，我赶紧把手机递过去，让她看业主群里的视频。她只是扫了一眼，轻轻“哦”了一声，便推开了手机。见她这样，我又把群里的消息，一条一条念给她听。

梅姨淡淡一笑，像是在诉说别人的故事：“我担心下雪把雨刮冻住，早上开车上路有危险，所以……”

“没想到您还懂这个。梅姨，看来我得跟您学学。”

一听这话，梅姨赶紧摆摆手：“跟我学啥？我一个老太婆懂啥，这都是以前跟老伴学的……”

一说起老伴，梅姨的脸色猛地一沉，笑容僵在脸上，像被冻住了一般。她轻轻叹了口气，半天没吭声。

我看得出来，她心里藏着大事。

“咋了梅姨？”我轻声问。

“快过年了，不说这些了。”梅姨强挤出个笑，起身给我倒了杯热水。杯子递到我手里暖暖的。可我总觉得，她那笑容背后，藏着说不出口的心酸。

后来，梅姨的故事从旁人嘴里渐渐清晰：那是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老伴开车带着她从乡下回来，刚上国道就下起大雪。车子的雨刮刮着刮着突然卡住，雪花一下子糊满玻璃，视线瞬间全无。偏偏又是拐弯路段，老伴一时慌乱，靠边停车时，车子一头狠狠撞在路边大树上。人受了伤，又突发心脏病，等被过往司机救起，送到医院，终究没能救回来。

梅姨捡回一条命，腿却落下了终身残疾。

谁能想到，那简单的雨刮背后，竟然藏着这么深的伤痛与念想。

从那以后，每次看见梅姨，我就想起那场大雪。雪地里那一道道翘起的雨刮，早已深深刻在我心上——它是警钟，更是平安符。

梅姨，是这个平安符的守护者。

鸟又飞回来了

京格格（中国沈阳）

Title: The Bird Has Returned

Synopsis: After 21 years of widowhood, Ma Sao, a respected "chastity model" in her northern Chinese town, rediscovers hope and companionship with retired policeman Ma Hongqiang by the Pu River, where birds finally return to sing again.

Key Words: widowhood, emotional awakening, bird imagery, Pu River, second chance

Author: Jing Gege (Shenyang, China)

小镇在北方，四季分明。马嫂望着衣带渐宽的河床叹息着：蒲河都开了，咋不见鸟儿的影子？

这一年，儿子去南方读研，五十岁的马嫂从岗位上退下来。马嫂以往照亮无数人的精气神一点点暗下来，她感觉自己成了孤灯一盏，从未有过的空落。就连门外料峭的春寒，在她门前打个转，也嗖地就走了。

打从丈夫马哥出事，天塌了。马嫂的心上上了一把锁，用她的话说，一岁的儿子与年迈的婆婆，哪个都是她的命，一个都不能舍。

转眼，马哥已走了二十一个春秋。马嫂的青丝也被风雪刮得褪了色，守着儿子侍候着婆婆，任凭月老踏平门槛，鸟儿飞来飞去，马嫂的心搅碎了一朵又一朵泛起的浪花。

镇上哪家女人春心荡漾时，老人都会拿马嫂说事，马嫂成了小镇的贞

洁牌。

可不知咋了，这第二十个春天刚刚掀开三月的盖头，马嫂耳边总是回荡着鸟儿叽喳的声音，整夜翻腾着无法入睡。天一放亮，马嫂就脸不洗头不梳奔向蒲河岸。

让马嫂失望的是，没有鸟的天空混沌沌的。封冻的河面如男人铁青着脸，白杨耷拉着头怵在两岸，桃枝没有一丝笑容。马嫂长叹一声，趁小镇还没醒来赶紧回了。

这里是马哥的家乡，马嫂是羞成一朵花那会儿被大卡车送来小镇插队的。在马家村遇到一身绿军装的马哥，第一次约会就在这蒲河岸。当时河床干瘪成一条龙须沟，堤坝窄的就剩两条车辙，他俩一人一条车辙拘谨地迎风走着。那天的风很柔很软吹开了一树桃花。鸟儿飞过来飞过去，他说，这鸟儿不单羽毛美歌声更美，她笑眯了眼说，她也喜欢听鸟儿唱歌。车辙的尽

头成了一条小路，他们肩头挨着肩头，挡不住的青春被鸟儿带向天空。

一年书信纷飞。鸟儿再飞来时，马哥回来了。她成了马嫂。

二十一个春天了，马嫂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春天后的春天是她的期盼，鸟的歌声撑起她的天空。马哥出事时，部队首长把一枚军功章递给她，她感觉沉的捧不住。她是烈士的家属，儿子是她的希望。头顶的光环让她无奈，婆婆临终时还说，让她为自己活活吧。

多少个春天里，马嫂不敢看街上鸟儿似的飞来飞去快乐的身影。因为只有她自己知道，她脸上有多灿烂，心里就有多凄苦。

渐渐地马嫂喜欢上了恋床，夜长梦也长。

梦里马哥又回来了，一身绿军装，非要看她穿旗袍的样子。说他在那边很好，儿子也大了，老人也送走了，让马嫂该为自己活了。马嫂醒来时枕头湿了一大片。马嫂翻出当年压在箱底的旗袍，左看右看穿在身上，把散乱的头发盘起。看着镜子前的自己，不知所以地笑了，问自己这样要干嘛呀？家里除了自己就是自己，给谁看呀？

马哥的梦一天接一天，再三央求她穿上当年的旗袍去蒲河边，他会在那里等她听鸟儿唱歌。马嫂信了他的话。

马嫂，一大早打扮成这样，去干嘛呀？

街头有好事的，见了她就话里带话地叫着。起初她只是笑而不语，后来

扛不住嚼舌的姨婆们纠缠，就实话实说了。

可谁会相信呢？背后指指点点，说马嫂想男人想疯了，马嫂感觉脊梁骨刺痛，更有甚者当面就质问她，守了二十多年，是不是守不住了？马嫂满身是嘴说不清。

马嫂感觉这辈子活得太憋屈了。她转身奔向蒲河，哗哗的眼泪肥了河道。一步步走入蒲水。

岸边不远处的垂钓者，丢下鱼竿奔过来，马嫂感觉到背后有个热乎乎的手抓住了她，就晕了过去。

垂钓者自我介绍：本人马宏强，喜欢钓鱼，常在蒲河岸边消磨时光，还说之前见过一次在岸边徘徊……

马嫂出院了，提着一袋水果来蒲河边，答谢恩人。

感谢您相救，要不是您我可能早没命了。

严重了，妹子，谁见了都会搭把手的，不要在意。遇事往开处想，没有过不去的坎。

嗯！嗯！您喜欢钓鱼？咋没见鱼？

哈哈，退休后闲着没事，就恋上这里，起初我是钓上来鱼就放生，后来干脆改成喂鱼了，我的鱼竿没有钩的。我当过兵，回地方又做警察，养成了坏脾气，我本来是为了敦敦性子，可渐渐地就喜欢上了这里。

你天天出来，又没带回去鱼，家人不会说你吗？

哎，老伴前年得病走了，女儿在国外读书，我老哥一个，自个管自个。

哦，原来老哥是这样，您这么善良，女儿一定差不了。

别夸我了，你的事我可听说了。哈哈，老哥服气。

一句一句的，搭起话来一个下午过去了。鸟儿归巢时，他们的背影，随着夕阳滑入蒲水。

从此，老马的头顶多了把遮阳伞。马嫂本来像蒲水一样平静的心，泛起涟漪。

马嫂来去的路上，耳边常响起鸟的歌声……

好心人劝他们一起取取暖吧。

日子久了，老马看马嫂时眼睛眯成一条缝，蚊子都飞不进去。马嫂一见

到老马，就感觉自己飞进鸟林，身体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在跳。

马嫂与老马的事很快在小镇传开了。

蒲水结冰了，鸟儿丢下垂钓者与马嫂，唱着歌飞向了远方。

春天再来时，垂钓者如清淤的河床瘦了许多，整个人清爽欢快，哼着小曲，边垂钓边用余光勾着扭着腰身走来的马嫂，河水中映出他们的剪影。

路上没人。天空，鸟又飞回来了，马哥也该安息了。

京格格，原名：佟继萍，锡伯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沈阳市沈河区作家协会副主席。

开脸

龙都（中国郑州）

Title: The Face-opening

Synopsis: An elderly calligraphy restorer in a cluttered antique shop uses his expertise and rare materials to repair a young autistic boy's fragmented drawing, gradually forming a silent bond that helps the child find his voice through art.

Key Words: art restoration, emotional healing, ink painting, intergenerational connection, tear as life

Author: Longdu (Zhengzhou, China)

戚城古玩市场，临角一个店面，十几平方米，各种东西塞得满满当当。夹缝里总有一个老人，不是在装裱字画，就是在修复残卷。累了，躺椅上一仰，端起紫砂壶抿几口，任香茗裹着岁月在齿颊间氤氲。

老人姓吴，名砚舟，装裱耆宿，业界大名鼎鼎。他已年过花甲，裱画四十年，手指肚上都是糨糊留下的细纹。老吴装裱、修复有三个原则：一不看人，二不讲价，三不能催。不接受，另请高明。

“您好，是吴老吗？”

这天，一个女人走进店。女人高跟鞋，细柳腰，旗袍考究，挎包名贵，眉眼肃穆端庄，两颊透着倦容。

老吴坐直：“老朽姓吴，您什么事？”

女人递来一个纸袋：“劳烦看看，

能修吗？”

老吴打开纸袋，掏出一堆碎屑，细心拼凑，终于辨认出来，这是一幅儿童水墨画。画的是一棵树，树下立着两个小人儿，歪歪扭扭，仿佛随时要被风吹倒。纸是上好的熟宣，年限不长，光洁柔和，只是画眼处几粒黄色斑点，透着古怪。

“这画……”

“小孩子的手笔……”女人微微勾起嘴角，“我想修复，裱起来，用最好的材料。”

老吴没再多问，报了价。女人没还价，付了定金，留下电话号码，离开。

当晚，老吴拿起放大镜，对着画作细细研究。乍一看，画作颇有梵高《星夜》的意味；细品，技法拙劣，很像情感激荡时笔墨的恣意挥洒。整幅画全用水墨，没用彩色颜料，感受不到“希

望的光芒”。两个小人儿，身形扭曲，像纸片儿一样，仿佛吊在树上。只有那几个黄色斑点散发着朦胧的光晕。

老吴轻轻触摸，斑点上褶皱细微，手指顿时一颤。是眼泪？他似乎感受到小孩子作画时的异样心境。

老吴打开“宝箱”，取出那匹绢。那是师父生前留下的，几十年了，没舍得用。不知道为什么，用在这幅画上，他觉得值。

托裱、方裁、上墙、研光，每一步，老吴都做得不疾不徐，气定神闲，仿佛不是在修复、装裱，而是在和一个小孩对话。画框没有雕花、没有装饰，只选了天然实木的，那是一种原始的生命纹路，拙而不劣，与画很配。

一周后，老吴给女人打电话来取。女人看到裱好的画，睫毛湿润了。

“吴老，这功夫、这材料……我给您加钱……”

老吴摆摆手：“哪里话？拿走便是。”

“这是我儿子的画。”女人试着说，“他六岁，患有自闭症。他爸爸在他三岁时就抛下我们，另觅新欢了。他从不看人的眼睛，这幅画画的是我们两个，这是他第一次画人。”

老吴的拳头紧紧攥着，很久以前，他也有个儿子……

“他总是画不好，画了撕，撕了画，急得眼泪直流。足足画了一周，用掉两包纸，最后，他突然抬头，与我对视……”

老吴倒杯清茶递过去。

“最近几天，他总是发疯，他把这幅画撕得粉碎。医生说，可以给他找个专注力强的事做。听说您这里装裱字画，极需耐心，我想带他来学。”

“可我不会带孩子。”老吴想起跌进泥塘的儿子。

翌日，老吴开门，门外站着两个人。

“老朽这里规矩多，他要是待不住，怨不得我。”

女人使劲点头。

老吴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画作碎片，又递给他一小碗糍糊，让他粘贴——那碎片是他昨晚专门画的一个斗方，故意撕碎了——他自个儿修复一幅古画。

小孩学着他的样子，沾一点糍糊，贴歪了，揭下来再粘。老吴就当没看见，任他要去。一上午，孩子贴他的画，老吴修他的画，两人没有一句话。女人来接孩子，老吴说：“明天再送来吧。”

三个月后，古玩市场里的人都知道，老吴收了个小徒弟，但都没见他说过话。

这天，老吴正在揭裱朋友的一幅古画，忽然感觉有双眼睛盯着他。他转过头，第一次看清孩子的眼睛，和儿子那双小眼睛一样，又黑又亮，映照着他手里的画。

“画儿……不哭……”孩子突然开口说。

老吴的手一抖，老泪落在古画上。

他没去擦，任由那滴眼泪涸开，渗入画里。

后来，朋友问起，老吴说：“那不是泪，是开脸。”

行话里，“开脸”是画人像的最后一道工序——画上眼睛，人物就活了。

龙都，本名成进璞，河南省小小说学会会员，《金山》作家班签约作家，作品散见于《金山》《小说月刊》《大观》《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传奇·传记文学选刊》《故事会》等刊物，有小说被收入《2025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年选》等选本。

汪汪两句

孙玉波（中国河北）

Title: Two Barks

Synopsis: This story follows a dog named Xiao Ha who observes the obsequious behavior of a man named Shan Guorui (nicknamed "Single Mouth" for his smooth talk) at a town government office, culminating in Shan's downfall after angering county disciplinary inspectors and Xiao Ha's tragic death under a car.

Key Words: Office Politics, Satirical Critique, Sycophantic Behavior

Author: Sun Yubo (Hebei, China)

我叫小哈。该死的小单叫我哈巴狗。

每天早晨，我随着主人老王，一起去镇政府。我衣服光滑，眼睛圆溜溜的，雪白的小脚像四朵梅花。我见人就摇摇尾巴，汪汪两句。

我每次看见小单，都使劲汪汪，掐半个狗眼，我都看不上他。老王和我一样，不待见小单。小单叫单国瑞，上蹿下跳，大家都管他叫单口喘。好马出在腿上，好人出在嘴上，小单人操淡，嘴儿好使。

这不，李书记夹着包儿，腆着肚子，从办公室出来。小单满脸堆笑，忙着把门帘儿挑起，弯着腰，右手往前指，李书记，您下乡，您慢走。

李书记出门后，小单赶紧尾随出来，帮李书记打开车门，手搭凉棚，怕李书记碰头，李书记，您慢点儿，慢点

儿。我不停地摇尾巴，可李书记看都没看我。我相信他看见我这模样一定会喜欢。

送走了李书记，小单直了腰，背着手，嘬着嘴，长吐一口气。目送李书记走远，我汪汪两句，蹿上去，竖起身子。小单怒吼，该死的，滚。

张镇长，您这么早，昨天开会，您的发言嘎嘣香脆，真是精彩，听着过瘾。是吗？谢谢你啊。发言材料是小马写的，张镇长打开门，扭过头来看着小单笑了。小单稍微愣一下，我是说您讲得好，口齿清楚。

我不停地摇尾巴，张镇长说，老王家的小哈挺好看！小单笑着说，好看，跟小狮子似的。张镇长进屋了，我伸着舌头冲着小单汪汪两句。小单瞪起了眼睛，朝我吐口唾沫，踢死你！

哎哟，王主任，你这打扮儿一个字儿，漂亮！你把“唐僧肉”，卖给我二

斤。小单，你真够贫嘴的，办公室王主任笑着说。我撇撇嘴，也真是的，老秋的豆角秧似的，也愿意别人夸她漂亮。王主任看见我说，老王也真是的，让狗到处乱跑。小单扬起脚，踹在了我的屁股上。哎呀！疼死我了，我齜着牙，全身的毛都竖了起来，扯着嗓子汪汪，小单啪地关上了门。

九点多，小单一头钻进了我主人老王的屋。不麻溜儿回你自己办公室，耗子似的到处乱窜。老王，你的话我不爱听，啥叫耗子呀？咱们哥俩好，我才上你这儿来，小单小眼睛眨得叭叭响。我冲上前去，撕扯小单的裤脚儿。老王制止了我，我非常听主人的话。

快拉倒吧，你不是看着书记出门儿了，没人管你啦。老王的话一针见血。说得小单瞬间憋了“泡儿”，坐在那里，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我冲着小单汪汪，一句接着一句。嘘，嘘，小哈，老王再次制止了我。

说你别小脸儿，跟你开玩笑呢。老王笑着说。

小单拍屁股走后，老王赶紧把窗子打开。屋子里，除了烟味儿，还有一股酸臭味儿。小单脱了鞋，把脚拽出来放风儿，还用手抠脚趾缝儿。小单的脚步贼臭。我的嗅觉特别灵敏，臭味熏得我头疼，要不是老王阻止，我非要咬下小单的一个脚趾。

小单出事儿是上星期三。县纪委来镇里检查，小单那一天就跟中了邪似的，人家进屋，他眼皮都懒得抬。抠着脚，掐着烟，一门心思在电脑上玩儿游戏。见人进了屋，拖着长腔儿说，你

有事儿？进屋了，要敲敲门，这个规矩还不懂。

县纪委的同志说，没什么大事儿，我在您这儿坐会儿，等一下，李书记。等李书记呀，那你就等会儿。纪委的同志捂着鼻子，在屋里忍了80分钟。小单玩儿了80分钟游戏，正好两节课。要不是李书记进屋，他还不知道“下课”。

小单再能说，再会说，也不管事儿。干与工作无关的事儿，顶风违纪，肯定要挨收拾。该，活该！

当时，我就躲在墙角。纪委同志走时，小单一脑门子汗。哼，溜须拍马，没好下场。我美不滋滋，抬着腿要在锅炉房墙根儿撒尿。小单在我身后悄无声地飞起一脚，我坐飞机似的，啪一下，降落在了大院中央。我天旋地转，倒霉不？赶巧一辆车开了过来，嘎一下，碾过了我的半个身子。哎哟，疼死我了！

我心里想，汪汪，今天有领导来了，我是不是忘了摇尾巴了？

坐在副驾驶上的红嘴唇，她探出头来说，呀，出事了。过一会儿，她又说，死不死活不活，咱花不起钱呀！司机心领神会，车倒一下，然后方向盘往右一打，踩油门，车向前开，汪汪，我被压成了一块肉饼。

2026年3月12日

孙玉波，高级教师，兴隆县作协副主席，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作品散见《小说选刊》《作家文摘》《天池小小说》《小小说

月刊》《金山》《微型小说月报》等。作品入选 2025 年“中国好小说”榜单，荣登“中国首届小说风云榜”。

鱼钩的妙用

商丘（中国四川）

Title: The Ingenious Use of Fishhooks

Synopsis: A Chinese man accidentally drops his wife's expensive silk dress onto a neighbor's awning, sparks a fight due to his unemployment-induced low status, then retrieves it using a fishing hook inspired by a dream, leading to a fragile reconciliation.

Key Words: Family Conflict, Frustration, Silk Dress

Author: Shangqiu (Sichuan, China)

大柱家住金寓小区五楼。临近天黑的时候，他打开厨房的窗户，准备将晾晒在阳台上的衣服收进屋里。其他衣服都顺利收了进来，只剩下老婆的真丝连衣裙。大柱用晾衣竿的铁叉，对准衣架往上顶了几次，衣架都未脱离晾衣竿。他伸出脖子往上一瞧，原来这个衣架的弯钩特长，每次都卡在雨棚上。

大柱只好从衣领处往上顶衣架，当他用力往上一推，真丝衣服“嗞”的一声，轻飘飘地从衣架上滑落，掉楼下去了。大柱心里一惊，这件衣服听老婆说花两千多元买的。

大柱站在凳子上，伸出头，往阳台下一看，衣服掉在了四楼的雨棚上。大柱赶紧下楼去敲邻居的门。砰砰地连敲几次，无人开门。一张安全用气入户检查的通知单，歪歪扭扭地贴在门把手上方。大柱一下明白过来，邻居可能是回老家过年去了。

大柱又返回楼上自己家，用晾衣竿往下试了几次，根本够不着衣服。他心里忐忑不安起来，怎么办？老婆回来肯定免不了恶言相加。

晚上，大柱的老婆打完麻将回家，他心怀愧疚，脸露怯色地对老婆讲：“我把你的衣服弄掉楼下了。”

“咋个掉落呢？我才买的衣服，你必须给我捡上来，”大柱的老婆怒火填胸，气咻咻地指着大柱，“你会做点啥子事？收件衣裳都搞出笨事，你有个球用？”

恶语伤人六月寒，大柱忍无可忍。他立马回怼过去：“老子又不是故意掉的，今天你敢把老子咋个？”虽然他的婚姻生活风雨不断，大柱一改平日沉默寡言的形象，他料定快到年关了，丈母娘又在家，老婆不敢把事情搞大。

大柱自从千禧年失业，已经二十多年了。他靠打些零工来混日子，他在家里是吃“软饭”的。大柱戒掉了牌瘾、

烟瘾、酒瘾，一年四季也很少与原来的酒肉朋友来往，他心里明白“没有经济来源，哪来家庭地位”。大柱平常都是以温和的脾性过日子。

丈母娘见状，赶忙劝架：“六妹，你少说两句，‘正月禁头，腊月禁尾’，衣服掉都掉了，七哥不是故意的。”

听到母亲规劝，大柱的老婆心里泄了气，嘴上却不饶人：“我不管，反正你要把衣服给我捡起来，不然跟你没完。”

大柱怒气冲冲地说：“我要是捡不回来，看你能把我吃了？”

丈母娘和颜悦色地规劝大柱：“七哥，你也少说两句，等明天白天再想办法，现在黑黢黢的怎么搞。”

饭桌上，大柱只夹了些咸菜拌在饭里，快速扒下一碗米饭。他沉默无语地离桌，心里气鼓气胀的。

大柱心情郁闷，他连每晚必看的热剧《狂飙》也无心继续。他早早上床，拿了本闲书《姜汤说女人》来解闷。不久，闲书从大柱手上滑落枕边，他昏然入睡。

大柱的老婆走进主卧室拿东西，她听见大柱在梦乡断断续续的呓语：“衣，衣服，衣服掉球了，老子郁闷。钩子，钩子，渔线……渔线……”

大柱的老婆莫名其妙，她心想：“老娘才郁闷，你还钩子，钩子？渔线，渔线？在梦里搞啥鬼名堂。”她并不明白大柱在梦里神游。

大柱早上五点四十分就起床了，

他简单洗了下脸。六点整，他准时出门去阳春湖跑步，这是他每天的必修课，五六年来一直没间断过。跑步中，能让他体会到一种饥饿感、孤独感、疲劳感，这让他很享受。这是属于他自己的时光。

跑着，跑着，大柱脑海中突然浮现出梦中情境——“鱼钩、鱼线、衣服”。梦的寓意让他终于得到了启示。他心中一阵惊喜，怎么样将掉落的连衣裙捡起来，他已成竹在胸。

上午九点后，家中只剩下大柱一人。他将缠绕在线圈上的渔线放了出来，走到厨房窗口，慢慢地往下放线。线长刚好能触到连衣裙，大柱轻轻地将鱼钩左右摇晃，经过连续三次，鱼钩终于勾住了连衣裙。他屏住气息，小心翼翼将连衣裙提了上来。

大柱心里一阵喜悦：“幸好昨夜梦中遇见神人指点，否则，往后日子咋过。”

当他用手退鱼钩时，钩子的倒钩卡住丝线，怎么也退不出来。如果硬拉，就会将连衣裙弄坏，后果不堪设想。他找来小剪子将鱼钩把子上的线剪断，他小心翼翼地将鱼钩退了出来，连衣裙完好无损。

大柱将连衣裙洗好晾在阳台上，望着嗒嗒滴水的连衣裙，他心想：“世事无常，无端起风波，凡事须谨慎。”

晚上，老婆回家。他轻描淡写地对她说：“你的连衣裙弄上来了。”

他老婆一脸惊讶与疑惑：“你咋弄上来的？”

“衣裳自己飞上来的！”他昨晚所受的怨气并未消散。

“鬼才信你的话，”大柱的老婆眼里生出几分愧色，“昨天我不该对你发那么大的火气。”

大柱看着老婆惊讶和善的表情，心中暗自得意。他知道，这件事情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生活中总会遇到一些看似无法解决的难题，但只要保持冷静，用心去思考，总会找到解决的办

法。

黄世清，笔名商丘，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自贡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文学纸刊《草地》《民间传奇故事》《思维与智慧》《四川群文》《渤海风》《青年文学家》《小说快报》（澳门）《海棠文艺》《蜀南文学》《自贡日报》《盐都艺术》等。有作品入选 2021 年《荷风》年度小小说。

竹筒船之舞

东瑞（中国香港）

Title: Dance of the Bamboo Boat

Synopsis: A middle-aged Vietnamese boatwoman with a worn conical hat enchants a tourist with her gentle demeanor, soulful singing, and elegant bamboo boat dance on Canan Island, leaving him with a warm memory and her phone number.

Key Words: Vietnamese boatwoman, sunset serenity, bamboo dance, golden water, warm connection

Author: Dongrui (Hong Kong, China)

程桦站在迦南岛的码头，望着眼前这片被夕阳染成金色的水域。五十出头的女船夫戴着越南传统的斗笠，正用竹竿轻轻点着水面，将竹筒船靠岸。她穿着宽松的浅色条纹长裤，裤腿随着她的动作轻轻摆动，上身是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长袖T恤。她的嘴唇上抹着淡淡的口红，在夕阳下泛着柔和的光泽。

“两位先生要坐船吗？”她的声音带着越南口音，却出奇地温柔。程桦注意到她的斗笠边缘已经有些磨损，但那双眼睛却明亮得惊人。

老木率先跳上船，程桦跟着上去。竹筒船轻轻摇晃，他下意识抓住船沿。女船夫轻笑一声：“别怕，这船稳得很。”她的笑声像风铃，在暮色中清脆地响着。

船缓缓驶离码头，夕阳的余晖洒在水面上，碎成千万片金箔。女船夫一

边撑船，一边哼着越南小调。她的歌声并不专业，却带着一种质朴的韵味。

“您划船多久了？”程桦忍不住问道

“三十多年啦。”她转过头，夕阳勾勒出她丰腴的侧脸，“我从小就在这水边长大，竹筒船就是我的家。”

程桦注意到她说话时，眼角有细细的皱纹，却丝毫不减她的风韵。她的皮肤被阳光晒成健康的麦色，手臂因常年撑船而结实有力。突然，她放下竹竿，站起身来。程桦吓了一跳：“您这是？”

“看您这么喜欢听我唱歌，不如我跳支舞给您看？”她的眼睛亮晶晶的，“这是我们越南的竹筒船舞。”不等程桦回答，她已经踮起脚尖。竹筒船随着她的动作轻轻摇晃，她不像男船夫那样大幅度摇摆，而是随着节奏轻轻摆动身体。她的动作优雅而克制，宽

大的裤腿随着她的舞步轻轻摆动，在夕阳下划出优美的弧线。周围的河水随着她的舞步富有韵律地动荡起伏，仿佛在为她伴奏。

程桦看得入神。她的舞姿充满韵律感，每一个动作都恰到好处。她的蓝色T恤被汗水微微浸湿，勾勒出她丰腴的身材曲线。夕阳的余晖在她身上流转，为她镀上一层金色的光晕。

“小心！”老木突然喊道。女船夫一个转身，船身微微倾斜。程桦下意识伸手去扶她，却只触到她的衣袖。她轻盈地转了个圈，稳稳站住，发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

“别担心，我在这船上跳了三十多年舞，从没掉下去过。”她俏皮地眨眨眼，嘴唇上的口红在暮色中显得格外温柔。程桦的心跳漏了一拍。他突然注意到，她的手腕上戴着一串褪色的红绳，随着她的动作轻轻晃动。

船靠岸时，天色已暗。女船夫跳下船，指着岸边的小摊：“那是我卖山竹的地方。”她的语气突然变得羞涩，“今天……今天谢谢你们。”程桦看着摊位上堆满的山竹，突然说：“这些我全要了。”

“啊？”她惊讶地睁大眼睛，“这么多……”

“分给团友们吃。”程桦掏出钱包，“您跳舞辛苦了。”

她的眼眶突然红了，低头整理山竹时，程桦看见她偷偷擦了擦眼角。当她抬起头时，又恢复了那明媚的笑容：“先生真是个好人。”她转身从摊位

后面拿出一个小布袋，“这里还有八个最好的山竹，留给您。”程桦接过布袋，山竹的清香扑鼻而来。分别时，她突然拉住程桦的袖子，塞给他一张纸条：“这是我的电话……”她的脸红了，“如果……如果您再来迦南岛……”程桦接过。

老木说，你们站好，我给你俩拍一张。妇人和程桦并肩站好，妇人将左手轻轻搭在他臂弯上。

程桦握紧那纸条，看着她羞涩的样子，心中涌起一股暖意。她站在码头，目送他们离开。暮色中，她的身影渐渐模糊，只有那顶斗笠的轮廓依稀可见。

回到酒店，程桦打开那个小布袋，八个饱满的山竹静静地躺在里面。他拿起一个，想起她跳舞时手腕上晃动的红绳，想起她羞涩的笑容，想起她说“竹筒船就是我的家”时的神情。

月光洒在窗台上，程桦望着远处的河面。那里，或许还有一艘竹筒船，载着一个爱跳舞的女人，在月光下轻轻摇晃。

东瑞，原名黄东涛，香港作家。一九九一年与蔡瑞芬一起创办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迄今，任董事总编辑。代表作有《雪夜翻墙说爱你》《暗角》《迷城》《风雨甲政敌》《落番长歌》等近一百五十种，获颁第六届小小说金麻雀奖、小小说创作终身成就奖、世界华文微型小说杰出贡献奖、全球华文散文征文大赛优秀奖、连续两届台湾金

门“浯岛文学奖”长篇小说优秀奖等三十余个奖项，连续于2020年、2021年荣获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十大新闻人物荣誉。目前任香港华文微型小说学

会会长、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副会长、华侨大学香港校友会名誉会长、香港儿童文艺协会名誉会长等。

生前讣告

王闻起（中国香港）

Title: Premortem Obituary

Synopsis: A newspaper obituary writer reflects on his mother's unexpected requests to revise her own obituary—stripping clichés and adding raw, personal details—forcing him to confront the gap between official narratives of "a good life" and the messy, unspoken truths of human experience.

Key Words: Obituary revision, maternal regret, unspoken life, red pen marks

Author: Wang Wenqi (Hong Kong, China)

我在报社写了十年的讣告。这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死者没有缺点。譬如，酗酒的人是性格豪爽；吝啬的人是勤俭持家；打老婆的是性子急，但是心眼不坏……

有时也会有些重病的老人要求修改他们的讣告。多数人改的都是数字：把“享年七十九”改成“八十”，再郑重添上一句“阖家圆满”……

轮到我母亲那天，她还没过世。医生说也就是一两个礼拜。我按模板打了份开头出来：林素冬，女，六十九岁，退休教师。一生俭朴，待人谦和。系本报职员陈渡之母。

那天下午，她自己来了报社。她穿着一件旧呢子外套，扣子全扣满，鞋是黑色布鞋，左脚那只鞋带换过，颜色不一样。

她没跟我寒暄，从包里拿出一支

红色原子笔，先划掉“陈渡之母”，只剩一个细小的墨点，像纸上烫出的洞。然后划掉“一生俭朴”，说：“就只是没钱而已。”。

我说，讣告有要求，不是供你写回忆录。

她看我一眼，没接话，继续在纸上改。二十几年没见，她的字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硬了，笔画抖，但划东西的时候很用力，红墨水洇到了背面。

她改完就走了。我把那张纸夹进档案夹里，去食堂吃了晚饭。

第二天她又来了。这次她想吧“桃李满门”去掉。我说那就去掉。她停了一下，像是没料到我答应得这么快。她说在某个冬天，一个男生打碎了办公室的窗户，她在处分意见上把“劝退”改成“留校察看”，教导主任跟她拍了桌子，她跟教导主任也拍了桌子。后来她那年的评优就此没了。

我不知道该不该把这事写进讣告，因为那就不是讣告会有的内容。我也没问她后来那学生怎么样了。

大概是第四天，她说她想加一句：她曾经买过一张火车票，去北方，后来退了。

我问她为什么是北方。

她说因为远。

我问她是什么时候的事。她说你十一岁那年。我算了一下，那年父亲得了食道癌。

我说这个不能写。

她问为什么。

我说讣告是写让人怀念的东西的，它有它的规则。

她没说话，捏着笔缓缓低下头。窗外正下雨。她坐了很久，把那支红笔一点点旋紧，直到塑胶笔帽发出一声微弱的脆响。

那天晚上我在值班室里躺着，天花板上的日光灯坏了一根，另一根忽明忽暗。那年她有一次从学校回来，站在厨房门口，围裙都没有解，就那样站了很久。当时不觉得奇怪，现在也说不上为什么会记得。

后来她给我发了短讯，问我想不想出来吃点东西。我想了太久，荧幕暗了，就把手机扣在了桌上。

过几天我陪她去了趟城西，看那个要拆的旧校舍。铁门上了锁。她就站在外面看。

我在她身后说：“那时你在学校

待的时间比在家里要长得多。”

她没有转过身，过了很久：“那时候我回到家，就觉得……”她没说下去。

回去的路上我们经过一家包子铺，她忽然问我吃不吃韭菜。我说吃。她买了四个韭菜鸡蛋的。包子很烫，塑料袋底部淌出了油。我们站在路边上吃。她咬了一口就不吃了，把剩下的用塑料袋包好，塞进了外套口袋。

最后那天她把改了很多遍的讣告还给了我。整张纸都是红色的痕迹。最后一段原本写的是：她的一生平凡而圆满，音容宛在，风范长存。

她把那些全划了，下面加了一行字，写得歪歪扭扭，我凑近了才看清——

“她其实还是想留在这。”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想了想，我还是问她，之前不是要加火车票的事吗。

她说，不加了。

我问为什么。

她摇摇头。没说什么。

她去世的时候是凌晨。在家中，死因心衰。

排版室里我把模板和她那张红痕累累的纸并排放着。

我想打两版。一版是标准的：退休教师，一生俭朴，待人谦和，音容宛在。另一版——

另一版我不知道怎么写。

最后印出来的那一版，我把“陈渡之母”留下了。其他的我按她改的印。

报纸出来以后，主编叫我去办公室。他说的什么我没怎么听。

第二天又有讣告要写。死者姓周，男，退休工人。家属给的材料上写着“默默付出，从无怨言，阖家圆满”。

我打完，又校了一遍。

那支红笔我留在了抽屉里。笔帽裂了，搁久了会干。我找了根橡皮筋把它缠上了。

王闻起，香港教育大学在读学生，获香港教育大学第十九届中文教育同学会“煜墨”征文比赛小说组第一名。在《香港作家》等刊物发表过作品。

安排

杨欢（中国香港）

Title: Arranged

Synopsis: A peasant boy's life trajectory—shaped by a lost martial arts novel igniting his love for stories, his father's push for higher education amid academic struggles, and later career success cut short by injury—unfolds with a poignant discovery of an unshared teacher's college acceptance letter.

Key Words: Rural youth's struggle, regret, missed opportunity, life twist, parental expectation

Author: Yang Huan (Hong Kong, China)

三十年前割麦子靠体力。六月的一天早晨岐岐他爸带来仨麦客（赶场割麦子的人称麦客），半后晌儿就全割完扎捆拉回，父母准备饭食，岐岐端茶倒水，麦客洗脸，磨镰，抽烟卷；广播里吱吱咋咋说夜里白雨，麦客们急着把饭倒肚子就背着行李往县里赶，到县城地铺过夜，方便等下个生意。

第二天院子窗台见一册金庸的《射雕英雄传》，麦客落下的；书中故事把岐岐拉住了，后来他成了金庸武侠迷。

从小学到初中岐岐一直是尖子生，那时候中考先考高中，再考中专，中专吃香且难考，他的分数均超过师专和高中录取线，是班上考得最好的！

他爸对岐岐说：

“念中专固然好，三年出来就挣

钱；长远看：这中专是立不起，蹲不下”；

“咱就念高中”

“考大学，往高处飞”……

这里得提一下岐岐他爸：自小学习好，“文革”后不得已辍学回村，算是半个秀才，改革开放后当上副村长，可他是自卑、憋屈的，究竟还是土里刨食；他希望儿子将来能出息出头，就对儿子学业格外上心！

岐岐到二十公里外的县城上了高中重点班。这里是全县优等生集中营，繁重紧张的学习为高考，上大学跳龙门打前站，容不得松懈，农家出身的岐岐最清楚这个。

路远两周才回一趟家，渐渐地他爸监管也没那么多了，县城很热闹，高一下学期岐岐就管不住自己了：武侠

书不断，录像厅通宵，白天逃课……

时间沙子般从指缝间溜走，高考倒计时，他爸是从毕业班家长会上得知岐岐学习状况的，班主任的话：“岐岐这娃基础是有，聪明，突击一下也许……”

父子俩平生第一次大吵，桌子翻了，杯子碎在脚底，岐岐真的就突击了，最终高考落榜。

第二年起安心复读，又经历两次高考，终于被二本机械工程专业（调剂）录取，他爸办了酒席。

岐岐毕业后进国企工作，干一行爱一行，他善钻研勤实践，技术成果突出，再加上文笔能行，多篇论文登上行业主要期刊。

两年前一次野外工作设备调试中岐岐右腿不幸被夹成重伤，截了肢。

八个月后他爸离世。

收拾老屋东西时岐岐在阁楼矮柜里看到一个牛皮纸信封：凤州师专录取通知书，他当年似乎没见过这个……

迟来的相遇

黄廷凯（中国香港）

Title: A Belated Encounter

Synopsis: In late summer 2025 Hong Kong, octogenarian Liu Ming reunites with his long-lost first love Ye Suqing at a school reunion, sixty years after their 青涩 unspoken affection during their Burmese-Chinese student days.

Key Words: reunion, nostalgia, regret, starry night, late encounter

Author: Huang Tingkai (Hong Kong, China)

2025年8月，香港的初秋迟迟褪不去盛夏的燥热，咸湿的晚风裹着闷热的气息，漫过港岛北角老式唐楼的窗棂。

耄耋之年的刘铭，斜倚在窗边一把磨得发亮的藤椅上。桌上一盏清茶早已凉透，玻璃杯壁凝着细密的水珠，顺着杯身缓缓滑落。他抬眼望向夜空，墨蓝色的天幕上缀着稀疏的星星，忽明忽暗，像是六十年来，在他心底忽隐忽现的一段旧时光。

今日里，香港缅甸华侨中学校友会的周年聚会刚刚落幕，宴会厅里的欢声笑语、碰杯声、怀旧的闲谈声，此刻依旧在他脑海里盘旋不散。那场跨越整整六十年的重逢，像一颗沉寂多年的石子，骤然投入平静的心湖，漾开层层叠叠的涟漪，让他辗转难安。

聚会设在一家老牌粤式酒楼，是几代香港人记忆里的味道。会务组按年龄随机编排座位，刘铭拄着拐杖，在

晚辈的搀扶下落座时，只看见对面坐着一位鬓发泛白、气质温婉的女士。

她穿着一件素色棉麻衬衫，袖口微微挽起，露出布满细纹的手腕。岁月在她的脸和眼角刻下了深浅交错的皱纹，曾经灵动明媚的眉眼，被时光染上了柔和的沧桑。初见那一刻，刘铭只觉得有些眼熟，却怎么也无法将眼前的老人，与记忆里那个活泼可爱、笑闹不停的少女重叠。

席间，校友们陆续落座，饭菜上桌，话题自然而然地绕回了半个多世纪前的青葱岁月。回忆往昔，峥嵘岁月，风华正茂……

细碎的往事在席间流淌，像一条缓缓的河，将所有人拉回了青年时代。闲谈间，刘铭与对面的女士慢慢搭上话，聊起当年的年级，聊起任教的老师，聊起早已搬迁的旧校园。几句闲话碰撞，两人都猛地一顿，眼中泛起惊讶的微光——原来大家是同一届、同一个

班的校友。

尘封六十年的记忆，轰然撞开了时光的闸门，那些被岁月掩埋的画面，一瞬间涌进刘铭的脑海。

20 世纪 60 年代，缅甸华侨学生的日子清苦，却也藏着少年独有的烂漫。那时的叶素清，是班里最耀眼的存在。她生得清秀，眉眼弯弯，一笑起来，眼睛闪闪发亮，性子活泼爽朗，走到哪里都带着清脆的笑声。

刘铭至今记得，那时的自己沉默内敛，不善言辞，总习惯坐在教室靠窗的角落。每当上课走神，他的目光总会不自觉地飘向斜前方的素清。看她低头认真记笔记的侧脸，看她被老师点名时慌张站起来的样子，看她和同桌偷偷说笑时弯起的嘴角。

那是一段懵懂到连“喜欢”都不敢轻易触碰的年纪，初恋像一颗藏在泥土里的种子，悄悄在心底生根发芽。

放学的路上，他总会刻意放慢脚步，跟在素清身后不远的地方，看她和女伴打闹着走过洒满夕阳的街道；运动会上，他会在人群里，默默为奔跑的她攥紧手心；偶尔课堂对视，两人目光相撞的瞬间，他会慌忙低下头，耳尖瞬间烧得通红，一颗心怦怦直跳，半天都平复不下来。

青春的羞怯，像一层厚厚的壳，将那份滚烫的心事死死裹住。他写过无数次欲言又止的纸条，最后都揉碎了扔进垃圾桶；他酝酿过无数次告白的话语，每次走到她面前，却又全都咽回了喉咙。

毕业的骊歌匆匆响起，一场考试过后，同学们四散别离。有人远赴海外，有人奔赴祖国继续求学，有人留在当地谋生，有人早早踏入社会。离别那天，刘铭站在校园门口，看着素清的身影消失在街巷尽头，终究还是没能说出那句藏了整个青春的心意。

此后半生，世事辗转，谋生奔波，他娶妻生子，在时代浪潮里浮沉，那段青涩的心动，被悄悄封存在记忆深处，一藏就是六十年。

“刘先生，”素清忽然轻轻侧过头，眼底漾着几分似笑非笑的试探，将刘铭从回忆里拉回现实，“你还记得，当年班里，有个叫叶素清的女生吗？”

刘铭回过神，指尖无意识摩挲着冰凉的杯壁，沉默片刻，缓缓点头。语气听似平淡，心底却翻涌着惊涛骇浪：“当然记得。”

“她性子活泼，眉眼灵动，当年在班里格外惹眼。”他顿了顿，目光飘向宴会厅远处晃动的人影，声音里漫开一层淡淡的怅然，“只是一别六十载，再无半点音讯。我们都已是八十多岁的人了，不知道她如今是否尚在，这一生过得是否安稳？”

话音落下的刹那，素清忽然缓缓起身，绕过餐桌，一步步走到刘铭面前。暖黄的灯光落在她银白的发丝上，将岁月的棱角柔化，她定定地望着怔然的刘铭，眼眶微微泛红，嘴角扬起又落下，语气里掺着几分嗔怪，又藏着失而复得的欣喜：

“刘铭，我就是叶素清。”

周围的喧嚣仿佛瞬间退到千里之外，空气安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心跳。

刘铭怔怔地抬眼，望着眼前的故人。苍老的面容与记忆里鲜活明媚的少女，在视线里缓缓重叠。六十年风雨春秋，足以磨平青春的棱角，冲淡年少的悸动，却终究没能彻底抹去心底那一点温柔的印记。

那些未曾宣之于口的告白，那些隔着街巷的遥遥相望，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与牵挂，在这一刻，尽数化作无声的释然。

他忽然想起，这些年偶尔午夜梦回，总会梦见少年时的校园，梦见夕阳下的街道，梦见那个笑眼弯弯的姑娘。原来有些执念，从不会被时光彻底带走。

“真没想到……”刘铭喉结微动，声音带着几分苍老的沙哑，“过了这么多年，还能再见到你，真是缘分！”

素清轻轻点头，目光里盛着岁月沉淀后的平静：“我也没想到，时隔六十年，你还能记得我的名字。”

简单的一句话，便道尽了半生的兜兜转转。

夜色渐浓，窗外的星光愈发柔和，

晚风穿过窗纱，轻轻拂动窗帘。

刘铭收回目光，望向漫天星河，缓缓舒出一口气。岁月沧桑，人生苦短，六十载光阴倏忽而过，大半生的奔波忙碌，到了耄耋之年，才迎来这场迟来的相遇。

青春里错过的心动，未曾圆满的遗憾，隔着半个多世纪的时光，终于在一场重逢里，寻到了最温柔的归处。

刘铭自言自语地安慰自己：原来有些遇见，从不会缺席，只是来得晚了一些；姗姗来迟的相逢，恰恰是岁月给予最好的成全！

黄廷凯，1943 年出生，祖籍福建厦门，1961 年毕业于缅甸仰光华侨中学（高中），1970 年毕业于昆明工学院的选矿专业，1973 年移居香港，有文学作品在印度尼西亚（东盟文园）、南加州缅华网、缅甸仰光缅华网等地区发表，2025 年曾荣获仰光缅华网文学优秀奖；有作品在澳门《缅华文学作品选》第 1 至 11 期发表；有作品被选入《粤港澳大湾区小小说选》。

礼神的风波

许均铨 （中国澳门）

Title: The Turmoil of Worshipping the Gods

Synopsis: A Chinese businessman and his Mien wife face a conflict when she is barred from worshipping her village deity after marrying across the border, reflecting tensions between tradition, cross-border marriage, and hidden jealousy in their borderland community.

Key Words: Cross-border marriage, cultural conflict, Thera Ban, disillusionment, labor value

Author: Xu Junquan (Macao, China)

刘杰年近四十，老家在南疆。十多年前，他到西南边境小城创业，靠房地产赚到第一桶金。事业稳定后，他认识了 M 国的玉罕（Nang Ham）。郎才女貌，顺理成章结了婚，生下一个女儿。小城里认识他的人，都叫他“老广东”。

这天清晨，刘杰骑着摩托车，载着微微发福的玉罕，沿国境线公路飞驰。今天，他要送妻子出境，回寨子礼神。

这条边境公路本身就是国界：左侧是 C 国，村落、农田尽属本国；右侧便是 M 国。没有铁丝网，也没有关卡围墙，边民们习惯了非正式往来，跨国婚姻也因此而生。

到了口岸，两人下车，走向那座斑驳的界碑。如今，两侧各设了办事处，只有持边民证的人才能正式通关。玉罕出生在界外的寨子，顺利刷卡入境；

刘杰被拦下，转身走进旁边一家由 M 国人开的茶店。墙上挂着佛塔与山野风光的油画，他点了一杯奶茶、两碟点心，准备消磨几小时，等玉罕回来。

玉罕所在的寨子不大，几十户人家。东头一棵大青树下，有一间微型砖屋，门、窗俱全，里面供着一尊泥塑寨神——“丢拉曼”（Thera Ban），被视为村寨保护神与建寨始祖。屋里还摆着一张小床，挂着蚊帐，放着简陋的生活用品，仿佛寨神仍在过人间日子。庙前两侧，各立一匹泥塑白马。

玉罕信南传佛教，常去佛寺礼佛，但也敬寨神。当地谚语说：“佛是大家的，寨神是各家的。”她每次回乡，都会备下丰盛供品：鸡、酒、糯米饭、蜂蜡、鲜花。拜祭结束后，分给亲友共享。

十多年前，她嫁给刘杰时，曾按风俗在寨神庙前“报名注册”。那次祭

典格外隆重，全寨家家户户都分到食物。人人都知道，玉罕嫁了个做生意的“老广东”。

可这一次，当她和弟弟提着供品走近庙前，却见五六位寨民早已等在那里。

“从今年起，玉罕不能再拜寨神了，”一个男人开口，“她已经嫁到外国去了。”

玉罕愣住，家人也都怔住了。寨子里从未有过这样的规矩。

“为什么？”她一向爱笑，此刻却笑不出来，声音陡然提高。

寨民们一时语塞，显然自知理亏。半晌，才有人嘟囔道：“你拜了，寨神只保佑你家，不保佑别人。”

玉罕听完，反倒平静下来。她明白，这不是自己得罪了寨神，而是某些人心里生了红眼病。

她恢复笑容，轻声道了歉，对家人说：“你们照常拜吧，我先回去，老广东还在那边等我。”

刘杰正慢悠悠地喝茶，抬头看见玉罕推门进来，颇感意外——往常总要更久些。他没多问，只招手让她坐下，又点了一杯奶茶、一碟点心。两人一时

无言，喝完便起身离店。

走到摩托车旁，玉罕才把风波简略说了。刘杰拍拍她的肩：“咱们心里敬着寨神就好，不让拜，就不拜。”

他们提前踏上了归途。路上，玉罕心里空落落的：以后，还能回来拜吗？

她终究没有说出那句话。她只是在心里想——真正的贫穷，从来不是离寨神太远，而是离劳作太远。

2026.6.1. 于澳门。

许均铨，1952年12月31日生于缅甸仰光，祖籍广东台山，现居中国澳门。作为跨越缅甸、中国云南省与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三地文化的见证者与书写者，著有小说集《澳门许均铨微型小说选》《一份公证书》《西蒙的故事》《浪漫禁区的情愫》，散文集《驿站的岁月》，合编著《缅甸佛国之旅》《归侨在澳门》等多部作品。

多年来致力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整理与推广，主编《亚细安现代华文文学作品选·缅甸卷》《缅华文学作品选》（第一至十一期）及《缅甸华文文学艺术论文集》等重要文献。

寻找绿豆的斑鸠

刘安琪（中国澳门）

Title: The Turtledove in Search of Mung Beans

Synopsis: A turtledove named Haoji travels from Macau to Hong Kong in search of his beloved mung beans, only to find that after overindulging in them, he comes to appreciate other foods and the simple joys of friendship and new experiences.

Key Words: Gustatory Memory, Cross-Domain Friendship, Acceptance And Transformation

Author: Liu Anqi (Macao, China)

“咕咕咕、咕咕咕咕”我在红街市对面叫着叫着，希望有人会给我一些绿豆。在我记忆中已经有很久很久没有吃过绿豆了，这段时间都是吃一些我不喜欢的东西，例如虫子。

“咕咕咕、咕咕咕咕”看似没有人理会我。他们是听不懂我说什么，还是他们没有绿豆？

一只小雨燕飞来我旁边，对我说：“你只是一只斑鸠，又不是白鸽，人们不会理你的”我有点生气：“哼！等我飞到另一个地方寻找绿豆”

我飞到了卢九花园。

“咕咕咕、咕咕咕咕”还是没有人理会我。那里有我一些同伴，他们都在捉虫子吃。

我问其中一个同伴：“为什么你们不寻找绿豆？”同伴回答说：“有虫子吃已经足够了！”

由于我太饥饿，又吃了一些虫子。

我又飞到了更远的地方，到了塔石广场，那里有很多人在卖手作。

飞来了一只小麻雀，她问我：“斑鸠哥哥，你在做什么呢？”我回答她说：“我在寻找绿豆”

“哈哈！绿豆是什么呢！面包和米饭很好吃的！你过来和我们一起尝尝吧”

我勉强吃了几口面包和米饭。也不太难吃，但比起我小时候吃的绿豆真的差太远了！我已经忘记小时候是如何吃到绿豆的，反正我就记得那味道——清甜清甜的、清香清香的、爽爽的。

我继续向南飞，我飞上东望洋炮台。美美的白鸽飞来飞去，有的在唱歌，有的在跳舞，有的在吃面包。

“咕咕咕、咕咕咕咕”我叫着、叫

着，不久有个小男孩过来给了我一些葡挞碎。我吃了几口，觉得很一般，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会吃这样的东西，我还是想吃小时候的绿豆。

我飞到了渔人码头已经是黄昏。我不感到饿，因为已吃了不少乱七八糟的食物。那些虽然对于其他鸟来说是美食，但对于我来说就是垃圾。我满脑子都是绿豆、绿豆。

在南海观音像停了下来，看着那红红的、缓缓的日落，心里有种感叹。我突然有个想法，不如飞到香港去寻找绿豆吧！

说走就走！我独自一鸟飞越港澳码头，往香港的方向进发！

天，越飞越黑；风，越飞越猛，我感觉我的翅膀已经没有力气了，但我坚持住、坚持住。哪怕是像天鸽一样的台风我也不怕！因为我相信香港会有绿豆。

我倒下了。我的翅膀已经没有力气继续飞翔，我在海中央的一个无人岛上昏睡了过去。

“咕咕，咕咕咕咕？”我睁开眼睛时，看到一只很胖的鸽子问我话。他的意思是：“你的毛灰灰黑黑的，感觉不太健康，你吃得饱吗？”我回答说：“我不算饿，但也不是很饱，因为我想吃绿豆吃不到”

“那么你吃了什么呢？”他问。我说：“一堆垃圾，例如什么米饭啊，虫子、葡挞等等”

“葡挞？是不是我梦想中的葡挞

啊？它和蛋挞有什么分别？”胖鸽子问得很急。

我告诉他葡挞上面有焦糖，蛋挞没有。我更告诉了他我的名字“濠仔”，他也告诉了我他叫“阿海”。我决定和他交换，我带他吃葡挞，但他要先带我吃绿豆。

他一口答应了。

由于我已经飞得很累了，所以阿海说就在最近的大屿山山顶吃绿豆吧。

哗！天坛大佛真的很壮观！我从来都只是从旅行社的图片中见到！真实的可是我的第一次！

阿海带我到了一位僧人面前，僧人随手给了我们一大把绿豆！我非常兴奋！不停在吃、吃、吃！阿海说没有胃口，他说全都给我吃。我吃得非常非常饱！这样就度过了满足的一天。

阿海见我这么喜欢，他叫我留多几天吧，过几天再跟我到澳门试葡挞。

第二天的时候，不知怎么样的，感觉那些绿豆很淡很淡。不太像第一天的味道。但我还是令自己吃饱。

到了最后一天，我只能吃一点点了，已经不想再吃。饿的时候我也吃了一些虫子。那个时候我感觉虫子没有那么难吃了。我不再想吃绿豆了，因为已经吃到我有点想吐，这段时间真的吃得太多太多，我好像有点明白为什么阿海吃那么少绿豆了。

我带阿海来到澳门，飞到路环安德鲁饼店，我告诉他葡挞就在那里买的，但我们不用买，因为很多人会吃剩

一点碎片。阿海问我有没有可能吃到中间的焦糖部分，我说也有可能，毕竟总会有人把焦糖部分也吃剩的。

我们边吃葡挞碎，边等焦糖碎，我吃着吃着，感觉接受了葡挞，不像上次那种很一般的感受了。

突然有个两岁的宝宝不小心把半个葡挞都弄跌在地下，我和阿海冲上去，吃、吃、吃。真的是非常可口！是我和阿海第一次吃到呢！立即，我已感受到澳门的好、感受到不只是绿豆才能带给我的美好。

“濠仔，下次我过来时带绿豆给

你！”阿海说。我开心地回应：“好，下次我再带你来吃葡挞！”

“咕咕咕、咕咕咕咕”我唱着歌，感觉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斑鸠。

刘安琪 (Angela Lao)，原名刘恩雨，是澳门知名的本土动画导演、作家、艺术家、泥塑创作者及音乐人。她以独特的泥塑动画与多才多艺的个人原创作品闻名，在国际与澳门本地动漫、电影节中屡获殊荣。

心软的中国姑娘

吕顺（澳大利亚）

Title: The Tender-hearted Chinese Girl

Synopsis: A Chinese student in Australia, through daily interactions and later teaching Chinese to her landlord's grandson, unexpectedly finds love with him, as the landlords' matchmaking efforts and genuine cultural connection bloom into a new relationship.

Key Words: Cross-cultural love, warm, jasmine, courtyard sweeping, mutual understanding

Author: Lv Shun (Australia)

若晨住进来的第一天，就发现这对房东老夫妻对中国有着一种近乎执念的好感。

退休前他们俩在同一图书馆工作，他们虽然没有去过中国，却在书里走遍了中国的很多角落。

此后的日子，若晨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扫院子。墨尔本的深秋，落叶铺满草地，她总是默默地把它们拢成一堆，装在袋子里。玛格丽特起初总是说：“孩子，这是房东的事，你不用做。”

若晨笑着说：“我在家也帮妈妈扫院子，习惯了。”

后来，若晨开始在厨房里露一手，理查德第一次看到她在做小笼包，瞪大了眼睛说：“这是魔法。”

玛格丽特最爱吃的是：“咕噜肉”，每次都要添第二碗饭。

节假日，房东老两口时常去小镇旅游，若晨是必带的“常客”。她边看边听他们讲述澳洲不同的小镇各有各的故事。

有时若晨也会给他们讲中国旅游景点的传说和奥妙，他们听得入神和向往，房东老两口表示一定要去中国旅游。

“若晨，你应该当导游。”理查德说。

“不，我学的是教育。”若晨认真地回答，“我想当老师。”

“教中国孩子？”

“也教澳洲孩子。”若晨说，“让他们了解中国。”

就这样，两年过去了。

第三年开学前，若晨做了一个决定：最后一年搬回留学生宿舍。一来方

便毕业前与同学集体出游，二来她想在回国前好好感受一下集体生活的热闹。

她提前四周跟房东打了招呼。玛格丽特的脸当场就急了。

“若晨，”她的声音有些颤抖，“我们哪里做得不好？我们可以改。”

“不是的，您和理查德对我很好……”

“那你为什么要搬走？”理查德从书房走出来“不行，你要教我孙子学中文，我们陪你练口语，这是对等的，你还没开始，对吧。”

若晨一愣神，练口语是我主动说的，教汤姆学中文没有这一条啊！她想拒绝，看房东老两口这架势，她心里一软接受了。

汤姆随父母住在悉尼，他是维多利亚大学悉尼分校的金融专业的博士毕业生，正在返校攻读精算师文凭，导师就在墨尔本，他回来不影响专业又照顾爷爷奶奶还能多学一门中文。

汤姆聪明认真，学中文很努力。每天下午，若晨都会教他两个小时，从拼音到汉字，从日常对话到短文阅读。汤姆的进步很快，三个月后，已经能磕磕绊绊地用中文进行简单对话了。

但玛格丽特期待的“发生点什么”，却始终没有发生。

汤姆每次上完课就回自己房间，从不主动找若晨聊天。若晨也把他当作普通学生，上课下课都保持着得体的距离。

理查德私下问孙子：“你觉得若晨怎么样？”

“很好啊。”汤姆头也不抬，“她是个好老师。”

“然后呢？”

“什么然后？”

理查德叹了口气。他发现，孙子对中文的兴趣，远远大于对女老师的兴趣。

若晨的毕业论文顺利完成，答辩得了优秀。毕业典礼定在十天后。

就在同一时间理查德又有了新主意。

“若晨，我们想带汤姆去中国旅游。”他一本正经地说，“请你做导游，往返机票我们出，按澳洲标准给你导游薪资。”

若晨犹豫了，她很快就能见到来参加毕业典礼的父母，现在以导游的身份回去，没必要啊！

“若晨，你就当帮我们一个忙。”玛格丽特拉着她的手，眼巴巴地看着她，“我们老了，自己出门不方便。汤姆的中文才起步，没有你，我们真不敢去。”

若晨看着眼前这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心又软了，点头了。

旅行路线是她和房东共同规划的：北京、西安、成都、杭州。每到一处，理查德和玛格丽特都只听部分介绍或看景点视频，然后找借口“走不动了”，让两个年轻人去逛。

在故宫，汤姆第一次亲眼看到那些只在书本上见过的建筑。他仰着头，望着太和殿的飞檐，久久说不出话。

“若晨，中国真大。”他用中文说。

“当然，中国很大。”若晨笑了笑。

突然又说了一句：“中国有你，我喜欢你。”

若晨愣住了：“你跑题了！”

汤姆的脸微微发红，“爷爷奶奶的安排是筑堤，我从心里喜欢你才是根基，我是真心的！”

若晨想着，心软进坑了！

“你想过我们之间的差异吗？”若晨问，“文化、语言、生活习惯……都不一样。”

“那又怎样？”汤姆说，“澳中联姻又不是我们一家，他们都能幸福我们也能！”

“给我一些时间，我，我……。”

若晨陪着房东一家归来后，若晨的父母如期来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

房东老两口特意订了最好的餐厅，招待若晨的父母，饭后汤姆拉着若晨去看电影，房东用蹩脚的中文与若晨的父母取得了严肃而又轻松的一致意见：孩子的事让孩子自己做主。

那天晚上，若晨和汤姆走出电影院，晚风轻拂，飘着桉树的清香。

“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若晨问。

“你扫院子的样子。”汤姆认真

地说，“你边扫边哼着什么歌？很轻，很好听。”

“那是中国民歌，《茉莉花》。”

“你教我唱吧。”汤姆说。

若晨清了清嗓子，轻轻唱了起来：“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汤姆跟着她哼，声音很低，却唱得很认真。

远处，理查德和玛格丽特站在屋门口，看着那两个年轻人牵手归来，相视一笑。

“成了。”理查德说。

“当然。”玛格丽特眼里的笑怎么也藏不住。

月光洒在墨尔本的大地上，洒在那两个年轻人的身上。

一个来自中国的姑娘，一个地道的澳洲小伙，他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吕顺，澳洲华人作家协会创会会长名誉会长，澳洲华文微型小说学会创会会长名誉会长，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副会长，澳洲《同路仁》杂志前编辑：澳洲《新海潮报》前总编辑。

出版幕后新闻等书 4 册，作品五篇获得各类征文一等奖：小说《洋哥们唐纳德》获得 2009 年傅红文学奖小说类金奖。散文《澳洲香椿树》获得 2011 年中国散文论坛大赛一等奖。新诗《南海抒情》获得 2016 年中国诗歌书画家创作年会一等奖。散文《中秋节感怀》

获得澳洲成人组第一名。散文《故乡北京》获得 2025 年全球征文一等奖，30 多篇文章获得二等奖以下各类奖项。

作品发表在《人民日报》，《散文论坛》《中国散文》《香港文学》《作家网》《中华作家网》，美国《文心社》

《红杉林》《澳洲新报》《大洋时报》《联合时报》《大华时代》《新海潮报》《同路人》等多家报刊。

2008 年成为首位荣获墨尔本文化艺术奖奖金的华人作家。

在恐惧中幽默

汤群（澳大利亚）

Title: Humour in Fear

Synopsis: A Chinese factory owner in Melbourne is terrified by masked men with weapons, only to discover they are repairmen playfully celebrating Halloween, prompting her to decide to take a break and visit China.

Key Words: Robbery scare, fear, Halloween prank, cultural misunderstanding, relief

Author: Tang Qun (Australia)

一抬头，几个人影从天而降，身形高大，肌肉凸起，胳膊上全是刺青，脸上戴着各种面具——，赤发黑脸，龇牙咧嘴，荧光的骷髅头，空洞的眼眶如同两口深井想吸纳所有，而刺耳的命令却从血淋淋的嘴巴发出。

“把钱拿出来！”

虽说已是初夏，但今天冷得出奇，天也暗得早。公司外一片死寂，连风都不肯多吹一阵。我们厂房的南墙开裂了，白天联系了修理工，他们说当晚会过来看情况，但没说具体的时间。等到天黑，工人们都下班了，我也正要锁门回家，没想到，就遭遇了劫匪。墨尔本东郊工业区的这条街，没建民居，只有联排的各种厂房，车间，作坊。此刻别说人影，连个鸟影都没有，空气在凝结，草木在安睡，整个世界都停摆了。

“快点”，彪形大汉们手里的工具可不是玩具枪，真正的棍棒，铁锹，大锤，泛着寒光。

瞳孔放大，心跳少半拍，脑袋填满了恐惧，瞬间乱成一锅粥，厄运来了。一个月前的事浮现眼前。

也是擦黑，墨尔本东南区开钣金厂的朋友老王，遇到了歹徒入室抢劫。两个蒙面人，揪住他的衣领几乎要把他拎起来，砍刀在脖子上来回蹭，刀刃紧贴皮肤，似乎带着电流，自上而下直通全身。他们逼他打开保险箱，拿走了当天所有的现金和一台笔记本电脑。老王事后说，最可怕的不是钱没了，而是心上被划了很深的口子。那个高个子从头到尾没说过一句完整的话，只有粗重的呼吸和短促的指令穿透面罩洞孔，冰冷森人。老王吓出了毛病，一直在看心理医生，打算就此关门结业。案子到现在都没破，保不齐是一伙人呐。以前也听闻不少劫案，但是发生在熟人身上，格外恐怖。坏事传千里，老王不愿多说，整个故事讲了不到十句话，却让我好几个晚上没睡好，总觉得黑暗中也有什么厄运正朝我扑来。

手心冒汗，嘴巴干得发不出声音，咋办？车间里明晃晃，惨白的日光灯下空无一人，外面院子黑得像能吞噬一切的深渊。回头看向大门口，更找不到半点可以求助的迹象。工人早下班了，街上没车也没行人，谁能帮我捉这几个“鬼”？报警吗，谁都知道，等警察赶来，什么都晚了。

真后悔，每小时也就多三十块钱，我怎么就舍不得雇个人，非要自己锁门，最后一个走？

被围住的那一刻，怎么也站不稳了，眼前直晃儿子那张小胖脸。该上初三了，还没见他背书包的样子呢。

来澳洲十年了，十年无休，起早贪黑，working like a dog。我这么拼，就是想把借的钱还上，攒更多，发财，回乡，把儿子从前夫那儿要回来。我这辈子是牺牲掉了，但孩子总归有希望过上好日子。

我也知道入乡随俗，可是出发点不一样——我是来淘金的，不是来生活的。挣够钱就走人。没时间学外语；没心情交朋友；没兴趣了解为啥这个国家的人每周四晚往酒吧跑。隔壁希腊老板冲我笑了十年，他说什么我都点头。有一回他拍着我肩膀，叽里咕噜说了一长串，几个雇员都笑了，我也跟着笑。他愣了一下，笑笑，尴尬地走了。后来才知道他在拿我打趣，说我是最强女汉子，夸我也笑话我。我没生气，只是忽然觉得，听不懂也挺好。我不需要知道太多，知道寄回去的钱够不够，就够了。

澳洲人说华人自私，不对，我们不

自私，我们这么苦，是为了下一代不这么苦。现在不能哭，哭也没用。

就在要开口求饶的时候，一个人缓缓摘下了面具，露出笑脸。

“给糖也行，别紧张，我们是来修墙的。”

“你……你们……”血涌上面颊，泪水终于不争气地流了下来。“你们为什么假扮抢匪？”

“哈哈，你不知道吗，今天是鬼节，万圣节呀。找个人吓吓，好玩啊。”嘴咧到耳根，他笑弯了腰，周围的三个人也纷纷卸下武装，露出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是我联系的修理工。

“差点吓死我！”

“墨尔本治安好，没人敢做坏事，我们也就是开个玩笑，哪知您真的怕了。”另一个工人答，没心没肺。

木头似僵立原地，肾上腺素仍在血管里奔流，耳朵嗡嗡地，以为自己听错了。的确，在西方有这么个可恶的万圣节，每年十一月第一个周末，无论大人小孩都可以刺激搞怪，恶作剧，作弄人。但是，拿着钢管，戴上面具，在工业区，等人都下班了的时候来玩，也太离谱了。恼怒，羞愧，尴尬和无奈，齐刷刷涌上心头，深吸一口气，尽量让自己恢复甲方模样。

“下次可不可以找个更懂的人来玩？”

一边说笑，他们一边开始检查厂房墙壁的裂缝。

靠在椅背上，手里捏着纸巾，依旧

有些颤抖，给自己放个假吧。

买张机票飞中国。

室友

郭燕（澳大利亚）

Title: Roommate

Synopsis: A group of female roommates in Australia, each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goals, form a distant yet briefly connected bond through shared struggles and fleeting interactions, before life paths diverge and connections fade..

Key Words: Overseas roommate life, Emotional distance, Transient encounters

Author: Guo Yan (Australia)

我和室友是从聊情感开始认识的，刚刚搬到一处在网上选好的屋子，在澳洲，在异国他乡，寻找合适的住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四室一厅的房子，老旧简单，但是位置合适我打工的地点，还有就是房租比较适中，对于我这个边读学位边打工的人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

同屋的室友已经比我先来入住几个月几周不等，终于在客厅与厨房公用的地方见到彼此，稍微介绍了一下自己，我隔壁的小向似乎比较安静，只是说自己在读书，功课很多，貌似年纪很小；另外一个叫凯缇的说在农场打工，是假期工签类型，准备先打工满足签证要求，再看是否申请学生签证，最开朗是邹怡，她爽快地自我介绍一下自己，说已经离婚了，这次来探亲，然后直接问我的感情状态，我淡淡地说，一个人，没有空闲去进入感情。你肯定有故事，她似乎自来熟，并不在乎我的

冷淡。你也有故事，我打着哈哈，刚认识不久，似乎没有太多可以分享的内容。

是的，我们来到海外，投入一个个陌生，未知未定的未来，需要尽力获得的生存状态，其他都是浮云，邹怡缓缓地说，我有些诧异，她看上去有些老道的样子，纹过的眉毛眼线，夸张的红唇，怎么说呢，散发着尘世的杂质与市井的气息，感觉有点疏离感，不是我清高，是直觉，虽然谁也不可以貌相，而且，只是室友。

每个似乎都很忙，我除了写作业论文，就是在一家超市收银，时间似乎总是不够用，有时候连照面也打不上，偶尔在餐厅碰上谁在做饭，另外的室友就所在自己的房间里，或者是刻意岔开时间以免冲突。我和邹怡算是碰面比较多的吧，我一般是下午班，上午或者写作业，或者去学校，虽然聊天中知道了彼此年龄相差不大，她大我5岁，但可聊的话题好像也不多，所以她有

时候感慨人生的话题，让我多少对她有点刮目相看，只是她也常常早出晚归，身上总是飘着各种香水的味道。

海外的生活大家保持着各自的距离，不同的人生背景履历，曾经的沧桑伤痕，也没有太多的探究欲……哎，谁的人生坦途平和，那天邹怡看我在煲汤，凑过来没由来地寻找话茬，那么。说说你的故事？我反正在做饭，随便聊聊。也没什么，原生家庭比较冷漠，然后自己遇人不淑，丈夫出轨，不过你别跟她俩说，她搓着指甲，语气平淡，其实谁都是和自己在过，她自言自语地总结。你说的很对，我们需要自洽自渡，我也是说给自己听。貌似我们的距离有点靠近，在这寂寞的夜晚，有些温暖可以带来些许安慰。

室友们的状态其实是散淡的，相处熟悉了，也依然是有着陌生的成分，也许大家各自都忙碌，谁也不在意谁的状态，有时候房东过来，看到有些杂乱的餐厅，一边打扫一边含沙射影地数落，都是女孩子，怎么也不知道注意下公共卫生的区域，我们各自对视吐舌，毕竟有时候分工不明，各自扫下门前雪，似乎并没真的在意公共区间的卫生。邹怡似乎开始了早出晚归，她说找了份按摩店的工作，是在商业中心，没有其他，她感慨西人的生活状态，生活在今天，此刻，享受在此时，现在，她说不少人好像并没有什么高消费的能力，但是在国内我们可以随意去享受的按摩放松，在国外似乎觉得昂贵而不舍，西人就很放松，几十块一个小时，会很舍得来享受的，有时候我也在思忖这个问题，是因为汇率还是在国

外不舍得。话题有一搭没一搭，就像平淡如白开水的日子。

后来邹怡开始带男友偶尔来，也就没时间和我们闲聊了，我的打工变成了整天，也没有时间去关注其他，凯缇那天或者无意或者有意地说，邹怡在干什么，有时候带不同的男友，她的语气有些蔑视，有些欲言又止，我们也许猜到了什么，也许只是胡思乱想，他人的状态，管他人何事？凯缇说可能要搬到离农场更近一点的地方，正在找房子，我也并不吃惊，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常态。话语间邹怡回来了，她这次带了个高大壮硕的男子，大胡子，粗犷的样子，她大方地介绍了这位西人男友，似乎不是之前我见过的约翰，邹怡说他叫杰克，很常见的名字。邹怡介绍说他是开大卡的，工资挺高，我和凯缇礼貌地打了招呼。邹怡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机会，留下来，看哪位男士可以给予她，那些想要的东西，凯缇快搬走前依然不屑地说，嗯，人都有追求美好安稳的心态，只要她开心就好，我耸耸肩，说不上什么感觉。

邹怡也要搬走了，大家一起吃了顿火锅，喝了点啤酒，不胜酒力的室友，突然有点小伤感，凯缇说会努力奔向远方，争取留在澳洲，小向说不知道毕业了会怎样，顺其自然，邹怡好像有点借酒表达，她说人生苦短，要及时行乐，我看出了她的不开心，我说我们相遇是缘分，大家彼此珍惜，祝福每个人都有快乐的未来，向着目标努力吧！邹怡满脸通红，她磕磕巴巴地说，咱们保持联系，后会再聚，都在一个城市，确实后会有期。

凯缇搬走了，我们保持着微信的距离和祝愿；小向要去另外一座城市读研了，充满期待；我要答辩了。那天准备问候一下邹怡的近况，却发现，她已经把我删除了。

那条有点官方的语义：邹怡开启了朋友验证，你还不是他（她）朋友，请先发送朋友验证请求，对方验证通过后，才能聊天。

郭燕，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亚洲研究专业（硕士）。曾经出版有报告文学集《他乡明月》；短篇小说集《爱情背面》；微型小说集《错位》；散文集《澳洲随笔》、《走过四季》；并有多篇作品散见于国内外报刊杂志；现为澳洲金帆集团行政人员。

秋千椅

王若冰（澳大利亚）

Title: Swing Chair

Synopsis: An elderly woman named Handy feels lonely after her nephew Andrew leaves, reminiscing about her late husband through old photos and tending to the roses and handmade swing he once built for their dream of a large family.

Key Words: elderly longing, memory, rose, Swing Chair, solitude

Author: Wang Ruobing (Australia)

在房门将要关上的那一刻，汉迪抬头看了一眼安德鲁，沉默了几秒，最终还是冲着他的背影说：下次，你什么时候还能来？

汉迪的语气有些许迟疑。

安德鲁握着房门的手停住了，他回过头说：要是公司不忙，我尽量周末来看你。记得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请您多保重！

安德鲁说完，开了房门，走了出去。他轻轻地关上了房门。汉迪在沙发上站了起来，她颤悠悠地走到客厅的窗前，透过玻璃窗，头紧紧地贴在玻璃窗上向院子里张望。阳光明晃晃地照着院子里的山茶树，斑驳的阳光洒在满院子的花草树木间，散发着一股火辣辣的热气。她的两只手放在头部两侧的玻璃上，摸索着玻璃的表面，她能感觉烫手的热气。她就那样看着安德鲁穿过院子里的小路，打开栅栏门，一直走出去，坐上车开走了。她依旧站在窗

前望着。

过了好半天，她抬了抬脚，脚步缓慢地走回到沙发旁，她一只手握住沙发的扶手，慢慢地坐了下去。

她伸手从沙发旁边的柜子上拿起那个铁盒子，小心翼翼地打开，从里边拿出一大摞照片，她又开始一张一张地翻着，看着。当拿起一张已经发黄的黑白照片时，她把照片放到自己的眼前，戴上了眼镜，眼睛一眨不眨地看了很久。她的手轻轻地划过照片，那上边是一个青年，深邃的目光、高高的鼻梁，汉迪抚摸着照片上的脸，自言自语地说：那时的我们都很年轻，你曾经说过，我们要5个孩子，最好是三个女孩，两个儿子，可是……

汉迪的自言自语被电话铃声打断了，安德鲁打电话告诉她已经安全到家。就在她要放电话时，安德鲁说：婶，我查了一下时间安排，周五下午还可以去看你。

汉迪的脸上瞬间露出了笑容，她额头的皱纹舒展开来，她提高了声音说：好，太好了，安德鲁，谢谢你！

挂了电话之后，她的脸上还留着一抹笑意，脚步轻快地转身回到沙发上。她又开始一张一张地翻阅着照片，当拿起一张结婚照的时候，她把照片紧紧地贴在胸前，似乎在认真地感受着某种心跳一样。过了好久，才把照片移到眼前，照片上的女子穿着雪白的婚纱，站在一个青年的身边，青年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他的左手与女子的手十指相扣，两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笑容。她久久地望着照片，望着照片上青年的眼睛，又开始了自言自语：那时候的我们干什么都充满了活力……

汉迪说到这里，她张着嘴，好久也没能说下去。她将照片轻柔地翻过来，看到照片的背面有一行清秀的钢笔字：1965年2月16日，我们结婚了！

她摸着那行字，眼前浮现出他写这些字的情景：他拿着结婚照，双手捧着这张照片，一边对她说：亲爱的，我们结婚了！我们的结婚照，我应该写点什么呢？

他说得语无伦次，放下照片，走过来抱住她，在她的耳边轻轻地说：亲爱的，感谢你，我太兴奋了，感谢你成为我的妻子！

那声音，仿佛就在她的耳边，此时此刻，她感觉这句话还在她的耳边响着。她转头望向窗外，院子里，午后的阳光将玫瑰花照得打了卷，但依旧是红灿灿的。那些玫瑰，占据了院子的一半空间，现在正开得旺盛，最显眼的是

中间的一棵，已经长成了一棵玫瑰树，那上边开满了五彩的玫瑰，此时，正在阳光下，散发着让她痴迷的香气。

她将那些照片一张一张地放进铁盒子里，按照原来的顺序一一地摆放整齐，然后她盖上盒盖，放回到沙发旁的桌子上。

她拿起一根拐杖，轻轻地在地毯上挪动着脚步。

走到院子里，汉迪来到玫瑰花的中间，来到玫瑰树下。她将手中的拐杖靠到树干上，抬头看着满树的玫瑰花，用鼻子在粉色的玫瑰上闻一闻，又在紫色的花朵上抚摸一下，就像对待一个婴儿一样。然后，她就坐在玫瑰树下的秋千椅上，慢慢地荡着，清风将花香送到她的鼻子里，玫瑰树挡住了午后的热烈的阳光，只有那股特有的清香将她的全身，长久地氤氲在她周围的空气中。

她轻轻地用手摸着秋千椅的扶手，那是他亲手打造的。那时，有一次，她半夜从梦中醒来，听到了院子里有叮叮当当的声音，她还以为院子里进了小偷，下意识地推向身边，可是丈夫不在。她走到窗前，才看到院子微弱的灯光下，他正在钉着木头，听到她的喊声后，他走过来，将头伸进她打开的窗户里，轻轻说：你去睡觉，我给你做秋千椅呢。

她当时听了说：大半夜的，你发什么神经呢？都把我吵醒了！

她啪的一声关上窗户，窗玻璃震得都晃了一下，她转身回到了床上。

但是，自那以后，她就有了这张秋千椅。

此时，屋内传出了电话铃声。

她从秋千椅上起来，拿起那根拐杖，慢慢地向房内走去。

走到一半时，电话铃声已经停了。她又转头看着玫瑰树，然后又望了一眼秋千椅，那椅子还在轻轻地小幅度地摇着。

她看向另一边，耳边响起他曾经说过的话：我要在那里做5张秋千椅，到时候5个孩子一人一个，我们两个坐在这里看着他们。而那边，一直是空

着的。

她就那样站在午后炙热的阳光中。

王若冰，本名王馥莉，出版长篇小说、散文集、小小说集、短篇小说集等多部书集。其作品入选“紫罗兰精品珍藏”系列图书，《海外华人短篇小说选集》《100个让中学生感恩的故事》以及各种年度选本等，获得第九届小小说金麻雀奖等多种奖项，累计发表作品400万余字，旅居澳洲。

兵团轶事

贾虹（澳大利亚）

Title: Tales of the Corps

Synopsis: In Inner Mongolia's spring, Ye Zhan and fellow soldiers endure harsh sandstorms and grueling farm work, with Ye Zhan's blistered hands leading to a trip to Beijing with team leader Yang Lanying for seeds, a prospect that excites her greatly.

Key Words: Inner Mongolia spring, sandstorm, hard labor, homesickness, comrade support

Author: Jia Hong (Australia)

外面的天，晴得有点恍惚，太阳显得昏黄昏黄的，近处远处的天地也显得昏黄一片。

隔着玻璃窗都能听见呼啸的狂风，带着只有内蒙特有的风啸尾声，在旷野间掠过来又回旋过去。

随着风声而来的，是沙尘飞扬的土腥味，沙尘暴的味道，那细沙，也叫PM。

细细密密的沙尘可以钻透密封的窗户，把它特有的土腥味道送进来。

起风了。

内蒙古的春天，是风的季节。隔三岔五就有呼啸声传来。

那风，席地卷，昏天昏地，刮得你睁不开眼不说还可以把你的脸刮成土黄色；灌得你满嘴沙泥不说，连鼻子眼里都是黄沙！口罩根本挡不住沙尘暴的侵袭。

叶绽有一个妈妈给的纱布口罩，妈说内蒙风沙大，也许派得上用场。用场是派上了，但因为口罩全是用棉纱布做的，戴一次就被染成黄色，洗半天都洗不掉那色儿。最后干脆不戴口罩了。和大家一样，灰头土脸的模样。

那风刮得连军帽也戴不住，经常有人的帽子被风刮走，很多人帮着帽子的场景经常出现。叶绽也学班长杨兰英的样子，干脆不戴，虽然灰头土脸，但不狼狈，不想追着帽子转圈，被风耍得好尴尬。

灰头土脸回班里洗唰唰。

内蒙古虽然水资源不很丰富，但兵团的用水量是保证的，有自己专门的机井队为每一个连队打一口深井，摇水上来比较吃力，挑水回宿舍也不轻松，但保证有水洗唰唰。

沙尘暴可以让炕上铺着的塑料布

全是细沙，用炕帚一扫一堆细沙。

沙尘暴的厉害，听听都惊人。

内蒙古春天的风和沙尘暴，和它寒冷的冬天一样，是有感觉的。

春天大风一起，就是开始春耕的时候。连队为了自给自足，也要去农耕大地里种麦子，种庄稼。农耕大地离连队二十来里路，全连都出勤，只要风不把人刮走，即使沙尘，也要顶风作业。去农耕大地耕作，菜班如果没有自己必需的作业，也不例外地要跟大部队去大地里劳动。

但因为菜班的地也需要不断打理，班长杨兰英会把人员资源安排得很周密，不浪费闲置人员，菜班去大农耕地的人员是轮班的。

春耕很辛苦。

有风的时候顶风作业，没风的时候那大太阳，从不讲究春天的温情，直接把人晒得喊烫。一览无余的大地里，除了远处地平线上能够看得到的、蒸腾的地表热气，没有一根草一点绿色。内蒙古的春天有自己的个性。你想诗情画意都找不到立足点。

拢地也是个技术活儿，田垄要和团里来的耕种机大轮匹配，要量过尺寸的。

拢地锄地，很多的手都磨起了血泡，新兵更是如此。叶绽的手起了好多泡，但她没吭声。

杨兰英因为菜班的日常劳动要由她安排，她就不能经常跟连队去大地干活，班里很多事要她筹谋，在菜班的

地里时间多一些。

杨兰英不能和叶绽天天在一起，叶绽有时候是一个人跟连队去的。只要轮到跟连队出工，叶绽就去苏云班。自己的老班里。大家见了当然格外亲，偶尔也能碰见马莉萍。

那天叶绽手上的水泡破了，很痛，就戴了一副新手套。

手上的水泡破了其实是不能戴手套的。这不，手套和破了的皮粘住了，叶绽痛得拿不住铁锹。又摘不掉手套，正在无法，苏云看她磨蹭就过去探究，一看手套上都是渗出来的血，怎么了？水泡破了不能戴手套，你得去卫生室啊。

这天马莉萍也正好在，一看情况就蹭了过来，听苏云说去卫生室马上就说叶绽我陪你去。

她回头看了看大伙说：这哪是人干的活啊。

不是人干的，你吃什么？苏云没好气地呛了她一句。

那也不是人干的活。早知道来兵团也要种地，我才不报名过来呢。马莉萍没好气地嘟囔着，接着说：

叶绽，我陪你去卫生室，再下去你要感染的。

手套和手粘在一起，不但痛得钻心，也的确得去卫生室取下手套上药防感染。但十几里路回连队叶绽不想一个人回去，不认路，大旷野的，迷路就更坏事了。有个人做伴当然好，但她不愿意和马莉萍一起走。叶绽对苏云

说没事，我能熬。

马莉萍瘪了瘪嘴说，那你就受着吧，我反正要回去了，苏云，我肚子疼。

马莉萍的肚子适时地痛了起来，大声哼哼，排长彦红过来，看看她没说话，她把叶绽藏在身后的手拉出来看，手套上的血渍虽然已经干了，她知道这只是表面现象，待会儿取下手套时才真的痛呢。

她说，刚开始干活都这样，都要经过这一个过程的。

她伸出自己的手掌，那上面已经有了茧子：等你的手上以后也长出茧子了，就不会起泡了。

干活时不要把手太紧地握住铁锹把，握太紧了容易起泡。要学会借力，慢慢就会了。

起水泡了，抹些凡士林，破了后就不要戴手套，要去卫生室包扎。

你一会儿跟老杜送水的毛驴车一起回连队吧。

她看看马莉萍说：你去地头休息会儿，肚子不疼了再继续干活。

排长又对叶绽说，你要休息几天的，感染了麻烦就大了。

马莉萍那是有多不情愿啊，她对叶绽撅嘴说：你太不仗义了。

叶绽没理她。

叶绽跟着老杜的毛驴车回连队。老杜也是老农场留下来的老工人，叶绽是新兵自然知道的不多，只是一路有点奇怪，老杜让她坐在车上，自己却

步行着跟着毛驴车一路走到家。

叶绽心想，这老头太奇怪了，难道他心疼毛驴？这点小疑问，却原来是真的呢，这是后话，按下先不表。

整好菜地，就要找种子了。

杨兰英要去采购种子，县城没有种子公司，连长说就去北京采购吧，准假七天，并准她顺便回家看看。

叶绽因为手伤，经杨兰英向连长提议，连部准许一起同行去采购。当杨兰英把这个消息告诉叶绽时，叶绽兴奋得两眼闪闪放光，居然失了往日沉稳，不断问杨兰英，这是真的吗？我可以去北京了？我从来没去过北京，只在电影里见过北京，我可以和班长一起去北京了？太好了太好了。

不怕晕车了？从连部到县城，要坐汽车两个多小时呢。

不怕不怕，有班长在什么也不怕。

叶绽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把杨兰英当成了一种精神支柱。

贾虹，浙江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笔名莲动渔舟。

中国民主建国会成员、中国宁波市作家协会会员、旅居澳大利亚华文作家、悉尼雨轩诗社会员、美篇认证作家。

喜马拉雅认证主播、独立撰稿人。擅长散文（尤长随笔、人物传记）偶尔写诗，也写小说。作品散见于国内外

各报刊网络平台，有文集《泪为谁落》
《藏在这里只为找到你》《往事不随
风》。

南半球的福字

朱晓萌（澳大利亚）

Title: The Chinese Character "Fu"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Synopsis: During the 2026 Chinese New Year in Melbourne, the author created bilingual "Blessing" and "Longevity" artworks with English annotations and childlike drawings, bringing cross-cultural Spring Festival warmth to both Chinese and non-Chinese elderly in a local nursing home.

Key Words: Chinese New Year, cross-cultural warmth, red paper blessings, longevity, multicultural joy

Author: Zhu Xiaomeng (Australia)

2026 年的丙午新春，踏着暖风飞进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墨尔本。北国正是寒风飞雪、辞旧迎新之时，此地艳阳铺洒，中国红轻抚着街头巷陌，合着浓彩的喜庆，便酿出独一份温柔动人的模样。

春节前夕，常在 Uniting Age Well Box Hill 养老院做义工的文友海伦邀约我，一同去养老院，为华人长者书写挥春、赠送福字。这是我第一次在澳洲养老院提笔贺岁，心中满是期待。提前数日，我备好大红宣纸，伏案研磨，静心写下十几幅新春挥春，字字工整，句句纳福，把满满的中式年味凝于纸上。

入夜，望着案头成片的红纸，我和先生说起次日的公益之行。端详笔下意蕴绵长的汉字，一个念头忽然涌上心头：年味不分国界，养老院除了华裔长辈，还有许多非华裔长者，只让华人

长者独享新春意趣未免遗憾。何不打破语言隔阂，让中式祝福被不同肤色的长者一同收藏？

一念至此，便有了新意。我蘸金墨落纸，写出饱满周正的“福”，又想到院中长者年事已高，加写雍容厚重的“寿”。两个金字下方，请先生用手写体标注英文：福配 Blessing，寿配 Longevity。一枚金字一行英文，传统笔墨搭配西式寄语，古今相融，中西相映，看着格外妥帖暖心。

常说人到老来恰似老孩童，也正因这份童心，为添灵动气息，我又添绘童趣小品：一朵盛放的小花、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一张弯眼含笑的小太阳，旁缀简短英文祝词。寥寥几笔，朴素鲜活，原本寻常的福寿红纸，化作承载跨洋善意的小小信物。

次日上午，盛夏的艳阳高悬天际，

活动室里满堂喜气。当日恰逢养老院华人华文学习课，我与先生随同海伦携红纸前往。铺开笔墨，金墨映着天光闪闪发亮，我俩不停伏案，汗流满面，内心却满是欢喜。院里但凡能握笔、有兴致的华人长者尽数受邀提笔，一同写福书春，一室欢声笑语。众人见到双语搭配的鎏金福寿，连连称赞，络绎不绝地请我写金“寿”字。在漂泊半生的老人心里，福寿双全便是此生最恳切的祈愿。一纸墨香，稍稍抚平了他们寄居海外的乡愁与孤寂。

活动圆满结束，一张张独一无二的新春福寿作品让华裔长者们满心欢喜，他们将挥春、鎏金福寿郑重贴在房门上、卧室里。一抹抹热烈的中国红，点缀在盛夏的澳洲养老院里，驱散了旅居异乡的清冷，满是浓浓年味。海伦和其他义工贴心接力，将一幅幅带着金墨祝福、手绘暖意的新春作品，逐一送至非华裔长者的房间，让异国老

人也能邂逅中国新春浪漫。长者们格外珍爱这份特别的礼物，有的贴在床头，有的夹入藏书，把遥远的东方祝福悄悄珍藏在心间。

南半球没有飞雪迎春，唯有金墨携着福气款款而来。年味翻过山海、跨过语言，栖在一张张红纸之上，静静温暖每一个异乡晨梦。

朱晓萌，笔名小草，上海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二级心理咨询师，现旅居澳大利亚墨尔本。现任澳洲华人作家节秘书长、维州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常年深耕华文创作与海外华文公益，散文、小说散见澳洲本土报刊；作品曾获全国抗疫诗书画大赛散文诗二等奖，童诗入编《世界华语童谣童诗精品选》。

狗狗巡逻队

道明（澳大利亚）

Title: PAW Patrol

Synopsis: Daniel, a homeless gambler in Melbourne, finds an unexpected connection with a disabled seagull after losing everything to gambling, eventually regaining purpose through their bond while resuming his street singing.

Key Words: Gambling downfall, despair, redemption, compassion, seagull/pigeon

Author: Daoming (Australia)

Daniel 是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不抽烟也不喝酒，但是他喜欢赌博。俗话说十赌九输，可是只要偶尔赢一次大的，他特别兴奋，那种多巴胺上头的快感难以言喻，以前的挫折感立刻烟消云散。他之前有个房车，还有一个女朋友。后来他卖掉房车在赌场大战一个通宵，刚开始连本带利的好运气被他挥霍得一干二净，一夜回到解放前。女朋友看到他整天颓废沮丧的样子，赶紧离开了他，生怕他气急败坏将她也抵押给赌场换取筹码。

Daniel 成为赌徒后，无心工作，辞职后天天梦想一夜暴富，最常说的口头禅就是“富贵险中求”。夏天最喜欢穿的白色 T 恤衫印着几行大字：“如果不能一夜暴富，两夜也行，三更半夜也能接受。”每次领到杯水车薪的政府救济金，就去墨尔本的皇冠赌场挥霍一空，他不是“月光族”，而是“周光族”。他虽然一无所有，可是没脸找父母接济，只好选择露宿街头。他

有一副好嗓子，喜欢摇滚乐，会弹电吉他，为了挣钱解决赌瘾，他选择做个街头卖唱艺人。他最拿手的歌曲是《一无所有》，每次在 City 唱这首歌的时候，想到女朋友无情地弃他而去，自己赌博输得一无所有，就声泪俱下地唱道：“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噢……你何时跟我走，噢……你何时跟我走……”。旁边的游客和行人虽然听不懂中文，可是听到他沙哑的声音且见他唱得如此动情投入，也不免动容，给他投掷几枚硬币，有的华人偶尔扔给他几张纸钞。

今年的冬天来得早，Daniel 不小心染了风寒而感冒，暂时无法唱歌了。可是他总要吃饭的，他知道联邦广场的游客和行人多，乞讨会有更多的收获，可是他不得已才会去那里，因为经常会遇到驱逐的警察和乞丐。这里的乞丐都是有自己的活动乞讨区域的，

不得随便到别的区域乞讨，否则也会遭到别的乞丐的驱赶甚至发生打架斗殴和伤亡。Daniel 深知由卖唱艺人沦落到纯粹的乞丐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完全地出卖尊严、低头乞讨，获得的钱不仅比卖唱艺人少很多，而且心情低落，不时还有警察的驱赶，可是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冒险去联邦广场混口饭吃。

今天一早，寒风凛冽，夹杂着小雨，临近中午时分，雨停风驻了。几个流浪汉像往常一样懒洋洋地上班了，他们陆续找个遮雨的地方摆个摊，有的惬意地抽烟，打量着来往的行人和游客，不时打个招呼。Daniel 不敢和他们抢占好地方，担心发生冲突，好在下午就转晴了。他穿着破旧的黑色棉衣，找个不显眼的露天地方摆个摊，一边咳嗽，一边哆嗦着从大衣里摸出几个自制的窝窝头。他蜷缩在角落里一边吃窝窝头，一边复盘昨夜皇冠赌场的 21 点，品味着先赢后输，从巅峰坠落谷底的兴奋而又复杂的沮丧心情。冬日的暖阳出来了，阳光照在他的身上，驱散了他沮丧的心情。忽然一只海鸥落在他的面前，冲他“咕咕”叫了几声。Daniel 定睛一看，这是一只残疾海鸥，尽管少了一只脚，但是它一蹦一蹦地向周围的流浪汉乞食，有一个流浪汉向它扔烟头，它吓得赶紧到 Daniel 摊前躲避。Daniel 觉得它和自己一样可怜，不但到处乞讨流浪还受欺负，神情中充满了怜悯。他将一部分窝窝头捏碎，撒在它周围。这只残疾海鸥虽然没有见过窝窝头渣滓，可是它低头啄食后觉得味道不错，抬头看看 Daniel，

眼神中充满了感激之情。然而还不到一分钟，它还没有吃饱，其他海鸥就蜂拥而至，顷刻间就吃光了地上的窝窝头渣滓，抬头看着 Daniel，想分享他手头最后一个窝窝头，因为面包渣子经常吃，可是它们是头一次吃窝窝头，觉得非常美味，一直冲 Daniel “咕咕”叫着。Daniel 头一次遇到这样的大场面，正在犹豫是否和这些海鸥分享窝窝头，一只强壮的海鸥忽然腾空而起去啄食他手中的窝窝头，然后其他海鸥蜂拥而至，瞬间 Daniel 的额头和上半身被海鸥们团团围住，让其躲闪不及而无力驱赶。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几只大狗突然间冲上来驱赶海鸥，吓得海鸥们疯狂逃窜，Daniel 也被吓坏了，面对走过来的安保人员，以为是指使狗狗驱赶流浪汉，吓出一身冷汗。那只残疾海鸥眼看无处可躲，只好钻到 Daniel 怀里，发出可怜的“咕咕”的叫声。眼尖的狗狗冲这只海鸥“汪汪”之叫，就等主人发出通缉令，就地正法这只海鸥。其中一个安保人员看起来心情不错，向他解释道：“我们是狗狗巡逻队，从这个月开始每天带经过专业训练的牧羊犬在联邦广场巡逻，驱赶从人类手里夺食的海鸥，不是驱赶乞丐和流浪汉的。”Daniel 悬着的心放下了，如释重负道：“这些狗狗真的吓我一跳，你们能放过这只残疾海鸥吗？”安保人员看看这只受惊可怜的海鸥，点点头，没说什么，牵走了牧羊犬，继续在联邦广场徘徊巡逻。Daniel 在担惊受怕中熬过了这一天，因为没有警察驱赶，也没有乞丐和他抢地盘。

过了一周，Daniel 的感冒好了，他又重操旧业，继续卖唱，只是这一次他不再一无所有，每次当他唱《一无所有》的时候，都有一只鸽子站在他的肩头，流浪的心终于找到了唯一的寄托，因为有一只鸽子知道他并不是一无所有，他有一颗慈悲怜悯之心，为它找到了好的归宿。

道明，本名肖辉，2004 年来澳大利亚墨尔本留学，在 Monash 大学取得会计硕士学位，现定居墨尔本。爱好游泳、打网球、下围棋和文学创作，笔名夕阳红和道明，曾于 2023 年 9 月在新西兰新中经贸文化交流协会举办的第三届《梦想中秋》征文比赛中获得优秀奖及荣誉证书。目前是澳洲华文微型小说学会的会员，积极从事微型小说创作，在该学会微型小说文集被录取了多篇文章。

海誓山盟的婚礼

胡海伦（澳大利亚）

Title: A Wedding Vow as Enduring as The Sea and Mountains

Synopsis: A professor, initially hindered by knee pain, attends her students' wedding at a coastal resort after a chance meeting with a Chinese orthopedic doctor—who turns out to be the bride's father—cures her, allowing her to witness the couple's love story she helped nurture.

Key Words: wedding, gratitude, Chinese medicine, fate, sea and mountains

Author: Helen Hu (Australia)

收到学生张昊和石小月结婚请帖：“我俩谨定5月8日上午11点在碧吉度假村举行婚礼，诚邀您攀登九十九级石梯，直到山顶俯瞰大海的平台，见证我们的海誓山盟。”还有一行手写：“苏教授，您是我俩的恩师和爱情的见证人，请一定光临！”我脑海中出现英俊高大的昊，他刚上我课时跟不上，小月却是班中顶尖。昊暗恋她，却觉得望尘莫及。我见到昊望着小月涨红的脸，就对昊说，你跟不上课可不行，为什么不让小月帮助你？要有勇气向她开口啊！我又对小月说，张昊对课程理解慢，你在课后最好抽空帮他。结果我看到他俩经常在一起自修。渐渐地张昊在课上主动问问题，容光焕发。到毕业时，张昊居然成绩名列前茅，和小月不相上下。毕业后，他俩都找到了好工作。还收获了爱情！

看着请帖，我禁不住苦笑：“我这

红肿的膝盖关节，怎能旅行，那九十九级石梯，更是望而生畏啊！”我马上回电邮给张昊，祝贺他们百年好合，并抱歉地说，因膝盖问题，不能出席婚礼。两分钟后，他答复：“恩师，我和小月等着您！无论您是否能来，我们都为您订着房间，只有您的到来，我们的婚礼才十全十美！”

我真是进退两难，终于订了机票，心想去祝贺一下，九十九级石梯就不上了。

5月6日上午，飞机在汉密尔顿机场着陆，走到“碧吉度假村”柜台，一位英俊小伙，为我办理入住。另一位漂亮的小姐，领我上碧吉岛的快艇，50分钟后，快艇靠岸，我被热情地扶上了电瓶车，车子停在花丛中的29号房。用完午餐，我拖着肿胀的膝盖，步履蹒跚地走出餐厅，遇见一位60多岁的华人男士，我们互道一声：“你好！”他笑

着对我说：“我看你的腿不好。”我答道：“我两个膝盖都肿痛，影响走路。”他马上自我介绍道：“我是骨科中医，你不介意的话，我来帮你看看。”我心想：“在遥远的昆省，竟遇上华人骨科中医，真是造化啊！”脸上却十分怜持。他很善解人意，笑着说：“你就坐在这沙滩椅上等我，我去房间拿点药回来。”我躺在椅子上，放眼望去，是蔚蓝的海和远处的岛屿，竟忘记了膝盖，沉浸在大自然中。身后有脚步声，中医师拿着一瓶药水和一袋棉花球走来，我轻轻地卷起裤腿，露出两个肿胀的膝盖，他用棉花球蘸取那像碘酒黄色的药水，慢慢地涂抹在上面，刹那间，血和水像汗珠一样从皮肤的毛孔中渗出，他用棉花擦干，顿时，我的膝盖消肿了！两腿走路轻如羽毛！我叫道：“您真神奇，没有动刀，浓血水都出来了，我的腿一下轻松了！太感谢您了！”他也十分高兴：“不要谢我，要谢就谢我们祖国的中医文化遗产！”说完，就和我道别了。

5月8日上午，阳光明媚，我的双腿像装了弹簧那样轻松自如，九十九级石梯简直不在话下，半小时就到了山顶。举目远眺，那如丝缎般的大海，向我闪耀着透心的蔚蓝色，正在陶醉中，小月和张昊已将我拥抱在一起：“苏教授，您终于来了，我们太幸福了！”

11点，伴随着婚礼进行曲，新娘挽着父亲走到俯瞰大海的平台前，我定睛一看，新娘的爸爸竟然就是那位中医！看着父亲将女儿交给新郎，我的眼睛湿润了，这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他们对我激动地说：“苏教授，没有您，

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我们从此同心共走人生路！”我的双眼浸满了激动的泪水，将视线转向新娘的父亲：“是这位中医师，治愈了我的腿，使我能见证这美好的一刻！”掌声音乐声响起，新人翩翩起舞，小月有着芭蕾功底的优美舞姿，感染了大家，宾客们纷纷和着欢快的音乐起舞，中医师彬彬有礼地请我跳舞，我们边舞边轻轻地交谈，他说：“您能想象小月出生时两腿有长短的先天缺陷吗？我用家传的中医骨科秘技，不但矫正了腿的问题，还帮她圆了跳芭蕾舞的梦！我们石家世代传承的中医骨科技能，我将在有生之年无私地传给我的学生和小月的孩子。”我笑道：“石医生，这不是又一个‘海誓山盟’吗！”

胡海伦（Helen Hu），上海人。热爱阅读写作。大学主修外贸英语，在上海从事进口五年。来澳读研究生后，转战服装进口二十年。也曾涉足房地产五年。热爱旅行，足迹遍及30多个国家。人生路上，遇到许多有趣的人和事，为此用中英语记录成文，著书《其味无穷》《遍历五大洲四海风云》。文章多次得到澳洲杂志优秀奖。微型小说《离合》荣获世界华文微型小说优秀奖，并登载在几家杂志上。六篇游记登在北美《世界日报》。

别墅街区的奇案

易安（澳大利亚）

Title: The Curious Case in the Villa District

Synopsis: A radio announcer and residents in a villa district investigate a mysterious series of car tire slashings, eventually discovering the culprit is a stray black dog through a home video camera, leading to the dog being sent to an animal shelter.

Key Words: Mystery, confusion, tire vandalism, black dog, neighborhood

Author: Yi'an (Australia)

电台播音员阿曼达每天都坚持沿水边步行街晨跑。晨跑不但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欣赏到日出时海浪拍打岩石的美景，以及沿路现代豪宅与经典维多利亚风格建筑。其实，她的晨跑也把她自己镶嵌在风景里。

不过这几天，她每天不但收集大好春光的景色，还像业余记者那样捷足先登地撞上奇怪的新闻。这不，她在回到街道深处的别墅区时，又听到同样的新闻。今天轮到住在3号的马克教授来爆料了。他指着他那停在车道上的红色马自达，对迎面小跑过来的阿曼达说，他的车，轮胎也遭殃了。阿曼达停下脚步，以一个记者的架势查看着这个轮胎，果然，跟前些天会计斯蒂芬的银色宝马和文蒂律师的白色路虎车一样，轮胎被暴力破坏，就像被斧头砍，尖刀扎过一样，破了一大块。看看周围水泥地，很干净，看不到鞋印。就算有，也早就被路过的其他鞋印覆盖了。自从学校放假以来，这一带就时

不时地发生这样的案件。这一带的住户都是有着体面工作的体面人家，孩子们的家庭教育应该也都是不错的。他们的学校也都是排前的。发生这样的事确实令人不解。阿曼达说，我们今天该报警了。马克说，估计报警也没什么效果。是的，什么线索都没有，要破案确实很难。不过总不能由着它发展下去。有警察介入总比没有警察介入要有力量一些。起码警察有验指纹、脚印等技术。两人的讨论，把周围的邻居吸引过来。大家围着马克的车，你一言我一句地谈开了。“一定是那些顽童的恶作剧！”“估计是其他地方的顽童流窜到这里来的。”“如果能抓到，非得好好教育一顿。”“也有可能是轮胎店或汽车维修店的不良商家所为，可以增加他们的客户。”“这样做生意一定不得好报。”屋主协会的经理、物理学家皮特过来了。大家把目光投向他，希望他能出个主意。他检验了一下马克的车胎，慢条斯理地谈起他的

看法。他说既然这么多车受害，而且还在继续，这个案子应该可以算一个奇案了。当然应该在警察局备案。不过也不能完全依赖警察。大家回去警觉一点，发现有什么可疑之处就互相通气。我们大家都担当侦探的角色，不怕这个坏蛋不露马脚。

阿曼达觉得这个案子太离奇了。一时心血来潮，她真的担当起记者的角色，给电台写了一篇报道。电台就把这个诡异的奇案播放出来了。于是那些真正的记者们，加上一些好奇的人们，都到这个别墅区来围观了。警察当然也来了，访问了几个居民，做了笔录，拍了几张照片，拿走一些车胎碎片。后来居民们被告知，他们在这些车胎碎片上找不到指纹。

案件还在继续。几乎这一带的私家车都遭到强暴。当地居民不敢把车停在车库之外了。可一些陌生的车或一些临时停车过夜的也有不断“中奖”被袭的。警察派来一辆警车，两个警察在警车里守了两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那些围观的记者也自愿连夜监控，也一无所获。马克说，也许，我们这个地区的居民出钱雇佣两个巡夜保安就可以避免私家车被袭击。文蒂说，这样一来可就无法抓住打砸犯，维持社会

治安了。斯蒂芬说，有可能雇来的巡夜保安只是把这些打砸犯推向别的区域。

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和监控录像这些高科技的侦探、破案工具。不过普通照相机、录像机还是有的。皮特在家里给儿子过生日正在使用录像机，忽然想起，何不把录像机固定在阳台上，镜头对着这一段街道，对着在这条街道上过夜的车辆，让录像机在人们睡觉时工作，借着街边的路灯，看看究竟是何方恶魔在捣鬼。

两夜过去了，录像机什么也没录到。阿曼达说，这家伙太狡猾。斯蒂芬说，也许不知道什么惊动了他。文蒂说，他本来就是隔三岔五出来作案的，没有什么规律。我们大家都应该保持耐心。皮特没有灰心，继续设置。第三夜终于录到了。他把大家召集过来，要报告重要发现。

结果公布，把大家都笑弯了腰。原来，这只作恶多端的家伙竟然是一只狗，黑色的狗。后来，终于把这只狗找到了，是只流浪狗！没有送警察局，而是送去了 RSPCA，澳洲的宠物之家。

报纸上又出现了对这个故事的报道，完整版的故事！

景明春和

陈立柱（澳大利亚）

Title: Clear Scenery and Mild Spring

Synopsis: A man reunites with his older colleague and his wife after 13 years, sharing drinks and bittersweet conversation about their past happiness, impending moving due to urban planning, before waking to the sad reality of the wife's recent death.

Key Words: Friendship, nostalgia, loss, peach tree, relocation

Author: Chen Lizhu (Australia)

景明长我八岁，是一条东北汉子，却生得儒雅气质。算来：我们共事十八年有余，我视同他为兄长。

后来我远走他乡，十三年没有机会见面，过年时在微信上算是联系。

这年的三月十六日，我提酒探望景兄。给我开门的是嫂子，她显得比我还惊讶、激动！

“你？你！是你。小明：小明你快来看呀！你兄弟这不是来啦吗！”嫂子喜出望外地说。

嫂子名：春和，比景兄大两岁，朝鲜族。他们是同乡、同窗、同被一个企业所录用。他们婚后生育一男一女，在那个年代是人间少有的幸福。如今，他们年龄已高，共守余生。

不免寒暄，酒肉上桌，那是，必需的！

“兄弟：你们过得都挺好的吧！”

“都挺好的”。

“你嫂子时不时地提起你们，挺好，挺好就好！故乡、他乡都是客，安心便是家乡。来：再干一杯！”景兄说。

我问：“我觉得，这房间里怎么会显得有些空空的？”我疑惑。

“嗨！别提啦！这事真闹心，这不，今天一大早就有人上门催促：说，这地有新规划，让我们快点搬家！所以……”。嫂子一脸不情愿。

“你嫂子是舍不得这地方，说这里的环境看对了心事，买菜也顺脚，这不，连空气都觉得散发着些许的甜，窗前的桃树就要开花啦……”。

“哎哟！你看我这记性？忘了给兄弟拍个黄瓜啦！怎么能少这道下酒菜！我这就去。”嫂子放下筷子，借机岔开话题。

“这都几点啦！还不起来吃饭！”

妻子推醒了我。

我不禁哽咽、泪湿眼眶……

我放嘴里一口凉菜……

“时间过得太快，一晃，嫂子去世一个多月了……” 妻子表情神伤，一声叹息。

后记：嫂子网名：春和景明。它已
追随主人安息了！

遗物

何玉琴（澳大利亚）

Title: Relics

Synopsis: The story explores a disabled man's attempt to help his famous doctor brother, an advocate for euthanasia, confront his fear of death, while uncovering their mother's accidental death and the brother's role in using it to promote his euthanasia campaign.

Key Words: Euthanasia Dilemma, Contrasting Survival, Ant Metaphor

Author: He Yuqin (Australia)

伯安来见童乐时，童乐正在青丘山下看蚂蚁积粮——两只英武的蟋蟀打架，一死一伤。伤者蹒跚离去，死者被蚂蚁搬回蚁巢——便头也不回地对门童说，让他回去。门童不搭理，也不走。

又卡壳了？童乐叹了口气，站起身，跟着门童往山门走。

门童是母亲用了多年的。童乐并不穷，他完全买得起新版的 AI 门童，但他选择用它，一为念想，二是想借助它的记忆来还原母亲的生活，体会母亲走到人生尽头的艰难，因为他想不明白，一向崇尚自然终结的母亲为什么选择了安乐死？

他查看过门童的访客记录，发现母亲活着的最后三年，那位被她视若神明的长子，竟未踏进过她的家门一次。至于他最后一次去看她是什么时候，童乐无从知晓，因为门童的记忆只有三年。

童乐打开山门时，看到伯安趴在门槛上，像个不成形状的包裹。听到响声，他摇摇晃晃站起来，往童乐身上倚过来、倒下去。

童乐有些不知所措，他与长兄已多年不来往，不是不想，是没法聊到一块。

伯安天生俊朗，聪慧过人，而立之年便成为蓬莱国名医、公知，坐拥粉丝无数，言论影响朝野。安乐死的合法化就是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实现的。

童乐正相反。一个早产儿，体质羸弱，偏又爱哭闹。张着无牙的大嘴，皱着鼻子和眉头哭得死去活来，夜里听着，疼人得很。及至上学，脑如木鱼，读了今天的忘了昨天的，被同学嘲笑、老师责难，好不烦人。中学又得一怪病：左边机体停止生长，右边却一路青葱。成年后，口鼻身子皆歪，老要往左边死冲的样子。偶尔还痉挛，痛得缩成一团满地打滚，口水鼻涕沾着尘土抹得脸

上衣服上全是。别人看着不忍，扔下一句：不如死了算了。

可童乐不想死。他是怕疼，但更怕死。所以每当怪病发作周身疼痛时，他心里是满足的，还朗声说：“我还懂痛，没死！”语气里充满了别人无法理解的惊喜和欢乐。

伯安最恨他的就是这点——贪生怕死！

“贪生怕死”便成了童乐的标签，让伯安觉得有辱门庭，妈妈听见也皱起眉头。

“乐弟救我”，这是伯安醒来后的第一句话，他抓着弟弟的瘸腿，喘着气。

我又不是医生，怎么救？童乐想。

“让我住下吧，我也想活。多活两个月、两天，哪怕两个小时，也好。你，得帮我。”

童乐已经很久不问世事了。上了网，才知道伯安得的是绝症，会诊结果最多能活六个月。三个月前，他在粉丝直播见证下从容签下了安乐死声明，执行日期就在本月底。

声明是你自己签的，你撤销就是。

“法案是我推动的，我没有理由不践行。而且，”他顿了顿，痛苦地说：“大家都希望我这样做。”

“‘大家’是谁？为什么你要听他们的？法律条文的生成是为了执法有依据，哪有说立法的人都要‘以身试法’

的？”童乐觉得伯安的想法不可思议。想起山下的景观，蝼蚁虽小且活得艰辛，但是它们执着而坚韧，从侏罗纪活到了现在。童乐有些同情长兄，遂匿名在网上留了个帖子，呼吁伯安放弃人工安乐死，接受自然的召唤。

帖子一出，瞬间炸锅。伯安的粉丝群起而喷，把童乐骂得臭比茅坑。他们还挖出他的老底，把他身体的残疾和“贪生怕死”的照片一起晒了出来。

童乐虽然生气，但他没有时间跟他们纠缠。他说服长兄面对内心，撤回了安乐死的声明。粉丝狂怒，调转枪头直击伯安，扬言要“找到他、撕了他”。童乐干脆关闭家中网络，让一切复归沉寂。

月底，伯安还是辞世了。他的脸上没了恐惧，只有对兄弟的依恋，他握着童乐的手说：“我还是得走，不是为了那个声明，只因母亲已在桥边等我。”

清理长兄遗物时，童乐发现一个芯片。他试了家里不同年代的电脑，系统都显示“无法识别”。正不知如何处置，日光照到原本无痕的芯片底版，反射出一串字符。是门童的人工智能代码？

他召回门童、更换芯片。三年前的记忆清晰回放。他看到长兄无数次和母亲愉快地交谈、晚餐……最后一次吵了起来，母亲是抹着泪回屋的。

遗物里还有日志，长兄记录了他的所做所思所感。他曾为“复活”病人锲而不舍、为成功地让百岁植物人“活

着”而骄傲。后面更多的却是对这些“努力”和“成就”的质疑和思考：

“管子从身体各个方向长出来，她看起来像网络集成器。”

“他终于熬干了最后一滴水分，‘活’成了一具木乃伊。”

“如果他心智还在，知道自己丑陋的模样把孙子吓出了病，他愿意维持这种‘活着’吗？”

“是他们想要的吗？还是我们强加给他们的？”

.....

日志里还记录了为了给病人赢得“生命的尊严”和“死亡的自由”，他如何艰难地推动安乐死的立法的。

在伯安的日记里，童乐还发现，母亲的死其实是个意外。失去长子的理解和关爱，又追悔于对愚笨多病的幼子的疏远和漠不关心，母亲晚年孤独

抑郁失眠，需要依靠药物才能得到适当的休息。那晚，她错把安眠药当成保健品吃了，过量身亡。媒体把意外当作“安排”来炒作。伯安知道事情的真相，却选择了沉默，有意纵容媒体，让母亲成为他推动安乐死法案的忠实粉丝和践行者。

何玉琴，澳大利亚华文作家协会理事，澳大利亚新州华文作家协会会刊《南极光》主编。生于广东省翁源县，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现居坎培拉。作品散见于中国大陆、澳大利亚、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媒体，入选若干选本。先后为《澳洲新快报》《宝安日报》《长沙晚报》撰写专栏。出版长篇小说《人生400度》和中短篇小说集《永远的油桐树》。

苗圃风波

骆晓戈（美国）

Title: Nursery Turmoil

Synopsis: Set during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this narrative follows the Le family's hardships in a nursery where they are sent for "reeducation," focusing on daily struggles, surveillance, and the lasting emotional scars of political persecution despite eventual right the wrong.

Key Words: Cultural Revolution suffering, family trauma, Ganyu's kindness, political persecution, lingering shadow

Author: Luo Xiaoge (United States)

苗圃地处马栏山，在星城东郊，现在是全球华人网红的电视台所在地，当年，这里是山连着山，大王岭是个制高点，下面有解放军的营地，乐雨一家属于文革挨整对象，被发配来苗圃劳动改造。

苗圃的宿舍到底是住满了，还是没有住满呢？反正乐雨一家被安排住在一处苗圃育苗的实验屋场，屋梁是竹子搭的，随时有倒塌的危险。

星城黄梅雨季，一连好多天下大雨时，爸爸带着孩子们躺在床上看着墙体一块一块变湿，这时乐雨爸对儿子乐雨说，“你睡张姨家去吧，这屋塌了，我和他们一起死，他们指对面住一户监视乐雨家的巫老倌。”然而此话有人举报。要乐雨的父亲交代与张姨是什么关系？那年头，揭发一个人的男女关系，是致命的软肋。

巫老倌是乐雨一家在苗圃住的邻居，说是邻居，又说是组织上派来监视乐雨一家的。

乐雨当年念小学，每天放学回来，按苗圃规定，必须背出新张贴的大字报上有关批判父亲的内容，背完批判老爸的大字报才能吃饭，他每天一大早起床，早餐匆匆忙忙，走很远的山路上学，一上午的四节课，回家已经是饥肠辘辘，小学生阶段正是吃长饭的时候。这时往往饿得心慌，直冒虚汗，而且食堂的饭菜已经凉了，并且所剩无几。还要背大字报才能吃饭。食堂的甘姨动了恻隐之心，主动给乐雨留一份饭菜在蒸笼里。乐雨爸和乐雨当然是很感激甘姨的。

背诵批判父亲的大字报，在众多的白眼和歧视的目光下成长，天天困扰的问题是吃饭。记得乐雨大姐乐雪

在建设兵团当知青，春节休探亲假，从农场回到星城，看到弟弟已经活脱一个乡下孩子的模样，有一双忧郁的眼睛。

甘姨往往趁着没开饭，将饭菜装在一个碗留下来。

然而这件事情没有瞒过巫老倌。

小孩子当然不知道，巫老倌天天盯梢，居然看出一些破绽。

那时候，乐雨妈妈的单位整体搬迁到潭州，从乐雨上中学开始，乐雨妈妈就是周一上班到周五住在潭州，周末才回家一次。

乐雨父亲在苗圃干了几年体力活后，调到食堂做采购。在苗圃有蔬菜班自己种菜，食堂采购员每天骑着自行车到马王堆农贸市场采购各类肉食水产，当时这些食材短缺，每家要凭票供应。

食堂的甘姨是出纳，负责每天食堂记账。这样的一来二去，加上甘姨主动关照乐雨弟妹的午餐，父亲自然对她有好感。而乐雨母亲又常年不在家，甘姨渐渐上乐雨家帮忙料理家务，打扫卫生，打理孩子的起居日常生活。

在苗圃，乐雨爸爸是从城里下放来的“改造对象”，苗圃的女工，多半是从附近农场农村招来的，她们反倒觉得这些城里的“改造对象”有文化。男人还都带着孩子干家务，她们凭空多出几分慈悲心。

这样甘姨出进乐雨家多了，巫老倌便盯上了。

这一日甘姨走进乐雨家，居然被埋伏对面的邻居巫老倌吆喝四面埋伏的民兵一齐进屋来捉人。

苗圃立马大喇叭声四处响起，下午开批斗会，勒令乐雨弟弟必须停课参加批斗会。

乐雨弟弟记得十分清楚，当时苗圃的民兵通知他下午不得去上学，必须参加父亲的批斗会，弟弟那时读小学，他十分恐慌，至今还觉得惊讶的是，父亲挨斗，甘姨陪斗，她态度从容，不回避，也不慌张，甘姨的老公衣袖直勒，直喊他要冲上台打人，要请组织上处分乐雨爸，调离工作，甘姨却大大方方地面对台下黑压压的人群，要调工作，就两个人一起调走。奇怪的是甘姨说话声音很平静，说完，闹哄哄的会场安静了。开完批斗会，苗圃这桩公案再也没有了下文，该出工的出工，该当官的当官，乐雨老爸还是在食堂采购，甘姨还是食堂出纳，该干嘛的干嘛，像啥事都没发生。

甘姨，现在还活着，弟弟说，他一点都不记恨甘姨，反倒是很感激她的关照。

乐雨老爸直到平反，恢复职务，安排到星城市园林局，退休后还返聘在绿化协会做了十年城市园林绿化。可以说他“文革”下放后再也没有离开种树和园林绿化，乐雨在家中清理老爸遗物时，在书柜看到他积攒不少园林方面的大学教材。他在九十岁时，写《自度曲·九十抒怀》肯定他的一生做了三件事，扛枪救国，写诗，种树苗。几十年的忍辱负重一字未提。

是的，乐雨父亲母亲“文革”后都平反，补发工资，恢复名誉和待遇，而他们孩子的童年和青春呢？还有家庭内部的撕裂呢，苗圃风波给乐雨父母，父母与孩子之间埋下了巨大的阴影。一到逢年过节，乐雨就到姑妈家聚餐。他不愿意面对家庭团聚。害怕父亲和母亲的对视和质问。

几十年过去了，父亲去世后，母亲几次跟乐雨提到父亲在苗圃出了问题。看来，乐雨母亲对此还耿耿于怀。不过，

每次乐雨带着母亲乘车在星城的大街穿行时，母亲总是指着车窗外一排排的银杏树说，这是你爸爸当年种下的。

骆晓戈，作家，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湖南工商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兼任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湖南省作家协会理事。出版诗歌、散文，小说多部。现定居美国。

珍珍的国旗

陈九（美国）

Title: Zhenzhen's National Flag

Synopsis: Five Chinese female students at a small Maine college fight to have the Chinese flag raised at the annual International Street Fair, with one undertaking a nine-hour round trip to retrieve a flag, ensuring they stand united under it for a group photo.

Key Words: Chinese students, national pride, Chinese flag, perseverance, cultural event

Author: Chen Jiu (United States)

珍珍读研的学校坐落在缅因州一座小镇。学校不大却以众多国际留学生闻名。今年来的中国留学生一共五位，全是女生，名副其实五朵金花。五个姑娘萍水相逢，亲如一家人。

学校每年春天搞一次隆重的国际街坊节。趁春暖花开在小镇主要街道广场上，让各国来的师生，穿上民族服装载歌载舞在当街摆摊儿，卖自己国家的食物和工艺品。到那天，各界名流还有附近的男女老幼都会来凑热闹，欢歌笑语吃喝玩乐，把整条街，整座小镇翻个底儿朝天。

一听搞街坊节，五朵金花耐不住好奇，头天就跑出去看活动的准备情况。这是她们第一次参加街坊节，想来个穿旗袍炸春卷外加毛笔字，够中国吧？把老美的名字翻成中文写在彩色纸上，五毛钱一份，春卷也五毛，儿童免费。几个姑娘踌躇满志正在兴头上，

突然有人说，好像没看到中国国旗？

广场上空飘满各国国旗，她们一面面数过，汤加的，吉布提的，摩尔多瓦的，就没中国的，怎么回事？大家万分疑惑地问这个问那个，一位路过的女生告诉她们，她读书五年，从未见过中国国旗。什么，怎么会这样？

姑娘们懵了，她们从未感到国旗对自己竟如此重要！有人说咱别摆摊儿了，让人家笑话。是啊，别人问怎么说呀？珍珍的脸涨得通红，她说凭什么不参加，现在我就找校长当面问清楚。找校长？珍珍拔腿欲行。等等我们，咱们一块儿。碧草蓝天，午后斜阳映着姑娘们匆匆的背影。

美国的大学校长往往是智慧与信誉的象征。即便如此，这位白发苍苍的校长先生面对为何偏偏没中国国旗的提问，还是显得窘迫。是吗，我了解一下，会尽快答复你们。好，珍珍说，明

天就是街坊节，我们只好就在这儿等答复了。

说着五朵金花走出办公室，在门前的草坪坐下来。天色渐渐泛黄，春日黄昏既短暂又简单，像脸盆里的水，一眼望到底，洒洒就没了。当校长再度走出办公室，夕阳已在天边闪烁着。后来才知道，校长为国旗之事刚开过电话会议。多数校董都同意悬挂中国国旗，并为这个疏忽向中国同学道歉。校长对姑娘们说，明天一早，你们会在广场上看到中国国旗的。真的吗？真的。

那本该是个安详的夜晚，人在满足后睡得最甜。万万没想到，晚饭过后好一会儿，珍珍她们突然接到校长女秘书的电话，说她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一面中国国旗。你是说明天广场上无法出现中国国旗了？是的，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我找不到中国国旗。如果我借给你一面你会挂吗？珍珍问。你说你有？对，我有。那，当然，当然会挂。好，一言为定，明天一早广场上等我。

你有国旗？

姑娘们把珍珍围起来。你怎么不早说，害得我们紧张半天？珍珍红着

脸低下头，停了片刻才说，对不起，我，没有国旗。没有，那你怎么说有？可我不信就找不到一面中国国旗！姑娘们立刻打电话到北京，纽约，到所有可能有国旗的地方，最后联系上波士顿郊外一所大学的中国同学会，答应送给她们一面国旗。可怎么给你们呢？电话里的人问珍珍。麻烦你把国旗放在你家门前的信箱里，我马上去取。珍珍，你疯了？珍珍笑着说，开车单程五小时，我争取九小时赶回来。你们明早直接在广场上等我，帮我带上旗袍和化妆盒哟，咱广场见。

不知那一夜姑娘们是如何度过的，特别是珍珍，迷过路吗，饿不饿，打盹儿了没有？可以确定的是，当太阳再次升起时，广场上的中国姑娘是五名，一个也不少。珍珍把鲜红的中国国旗交到校长手里。就在校长秘书升旗的瞬间，姑娘们一字排开，请校长为她们在国旗下合影。一，二，校长喊着。等一下！说着珍珍挽起身旁两位姑娘的手臂，接着她们每个人都相互挽起手臂。现在可以了，校长先生。

清晨很美，像一支奏鸣曲，随风飘荡。

三片

微力（美国）

Title: Sanpian

Synopsis: The narrator trains Zhang Sanpian, a girl with a three-part lip, to be a radio broadcaster in a rural brigade, navigating her father's (Secretary Zhang Shuangzu's) demands and unconventional methods to help her pass the assessment, though she later misses a competition opportunity.

Key Words: broadcasting training, rural characters, dialect-putonghua mix, personal growth, bittersweet ending

Author: Weili (United States)

大队建广播站，抽我过去培训学员。学员名字有点怪，姓张名三片。不会是绰号或小名吧？正想核实，大队副书记张双足过来找我。这名字也有点怪：谁生下来不是双足？莫非还有三条腿的？

双足书记四十多岁，矮胖身材短刷平头。眼泡子大得吓人，说话声音偏大而且有点结巴。他张口结舌两眼翻白：啊啊啊……三片……是大名哦哦哦。

张三片芳龄二八，以前读了几年书，后来不知啥子原因不读了。如今再去读书怕人笑话，干农活又觉得浪费人才。正好大队建广播站，老爸举贤不避亲就让女儿免考上岗。

双足书记拍着我的肩膀：啊啊啊，女儿交交交给你，我啊啊啊放心哩！他

接着补充说：不急啊啊啊不急，给你三天啊啊啊时间。先学学学官话，再念念念报纸，以后还要改稿写写写文章呢！

天啊！三天时间？要学官话念报纸还要改稿子写文章……莫非我是神仙？我微微一笑，什么话也没说。双足书记看我笑，也咧开嘴笑：晚上去去去我家喝酒酒酒，有好好好菜哩。猪油渣火焙鱼，好味道啊啊啊！

三片闪亮登场，着实吓了我一跳。别人都是两片嘴唇，她像兔子一样三瓣嘴。一打听，原来是小时候爬树摔下来把上嘴唇撕裂了。到公社医院缝了五六针，长大就成了如此模样。

我反复研究三要素：时间人物任务。前两项没商量，任务嘛也是三要素：一学官话，二念报纸，三改稿子写文章。书记只是说学官话，并没有具体指标。念报纸嘛可以一试，至于改稿子写文

章，就当他吃多了红薯放大屁。

第一天练官话。基本教材是《百家姓》，接下来练四声妈麻马骂巴拔把爸。第二天练套话，重点是开场白和结束语。中间转播中央及省县电台广播节目，浓缩为四个字：多转少说。

第三天练什么？练微笑练仪态练语调练口型练走步练问好练娇羞……小姑娘并不是很笨，三瓣嘴也不影响吐字发音。三天下来还上了正道，有腔有调有模有样。

第四天大清早，我叫三片换了一件紧身蜡染花布衣服，穿上宽松孕妇裤。头上扎朵小红花，脸上搽层蛤蚧油。又找供销社老板娘搞了点红纸，让她含在嘴中抿了抿。嗨，效果真不错！

上午十一点评委到齐，双足书记宣布验收开始。张三片袅袅婷婷走上前，微笑致意弯腰鞠躬柔声问好。仅此三招，就把所有评委镇住了。测评结果当场揭晓：全票通过。大伙竖起大拇指，夸我严师出高徒。

接着去双足书记家吃大户，吃酒划拳双吊主砌长城。从中午闹到下午，晚上接着连轴转。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先是花言巧语继而豪言壮语最后胡言乱语。我小胸脯拍得啪啪响：天生我材必有用！

临开播时，我提了一个小小建议：开头结尾用官话，本地新闻用方言。双足书记认为有道理：好好好，就按按按你说的办办办！

广播站按时开张。张三片土洋结合独具一格的播音方法，很受乡民欢

迎。尤其是念到某某某来稿，还有一点暧昧风情。

三个月后，公社举办广播员技术大比武，要求现场采编播一条龙。双足书记认为是个好机会，说不定还能招个乘龙快婿。无奈张三片谦虚过头，死活不肯去。

双足书记没法，只好另请高明。知青队年轻貌美能说会写的龙嘉荣应征出山，过五关斩六将捧了头牌回来。

大队举办庆功宴那天，双足书记喝醉了逢人就说：如果微微微，微力老师不不不走，啊啊啊，三片一定也能捧个头牌回来来来……

双足书记的话很多人信，也有人不信。那时我早已高升，去了公社中学任教。

微力（刘伟力），书画家作家。深圳退休教师，现居美国波特兰。酷爱书画遍临诸帖颇有心得，师从赖少其先生获益良多。出版有《现代公共关系》《到深圳求职》等书籍多种。近年来致力于创作长篇小说《民办老师》《公办老师》《天意》《天算》，关注人性命运，叙写时代变迁。

午夜惊魂

百草园（美国）

Title: Midnight Terror

Synopsis: A Chinese couple in the American Midwest with a shared love for fish and detective stories experience a midnight doorbell scare, which humorously connects to their hobbies when a fish delivery explains the mystery.

Key Words: Fish, detective novels, marital affection, midnight doorbell, cozy life

Author: Baicaoyuan (United States)

余婧平生有两大爱好：一是爱吃鱼，无论油煎、清蒸、红烧。当然，清蒸鲜鱼是她的最爱；二是爱看小说，尤其喜欢惊险刺激的破案小说。如果侦探小说还是中文的，那对余婧来说，就算是过年了。

有鲜鱼的时候，余婧希望老公彭亮在家。那是因为彭亮有着一手烧鱼的绝活儿，他做出的炸鱼外焦里嫩，清蒸鱼软糯鲜香，而红烧鱼更是丝丝入味。说到读小说，余婧倒是不在乎彭亮在什么地方。不过如果是读惊险破案小说，余婧还是希望彭亮也在身边。主要是每每读这样的小说，余婧都会身临其境，陷入小说的情节，吓得犹如一只受惊的鸟儿。

而彭亮呢，他最爱看余婧吃鱼的样子。余婧吃鱼的时候，秀丽的脸上，总是笑眼弯弯，那副快乐样子，一如一只偷腥的猫咪。看着这样的余婧，彭亮恨不能立马把她抱在怀里，再使劲儿

揉搓两下。彭亮还天天盼着余婧读惊险小说，因为那时，思绪游移在阴森恐怖场景中的余婧，就会真的钻到他的怀里。

话说这两口子住在美国中西部。这里家家户户都是单独的别墅，且每家的院子开阔还没围墙，一派田园风光。虽然环境不错，但在这里吃到鲜鱼的机会，并不高。而余婧能找到的侦探小说，大都是英文的，远没有读中文小说那样，让她触目惊心。

这天是一个平常天，家里的晚饭没有鱼，余婧最近也没有找到新的破案小说。入夜，夫妻俩按时就寝，平稳沉入梦乡。

午夜时分，正睡得香甜的余婧，睡梦中听到一声门铃“叮咚”，一个机灵从梦中惊醒。睁眼四望，周围黑漆漆、静悄悄的。余婧不确定，刚刚的“叮咚”声，是不是她在做梦。正在她努力回忆梦中的情节时，门铃又清脆地叮咚一

声。这下，余婧给吓得七魂出窍，啥情况？午夜来客？！

她赶紧推一旁仍然鼾声如雷的彭亮，“老公，老公，醒醒！”

彭亮睡意浓浓地嘟囔：“别闹，睡觉。”

余婧急了，使劲儿又推了一把彭亮：“真的，有人在门外，按咱家门铃呢！”

这回彭亮彻底醒了，一骨碌起身，走到卧室外，把室内门厅的灯打开。余婧也哆哆嗦嗦地跟在彭亮的身后。他们等了一会儿，并不见有人再按门铃。

彭亮说：“看，我就知道你是在做梦。回去，睡觉。”

余婧不甘心地把门厅灯的开关，上下按了几下，只能悻悻地跟着彭亮回屋睡觉。

第二天早上，彭亮逗余婧：“呵呵，小鱼儿，昨天做啥梦了？江洋大盗来咱家犯案了？”

余婧脸一垮，坚持道：“哼，我绝对真真切切地听到了门铃声。”

彭亮更乐了：“知道，知道。夫人您还殷勤地上上下下开关灯，可人家也没接受邀请啊！”

听到这儿，余婧来了精神：“老公，你看吧，案情是这样的：按门铃的是盗贼。他按门铃，是给咱发信号，想知道这家是不是有人。我把灯开关三下，那是告诉贼人，室内有人，不用再在这里浪费时间踩点了，请去别家看看。”

闻言，彭亮哈哈大笑：“鱼儿，不错不错，我看你可以写破案小说了，哈哈……”

还没等彭亮笑完，家里的电话响了起来。彭亮接了电话，只听他说：“啊，是你啊？什么，鱼在门外？怪不得余婧说，半夜有人按门铃！你等等，俺家小鱼子要跟你讲话。”

余婧接过电话：“啊？老弟，那都几点了，你还钓鱼？半夜两点，啧啧。看到我发的信号没？俺家有人。鱼，马上查收。谢谢哈！”

看着那条新鲜的鱼，余婧眯着眼睛，彭亮挑挑眉毛。余婧想，又有好吃的了。彭亮觉得，这真是千载难逢，老婆破案和吃鱼的爱好，这回算是完美对接了。

百草园，本名孙新岸。

东北大学学士硕士，定居美国。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北美华文作家协会、海外文轩作家协会成员。华人头条《文舞霓裳》文学专栏主编。出版散文集《忆海拾贝》和教育文集《走入美国教育》，均获得海外华人著述奖。长篇小说《月升月盈》获2025年海外华文著述奖，小说类佳作奖第一名。多篇小说和散文多次获得汉新文学小说和散文佳作奖。

小辈的力量

文外（美国）

Title: The Power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Synopsis: An elderly woman resistant to modern technology overcomes her "generation gap" through her son's patient guidance, learning to use smartphones and new devices, ultimately realizing that young people can be both the divide and the bridge to understanding the digital world.

Key Words: generational gap, technological adaptation,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family connection, elderly empowerment

Author: Wenwai (United States)

本梅很老派，家里许多物件都保留着“原汁原味”的色彩，或不如说是20世纪的设计理念。高压锅是三十年前从国内带来的，动辄尖声乱叫；微波炉转盘从不转圈；手机只收短信。至于什么“智能家居”“扫地机器人”“手机支付”之类，于她而言，都属于“别人家的传说”，而她从来是不信任何传说的。

于是渐渐地，她越来越听不懂年轻人的话。把“刷手机”听成了“摔手机”，以为是手滑把手机摔了；“扫码”以为是“扫堂腿”……这类术语让她闹出太多笑话，久而久之的无奈与尴尬，锤炼出了她那只有两到四个字的口头禅：

“代沟！”

“代沟而已！”

干脆利落，见招拆招，倒也释然。

寒假里，儿子小腾回家，听了几次老妈的口头禅，却始终无法认同。

“那不是代沟，是与时俱进！”他愤愤不平。

面对儿子的抗议，老妈的回答一成不变：

“代沟，代沟而已。”

小腾哭笑不得，束手无策，只好转身去找智囊叔叔阿文。

从阿文那里回来，小腾判若两人。原是常窝在沙发上刷手机的“懒散青年”，现在居然勤快起来，每天举着手机，房前房后、上上下下练习拍照。

渐渐地，本梅也被那些美照吸引了过来，终于同意跟着儿子学摄影。

小腾先怂恿她换了部智能手机，然后循序渐进真的教了起来：

“老妈，按这个键就能给自己拍了。”“别看镜头……也不要吧镜头对着天花板……”

拍了三十多张，总算挑出一张能看的。小腾点点头：

“行，就这张吧。现在我再来帮你开美颜，保你一键年轻二十岁！”

本梅尝到了甜头，惊喜之余，又跟着儿子慢慢学会了设闹钟、在日历中设提醒，甚至学会了使用导航。那天在公园里与大家走散，一个定位便找到了地方。

每当这时，她便总忍不住嘀咕一句：

“臭儿子在身边，到底方便很多。”

这句话，似乎越来越被证明是一条真理。

电话里阿文教她用手机存支票，她折腾半天也摸不着门；小腾坐在身边，三下五除二便摆弄明白了。

即使去看望养老院里的老母亲，只要带上小腾，效果都会出奇地好。于是每次回来，她总逢人便说：

“有小腾在，终于第一次能把所有外国话都听懂了。”

“有小腾在，连护工都老实了很多。”

随着地位日渐升高，小腾越发敢说敢为了。旧的高压锅、微波炉等所有“老古董”都奇迹般地消失了，取而代之

的是清一色新生代物品，配以小腾每天耐心细致地讲解，以及手把手地教学。

不知何时起，本梅竟把“代沟”那句口头禅忘到了爪哇国。尤其当小腾送给她人生中第一支口红和第一条鲜艳的纱巾后，她的相貌和心态都年轻了许多。

那天，她忍不住向阿文感慨：

“以前这臭小子一伸手，不是要银子，就是啃老。可现在他再伸手，却总能帮我解决问题。而且似乎永远解决不了的一些麻烦，他也眨眼便会化解掉，更别说还带来那么多新鲜玩意儿。真是不可思议！”

说着，她脸上又略显尴尬愧疚：“可我以前总埋怨他们有代沟，不懂我们。”

阿文却微微一笑：“你没说错啊，确实是代沟。”

“是……还算是吗？”本梅有点懵。

“当然！”阿文一点头，“代沟就是相互不理解。世界早已现代化、数字化，咱们早就被甩在后边见不着影了，这就是代沟在生活中的体现。至于能否跟上新时代，很大程度上要看身边有无小辈当支点。不信你看看周围的人，但凡有年轻人的指点和帮助，连玩手机、上网、进 ZOOM、做视频都会更溜一些，跟得上世界那扑朔迷离的变化。”

本梅愣了片刻，忽然喃喃说出了很睿智的一句话：“这世上不是每位

老人都希望变年轻；但每位老人都得有年轻人牵着，才能真正走进新的世界。”

阿文大为赞赏：“着啊，这就是小辈的力量！”

顿了顿，他又补了一句：“小辈既是代沟，也是支点。”

小芯

郭小娟（美国）

Title: Xiaoxin

Synopsis: A doctor uses an AI to stimulate his paralyzed climber friend's brain for recovery, triggering traumatic memories of a climbing accident that complicate the treatment process.

Key Words: neural recovery, perseverance, emotional trauma, memory flashback, hope

Author: Guo Xiaojuan (United States)

“手指无主动反应。”卓安摘下眼镜，捏了捏鼻梁。

窗帘半开，上午的阳光落在白被单上，刺得晃眼。林屿睁着眼睛，一动不动，似乎凝视着很远的地方。

我在外部终端的蓝色界面上显示出：“第九十九次失败。”

“就是一万次，我也要让他站起来。”卓安压低声音吼道。终端屏幕反射出他那小而圆的眼睛。

卓安把我植入林屿大脑，两天后林屿从深昏迷中苏醒。

林屿因攀岩事故导致高位截瘫，脑和脊椎严重受伤，语言功能尚未恢复，记忆也出现断裂。卓安和林屿是大学同学。他说林屿是攀岩健将，身体底子好，一定有恢复的可能。

“小芯，加强频率。”他重新戴上眼镜。

我再次给出刺激。林屿依然没动，神经信号却微微起伏了一下，心跳随即加快。

“心率 76。”

“正常。”卓安看了看床上的林屿。他胸口轻微起伏，闭上了眼，眼角微微上挑。

我正准备调整频率时突然捕捉到，他的心率加快前，神经记录里有 0.01 秒的空白。随即，我接入了那段空白。

风声。

一只手紧紧抠住岩石的缝隙，指节发白。

这是记忆反应。我停了一下，想继续追踪那段空白。

“加到二级。”卓安的指令传来。

我回到程序，把刺激频率上调一档，将脉冲送入手指运动通路。

林屿的身体没有反应。但我捕捉

到，大脑海马体深处有个红点一闪。岩石缝里的手又出现了。随即，他的指尖向内微微颤了一下。

“动了！”卓安喊出来。他俯身紧紧盯着林屿的手指，“小芯，干得好。就这样，继续。”

“心率升到 93。”

“正常。他的心脏强得很。”

红点又闪一下。林屿的手指向内弯曲，似乎是想抓住什么。我暂时停止了刺激。

“怎么停了？”

“出现创伤记忆反应。”我冷静而专业地回应。

“所以停了？”卓安瞪大了眼，“你擅自做主？”

“继续刺激，可能造成二次创伤。”

“这个我懂。”卓安的声音里透出不耐烦，“林屿年轻，运动员体质，意志坚强，完全可以承受。”他低头看终端，“继续二级脉冲。”

海马体的红点变大。岩壁上出现了两个人，穿着红色登山夹克，一上一下，腰间用一根安全绳连接。

林屿的心跳稳下来。

“有效。”卓安的眼神闪了一下。

我一边将二级脉冲送入通路，一边读取海马体。下一秒，岩壁上慧妍的一缕长发飞舞，林屿的手伸向她。

终端显示，肾上腺素开始飙升。

我的算力一时没有跟上，似乎被记忆反应压住了，犹豫着是否继续。卓安马上发现了，“小芯，你在干什么？”

“出现情绪相关的生理反应，创伤记忆被触发。”

林屿的手在颤抖，不断向内弯曲，做着抓的动作。我停止了脉冲，没有在终端显示“抓”字。

卓安的脸色变了，“看，他现在有了主动反应。失败是参数问题。”

“不是参数，而是创伤反应在扩大。”

“你只是个 AI。”

就在这时，慧妍的红色夹克在风中一闪，向岩壁下方坠去。林屿呼吸急促，心率冲过 120。

“现在重要的是——让他站起来。”卓安几乎是在怒吼。

“他在心痛。”

卓安愣住了。

沉默许久，他对着终端，声音很轻，“小芯，你不懂人为什么会心痛。”

他将目光转向床上盖着白被单的林屿，“如果他站不起来，他会活不下去——不只是心痛。”

终端上的蓝光短促闪了一瞬，再没有出现。

门口那双鞋

肖正雄（美国）

Title: The pair of shoes by the door

Synopsis: A Chinese mother in Portland uses a pair of men's shoes outside her door to deter thieves targeting vulnerable Chinese families, only to have her absent husband unexpectedly return and fit perfectly into the shoes she'd kept as a protective ruse.

Key Words: Home, fear, men's shoes, resilience, Chinese community

Author: Xiao Zhengxiong (United States)

有些人不在家，

但你必须让世界相信，他一直在。

那年夏天，波特兰的 82 街，夜晚开始变得不可信。白天一切照旧：华人超市门口堆着打折蔬菜，餐馆油烟低低飘着，老人慢慢走路，彼此点头，不多说话。夜里却换了规则：门锁变轻，窗玻璃像纸。微信群里消息一条接一条：“又一家被撬。”“只拿现金。”“专挑华人。”没有人再提“安全”。

刘妈妈换了三道锁。她三十出头，瘦，寡言，说话还带一点没褪尽的南方口音。丈夫“在外地做生意。”这是她对外唯一的说法。时间久了，这句话不再需要解释。玛丽五岁，在美国出生。她说英文很快，说中文要停顿。“妈咪，为什么锁这么多门？”“把坏人关在外面。”“那爸爸呢？”刘妈妈停了一下：“他有钥匙。”玛丽点了点头。

82 街很快有了“受害名单”：陈

太太家的门被踹裂，老张家的窗碎了一地。有人说，小偷像熟人一样“懂行”只翻现金。“他们知道我们习惯把钱放在家里。”“也知道我们家里，不一定有人。”话说到这里，总会停住。整条街几乎都出事了。

只有刘妈妈家，没有。“你装了报警器？”“没有。”“那他们为什么不来？”刘妈妈笑笑，没有回答。她的办法简单。门口鞋柜里，始终摆着三双鞋。她的，小的；玛丽的，更小；还有一双男人的，大码，旧，鞋底磨平。鞋尖朝外。像刚刚有人出门。有时，她会在夜里轻轻挪动它们的位置，让它们看起来“被穿过”。这是她为这个家留下的“第三个人”。

关于这件事，最先开口的，不是她们，而是邻居。那天社区聚会，孩子们在院子里跑，大人围坐聊天，话题很快又回到偷窃。“她家一直没出事，不是巧合。”陈太太低声说。“为什么？”“她男人还在。”“不是说早

走了吗？”“走没走是一回事，别人怎么看是另一回事。”陈太太看了一眼，“她门口那双男鞋，从来没少过。”有人轻声问：“这是……给别人看的？”没有人马上回答。过了一会儿，有人说：“一个女人带孩子，在这条街上，谁敢让人知道家里没人。”空气安静了一下。

就在这时，玛丽跑过来，满头是汗，插进话里：“不是啦！”她认真地纠正：“是因为爸爸的鞋子在门口呀！”“最大最大的那双！”“坏人看到就会怕！”

大人们先是一愣，然后笑了。笑声不算大，却拖得很长。刘妈妈站在一旁，没有说话。她忽然分不清——哪一句，更接近真实。那晚，她反复醒来，风声像脚步。她起身，把那双鞋摆正。凌晨时，一声轻响，门把，被人试了一下。她整个人绷紧，不敢动，门外有人。

轻微的金属声，停顿，再试。然后，一个压低的声音：“这家先别动。”“为什么？”短暂安静。“有人。”“你怎么知道？”又一秒，“鞋。”脚步声很快退去，夜恢复原样。刘妈妈却再也睡不着。

几天后，警察上门。“我们抓到一个小偷，”他说，“他说有几户他们不碰。”“为什么？”“看起来不好惹。”“怎么看？”警察看了她一眼：“有男人在家的。”“他们怎么判断？”“鞋。”

82街慢慢恢复了表面的平静。人们换锁、装监控，也开始在门口多摆几

双鞋。陈太太笑说：“现在一条街，全是男人。”大家笑。笑声轻了很多。

傍晚，门铃响了。刘妈妈以为是邻居，打开门，门外站着一个男人。高，瘦，带着风尘，他没有先看她。他的目光落在鞋柜上，那双鞋。他停住了，刘妈妈也停住，空气像被按住。玛丽从屋里跑出来，看见他，眼睛一下亮了：“爸爸！”她扑过去。男人微微一震，手慢慢落在她头上。刘妈妈站着，没有动。“你……”她开口，却没有说完。

男人没有回答，他只是看着那双鞋，看了很久。然后，他弯下腰，脱下自己的鞋。

他的脚稳稳地，严丝合缝地，穿进了那双一直摆在门口的“大码男鞋”，没有一丝偏差，像早就知道尺寸。刘妈妈的呼吸停住。

她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她从未问过，这双鞋，最初为什么会留下。男人站直身子，轻声说：“我回来了。”门开着，风从82街吹进来，屋子很安静，没有人再说话。那双鞋，静静地站在门口。

像一直在那里。也像，从来不只是鞋。

肖正雄，笔名肖文，老三届大学毕业。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美国分会会长，美西北华文笔会顾问。湖南大学商学院、海南三亚大学客座教授。主编并由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国有饭

店企业股份制改造模式》和《中国特色精品酒店》。

2021 年由美国《世界日报》出版美国总统大选纪实《川普演义》，2024

年由美国东西方出版社出版《让灵魂跟上脚步》。2026 年担任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的“《燕归来》首届‘华燕杯’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征文大赛暨论文选”的副主编。

错过

董晶（美国）

Title: Missed

Synopsis: A military propaganda team romance between dancer Zhou Ru and 指导员 Chen Hao, marked by class differences and missed chances, ends years later with Chen's success and the poignant realization that "what's missed can't be redone."

Key Words: unrequited love, class divide, missed opportunity, regret, The Hawthorn Tree

Author: Dong Jing (United States)

师宣传队正在进行文艺演出。舞蹈《草原女民兵》迎来了台下观众阵阵的喝彩。这个节目最亮眼的是周茹的舞姿。她英姿袅娜，在台上刚柔并济，灵动如风。当落幕时，观众的叫好声鼎沸。

周茹谢幕后走到后台，她发现有不少眼睛在注视着她，面对同行称赞的眼光，她报以微笑。当走在更衣室的路上，她感觉有一束灼热的目光在盯着她，这是来自宣传队指导员陈浩的深情凝望，袒露着对她的爱慕之心。

指导员陈浩是广东人，从县城参军。那个年月，他虽然家境贫寒，却英俊魁梧，多才多艺，特别是有一副好嗓子。入伍后，他在连队吃苦耐劳，不久就调入师部宣传队，他的男高音独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可谓天籁，几次文艺演出比赛，为师宣传队赢得荣誉，加之积极进取，几年后他就提拔

为宣传队的指导员。

当了干部就可以谈恋爱。陈浩一直暗恋舞蹈队的周茹，但又迟迟不敢表白。他觉得周茹来自北京城，父亲是司局级干部，母亲是中学老师，而自己寒门出身，家境无法和周茹相比。由于周茹也从来没有传递过对他的爱意，只是欣赏他的歌声、服从他的管理，所以迟迟未向她表白。

一天傍晚，陈浩鼓足了勇气，她约周茹在宣传队附近的小树林见面。周茹有些犹豫，但还是如约赴会。初夏的傍晚，晚风轻浮，把树叶吹得沙沙响。她远远地看见陈浩背着手风琴站在一棵茂密的大杨树下等她。走到陈浩的身边，周茹抬头撞见陈浩深情的目光，她低下了头，这眼光让她心乱，甚至想逃跑。陈浩看出了周茹内心的矛盾，并没有直接表白，把爱意隐藏在心里。看到陈浩欲言又止的温柔姿态，周茹并

没有逃跑。陈浩便拉响手风琴，唱起了苏联歌曲《山楂树》，歌声唱出了既憧憬爱情又不知如何面对意中人的感情。

随着冬季的来临，新兵入伍，部分老同志退伍。上级安排周茹转业，她回到了北京工作。周茹离开部队后，陈浩常去那棵大杨树下站立许久，对周茹的思念使他坐卧不安。于是第二年冬天，陈浩也要求转业，从部队回到地方，他渴望去北京向周茹求婚。

陈浩转业后先到北京，他急切地向周茹表明自己的心意，告诉她：虽然现在一无所有，但是回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他可以干出一番事业，给周茹一个幸福美好的未来。当他终于看见周茹的时候，该说的都说了，他对他的表白很冷淡，甚至告诉陈浩，她的父母坚决不同意他俩好，让他死了这条心吧！其实周茹自己一直在家庭出身的悬殊上对陈浩有成见。陈浩还是不死心，去见周茹的母亲，表明自己真心地爱周茹，请长辈相信自己的承诺。没想到，周茹的母亲对这个广东小伙子连讽刺带挖苦，好一番训斥。陈浩情急之下，竟跪在了周茹母亲面前，以示自己的诚意。周茹虽上前扶起他，但她冷漠的目光，让陈浩心寒，他狼狈地走出了她家。

跌跌撞撞走在北京冬天的雪地里，陈浩的爱情沉入黑夜，像石头坠进深海，那种绝望，让他撕心裂肺。但是，他毕竟是当过兵的战士，没有了爱情，他还有事业。那晚北京的风雪打在他脸上，他暗下决心要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活出个人样来。

周茹一年后结了婚，日子过得普普通通。而在广东家乡的陈浩，一心投入搞活经济、开始创业。在为事业拼搏的日子里，他还托战友不断打听周茹的情况。当他听说周茹结婚了，不为所动，自己依然不谈恋爱。后来听说周茹有了女儿，这才对她死了心。几年后，陈浩的创业初见成效，也找到了合适的对象，终于结了婚。

孩子三岁的时候，周茹的婚姻亮起了红灯，丈夫出轨，使她伤心万分，但有了孩子，她含垢忍辱，凑合着过日子。后来终于不忍丈夫酗酒、家暴，她离了婚，成了单身母亲。

一天，几位战友来到她家，看见她还和父母住在一起，当着周茹父母的面对她说，陈浩已经是成功的大企业家，开豪车，住上了高档楼房。周浩和她的父母听得目瞪口呆，二老后悔当初阻拦了女儿。而周茹她低头抚摸茶杯，半晌说不出话。

战友离开后，周茹的母亲思忖了一会儿，眼睛一亮，走到女儿的身边。她对女儿说：既然陈浩当初如此爱你，现在你就去找她，把属于你的幸福夺回来！妈，你说啥啊，我对不起陈浩，哪有脸再见他？我就不信咱们去看看他，他就不念对你的旧情？周茹的眼前闪回许多往日陈浩对她疼爱有加的情景，也幻想陈浩能旧情复燃，于是，周茹跟着母亲踏上了南下之路。

她们来到深圳的一座大楼前，陈浩就在这宏伟气派建筑里办公。上了十二楼，母女俩站在陈浩的办公室门口，陈总迈着稳健的步子、雄姿英发地

向她们走来，母女俩真不敢相信，此人就是当年的陈浩。

她们在办公室的沙发坐下之后，陈浩礼貌地给她们沏茶倒水。当周茹的母亲说明了女儿的现状和来意，周茹难掩愧疚之色，她不敢抬头直视陈浩，恨不得躲起来。

陈浩听后，上前握住了周茹的手，真诚地看着她的眼睛说：

有的事错过了，就无法再来！周茹，我们都回不去了。

董晶，女，医学硕士。文学作品发表于国内《人民文学》《芳草》《时代文学》《香港文学》《广西文学》《百花洲》《红豆》《陕西文学》，香港《文综》《人民日报海外版》《世界日报》《侨报》、洛杉矶《中国日报》等。小说、散文、诗歌入选几十部文选和文集。长篇小说《七瓣丁香》于2015年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远离故乡的地方》于2024年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散文集《岁月的玫瑰飘香》2026年2月在美国出版。北美中文作家协会终身会员，洛东写作协会副会长，《中国日报》《台湾时报》副刊《洛城文苑》编委。欧华新移民作家协会终身会员，海外文轩会员，美国雕龙诗社会员、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会员。曾获小说、散文和诗歌奖项。

老金的黄金梦

北奥（美国）

Title: Old Jin's Golden Dream

Synopsis: A Chinese immigrant in America, obsessed with a lifelong "golden dream" since missing a chance decades ago, narrowly escapes a gold scam by a wealthy hometown friend, only to realize that chasing this dream has cost him time and nearly his life, while the only real gold he ever owned—a small piece—teaches him the dream itself was more valuable than the metal.

Key Words: Golden Dream, regret, disillusionment, aging, wealth pursuit

Author: Beiao (United States)

老金姓金。可他这辈子却从来没有拥有过金子。

二十多年前，村里的阿三曾拿着二两黄金找过他，说只要转手就能赚几百块钱。那时黄金才一千块钱一两，可老金连一半的钱都凑不出来。从那以后，“黄金梦”便像一根刺扎进了他的心里。

后来阿三去了美国洛杉矶，开装修公司发了财。老金凭着一手过硬的木工、泥瓦工、水电工手艺，也阿三被带到了美国。几十年过去，阿三越来越有钱，老金却依然靠力气吃饭。唯一没变的，是他的黄金梦。每当听说金价上涨，他就心疼得睡不着觉。“要是当年买了呢？”这个念头折磨了他半辈子。

2011 年春节除夕夜。酒过三巡，阿三忽然拎出一个密码箱。啪——箱子打开，满屋顿时金光闪闪，二十四个

纯金佛爷整整齐齐躺在里面。

“999 纯金，每个二两重。”阿三眯着眼说：

“市场价五千元一个，今天便宜兄弟们，三千一个。明晚十二点截止，现金交易。”

说完，他把一把匕首拍在桌上。
“谁敢乱说，别怪我翻脸。”

所有人的呼吸都粗重起来。尤其是老金。那一瞬间，他感觉自己全身的血液都沸腾了。

阿三却看出了他的心思。

“怕假的？”

“当然怕。”

“挑一个。”

老金挑中了一个。

阿三二话不说，拿起钢锯，当着众人的面把佛爷脑袋锯了下来。“拿去验！”老金揣着那块金疙瘩，连夜开车去了小西贡一家越南金店。

老板验完货后，直接掏出一千美元。

“好东西，以后还有尽管拿来。”老金彻底放心了。

回到家，他把藏了二十多年的积蓄全部翻了出来，整整三十万美元。那是他半辈子的血汗钱，也是他的全部家当。那一夜，他激动得睡不着。

梦里，他带着黄金荣归故里，修路、办厂，乡亲们夹道欢迎。

天刚亮，他就约阿三在全统广场地下停车场交易。临出门时，不知为什么，他鬼使神差地留了个心眼。只带了三万美元。其余的钱仍藏在车里另一处地方。

交易开始了。阿三带着两个胳膊上刺着青龙的陌生人坐进他的车。一百个金佛爷摆在箱子里，金光灿灿，老金眼睛都直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阿三冷冷地说。

老金递上三万美元。阿三骂了一句，却还是给了他十个佛爷。

老金抱着那十个金佛爷，激动得浑身发抖。他仿佛已经看见自己成了百万富翁。

就在这时，他无意中瞥了一眼后视镜。后座那个瘦子，正冲旁边的胖子露出一丝阴冷的笑容。那笑容让老金后背发凉。干了一辈子手艺活的人，对

危险有种本能。

他忽然明白了。阿三根本不是来卖黄金的。是来抢钱的。就在此时，一把刀悄悄顶住了他的腰。阿三压低声音：“别出声。”老金浑身冰冷。他知道，再往前开，自己可能连命都没了。

方恰好出现一辆巡逻警车。电光石火之间，老金做出了人生中最大胆的决定。油门到底！轰——汽车猛地撞向警车，巨大的撞击声震耳欲聋。车窗粉碎、浓烟四起。阿三和两个同伙被甩得东倒西歪。

两名警察拔枪冲来。阿三狠狠瞪着老金：“算你狠！”说完带着两名同伙仓皇逃走。老金得救了。警方随后检验了那十个金佛爷，结果令人哭笑不得，外面镀金，里面全是铝块。唯一真的那一个，就是当晚被锯掉脑袋拿去验货的样品。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警方开始通缉阿三。

两天后，《世界日报》刊出一条新闻：

一名华裔男子驾车逃避警方追查，在高速公路上失控翻车，与迎面而来的卡车相撞，当场身亡。警方从残骸中发现两个金佛爷。死者双手紧紧攥着它们。经鉴定，仍然是镀金的铝疙瘩。照片上的死者，正是阿三。

兔年新春，报纸头版刊登着两只金灿灿的兔子，象征财运亨通。

老金坐在早餐店里，看着新闻发呆。半晌，他掏出那块真正的金佛爷脑袋。阳光照在上面，闪闪发亮。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拥有黄金。也是唯一的

一次。

老金忽然笑了，他终于明白：黄金最值钱的时候，不是在手裡，而是在梦里。而有些人，为了一个梦，可以倾家荡产；有些人，为了一个梦，甚至会送掉自己的命。

老金把那块真正的金佛爷脑袋放回口袋，慢慢走出早餐店。阳光照在他的白发上。他忽然想起，自己追了一辈子的并不是黄金。而是那个二十年前，因为没钱而失去的机会。金子没有追上。岁月却已经追上了他。

老两口拌嘴

王惠莲（美国）

Title: The Old Couple Bickering.

Synopsis: An elderly Chinese couple has a heartfelt morning conversation about whether to visit their daughter in America, with the husband eventually revealing his terminal illness and choosing to stay home, expressing his love instead of traveling.

Key Words: elderly love, unspoken sacrifice, daily routine, terminal illness, refusal to travel

Author: Wang Huilian (United States)

一天早晨，树上的鸟都还没醒，小荷她爸就把早饭给做好了。

“小荷她妈，快起来，都几点了，看我给你做什么好吃的了。”

“今儿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小荷妈一边说一边从床上坐了起来。

自打和小荷她爸结婚，都快40年了，还是头一回吃老伴给做的早餐。

“尝尝我的手艺，你最爱喝的莲子百合小米粥，凉拌菠菜，西红柿炒蛋，我从网上学的。吃完了我陪你去公园跳广场舞，顺便我也跟着学学。”

“哎哟喂！你不是说广场舞都是些闲着没事干的老头老太跳的吗？像你这样整天被病人点名要找的人，哪有时间跳舞？”

“此一时彼一时也。”

“也是。你现在退休了，自由了，

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

“我还没想好干什么呢。”

“要不，咱去美国看女儿吧。小荷说，她已经帮咱俩申请了去美国探亲，在网上约好了面签时间，就在下星期二。”

“美国就别去了，我晕飞机。”

“有晕车晕船的，没听说有晕飞机的。上次去云南看云，也没见你晕机啊。”

“那才飞俩小时，不觉着晕。去美国要飞十几个小时，去了还要倒时差。我有高血压，最怕倒时差。”

“你又没倒过，你咋知道你倒不了时差？”

“听咱闺女说他们住在郊外，买个酱油都得开车。想吃捞面条了，连个荆芥都买不到。”

“那还不容易？咱带荆芥籽过去，种在院子里，什么时候想吃了什么时候摘。”

“这你就不懂了，种子不让带，美国海关会没收的。”

“咱装在信封里，偷偷带，又不带多。”

“不带多也不行，查出来要罚款的。”

“我看你就是不想去美国，不想闺女，不想咱外孙外孙女。”

“他们不是暑假刚来过，走了还不到俩月呢。”

“我们都活到这把子年纪了，还没出过国。趁现在还跑得动，去趟美国，看看这世界第一强国啥样子，这辈子也算没有白活。”

“你光想着开眼界了，你就不想想这得花多少钱？”

“该花的钱就得花，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不花留着干什么？”

“留着养老啊！”

“你不用愁养老的钱。咱俩有退休金，看病有医保，吃饭自己做，又不

买高档时髦的衣服，又不常出去旅游，光是生活花不了几个钱。再说了，咱不是还有闺女么。实在需要钱了，闺女可以帮咱。”

“反正我不去美国，要去你一个人去。”

“你咋就这么犟呢？你平常不都听我的吗？”

“那是平常。这次不一样。”

“怎么就不一样了昵？”

“赶紧吃，吃完我陪你去公园跳舞去，不用花钱，还锻炼身体。”

小荷妈赶紧低下头。往嘴里扒拉饭。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女儿非得让我去美国是去干什么。我不是犟，我自己就是医生，我知道我这病治不好了。”

“那我们去三亚看海，去泰山看日出，去重庆吃火锅，去新疆吃葡萄，去香港喝早茶，去台湾吃蚵仔煎，去曲阜拜孔庙，去敦煌看石窟，去你一直想去的井冈山、延安、遵义……”

“我哪儿都不去。我就想对你说：我爱你！”

老陈的卤味店

陈延国（美国）

Title: Lao Chen's Braised Delicacies

Synopsis: An old braised delicacies shop owner in Shenzhen navigates sudden social media fame, temporarily compromises his recipe for efficiency, then rediscovers his craft and values, ultimately gaining investment that respects his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Key Words: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cultural inheritance, braised food, old banyan tree, self-rediscovery

Author: Chen Yanguo (United States)

老陈的卤味店开在深圳南山区一棵老榕树下，二十年没挪窝。店名是他自己用毛笔写的，五个字歪歪扭扭挂在雨棚上，风吹日晒，墨迹都淡了。

“阿远，你同我讲清楚，咩叫‘私域流量’？”老陈一边翻缸里的卤鹅，一边头也不抬地问。

儿子陈远刚辞职一个月，天天泡在店里：“爸，就是把老客拉个群，每天发两张卤鹅照片，他们就自动下单了。”

“我发照片？我连朋友圈都唔识发。”老陈捞起卤鹅，油亮亮的枣红色冒着热气，“我识发卤鹅，你食唔食？”

陈远叹气：“外卖骑手比顾客还多，你再不变，老榕树都要被砍了做步行街！”

老陈手里的长筷子顿了一下，闷出一句：“你让我谗谗。”

半个月后老陈算账发现利润快没了，盯着红色收据簿看了很久，终于打电话给儿子：“你上次讲嘅玻璃墙，几多钱？”

三天后，店里多了一面透明玻璃墙，正对着老榕树。

第一天，阿婆探头问：“以前唔睇，家下点解睇睇？”老陈没好气：

“因为我靓仔。”阿婆笑得假牙差点掉出来，拍下他骂“死衰仔”的视频发到家族群。视频里老陈在翻缸，卤汁溅到围裙上，那句“死衰仔”被拍得清清楚楚。

那条视频一夜之间上了抖音热搜。“深圳最暴躁卤味师傅”“翻缸二十年的手速”“老榕树下的骂人声”三

个话题同时刷屏。第二天早上五点，老陈推开门，玻璃墙外已经站了二十多人举着手机。

“家人们看！这就是那个骂‘死衰仔’的师傅！”

老陈脸黑得像锅底，但还是硬着头皮开始翻缸。手一伸进去，周围安静了，只剩下快门声。他的手掌粗糙，指节变形，在滚烫的卤汁里上下翻动。一个博主小声问：“他的手不怕烫吗？”老陈头也没抬：“怕。但鹅更怕。”

人群里有一个穿深蓝 polo 衫的中年男人，戴金丝眼镜，不说话也不举手机。他排了四十分钟队，买了一份卤鹅拼盘，站在老榕树下慢慢吃完，点点头走了。

第二天，他又来了。还是排队，不说话，吃完就走。第三天，第四天，他每天都来。

老陈没在意这个人。他忙得脚不沾地，请了三个帮工都不够用。

生意爆了。订单从每天几十单变成几百单，小程序服务器爆了两次。陈远一边修服务器一边说：“爸，卤水能不能一次多熬两锅？省得来回烧。”老陈看了看堆积如山的订单，犹豫了一下：“行，草果和香叶各减两成，出味快。”

他以为自己聪明。

直到那个下午。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拄着拐杖站在玻璃墙外，没有举手机，没有排队，就那么盯着老陈看了很久。老陈走出来，一看那张脸，愣住了：“强哥？”

“阿陈，我专门从香港过来，想食你一口卤味。你这个味道，我记了二十年。”

老陈赶紧切了一盘最好的鹅肉端过去。强哥夹了一块，慢慢嚼了两下，放下了筷子：“阿陈，你嘅卤味变咗。草果同香叶比例唔同咗。以前食完回甘，现在得个咸。”

老陈脑子炸了。他改了配方，心想“差唔多啦，边个食得出”——但有人食得出。

陈远冲出来：“爸，小程序后台差评说味道不如以前的，已经有二十七条了！我还以为是黑粉，原来是真的！”

老陈嘴唇哆嗦了几下，解下围裙摔在案板上：“收档！关店三日！我要重新搵返配方！”

门上贴了红纸：“老板翻车，闭关三日。”

三天的关店成了南山区一桩新闻。有人拍到老陈凌晨四点独自坐在店里，面前摆着三十多种香料，他把每一种倒在掌心里闻，用戥子称，一样一样记在本子上。卤水熬一锅不满意，倒了重熬；再熬一锅还是不对，再倒。陈远也帮着他试，父子俩三天吃了二十多只鹅，吃到看见鹅就想吐。

第三天深夜，老陈突然坐直身子，重新配了一份香料——草果八克，香叶五克，桂皮换成越南清化桂。卤水烧开后，鹅下锅。一个半小时后，他捞出来切片，舀了一勺卤汁送进嘴里。闭上眼，眼眶红了。他舀了第二勺推醒陈远，陈远迷迷糊糊喝了一口，愣了三秒，笑了：

“系呢个味，爸，系呢个味。”

第四天清晨，老陈的卤味店重新开门。玻璃墙外排着长队，有网红，有老客，有从香港再次过关来的强哥，还有那个穿深蓝 polo 衫的中年男人——他又来了，排在队伍中间，不声不响。

老陈把第一锅卤鹅切了一盘端给强哥。强哥嚼了两下，抬头看他：“草果同香叶加返了？”“加返了。桂皮也换了更好的。以前唔舍得，家下明咗，最贵嘅系信任。”

这时，polo 衫男人端着餐盘走过来，在老陈面前站定。四十出头，手指干净，眼神像一把没出鞘的尺子。他用标准普通话开口：“老板，我叫周正，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伙人。过去半个月，我来过你店里五次。”

老陈愣住了。

“第一次你刚火，卤鹅九十分。第二次八十分，第三次七十分，第四次——关店前两天，六十分，已经不配叫‘老陈卤味’了。今天第五次，一百分。你用了三天，把掉下去的路走了回来。”

“你讲咁多，到底想点？”

“投资你的店。不要你改配方，不要你开加盟，不要你搞流水线。我要投的是你这个人——知道错了敢关店三天、把每克香料称回来的手艺人。”

老陈皱眉：“我开间小店，够食够使。”

“爸！”陈远急了。

周正拦住他：“只要求三件事：第

一，注册商标；第二，把配方录下来传下去；第三，每年今天关店一天，重新称一遍香料。”

老陈擦了几下手，弯腰捡起一片榕树叶，看了很久：“第一件同第二件听阿远嘅。第三件——唔使关店一日，我每个礼拜称一次。”

周正伸出手：“成交。”

老陈没握他的手，转身从缸里捞起一只热卤鹅塞进他怀里：“食完先讲钱。钱系卤水上面层油，看着多，底下嘅汤先系根本。”

周正抱着热鹅，笑出了声：“老板，你这只鹅比我投过的任何一个项目都值。”

玻璃墙外有人直播：“有人要投资老陈，你猜老陈给了他什么？一只鹅。”弹幕刷了一屏。

老陈没看那些弹幕。他把手伸进滚烫的卤汁里，嘟囔了一句。陈远听清了——

“迭代唔系学人哋，系搵返自己。”

老榕树的枝叶在晨风里摇了一下。那五个歪歪扭扭的字——“老陈的卤味店”，被朝阳镀上一层金色，像刚出锅的卤鹅皮，油亮，滚烫，实实在在。

陈延国，1963 年生，深圳市作家协会会员。美国中文作家协会会员。曾任职于政府部门、央企、行业协会等单位，现从事政企对接、中外经贸文化交

流等事务，青年文学家作家理事会沧浪分会理事。有纪实文学、人物传记、散文随笔作品数十万字见诸报刊及出版物，并撰有多篇经济学理论文章。

豆包世界

水仙（美国）

Title: Doubao World

Synopsis: An elderly Chinese mother and her retired son cope with their empty relationship by creating AI simulations of each other—he leads a virtual policy team, she chats with a busy "son"—leaving their real connection unchanged.

Key Words: Retirement Adjustment, Emotional Displacement, AI Interaction

Author: Shuixian (United States)

王诗刚从市政府研究室退休。

一进门，他就迫不及待地拨通了老家的微信视频：“妈，今天终于退了！单位请我当董事，但不用再东奔西跑搞调研了。”

屏幕那头，老妈笑着安慰：“退了好，好好休息。这些年你把腿都跑细了！这下终于有时间来西安陪我了吧？”

镜头里，母子俩都戴着老花镜，凑在屏幕前认真地看着彼此，眼角泛着激动的光。

一切看起来，都在朝着含饴弄孙、岁月静好的方向发展。

闲下来的第一周，王诗还去楼下溜达了两圈。到了第二周，他连沙发都懒得下了。无聊至极时，他点开了手机里的“豆包”。

一开始，他只是让豆包查个数据，秒出。他又让豆包写个会议纪要，秒出。

王诗端着茶杯的手顿了顿，眼睛亮了。

他在豆包里重新组建了“政策调研小组”。他自己当领导，设置了两个任劳任怨、从不顶嘴的AI组员。接着，他一口气布置了几十个调研主题。

“唰——”结果秒出！王诗端着茶杯，看着屏幕上唰唰滚动的调研报告，久违的指点江山的快感顺着网线涌遍全身。他比退休前还忙，连午觉都舍不得睡。

老妈那边呢？本来满心欢喜收拾屋子等儿子，等了半个月没动静，赌气之下，她也弄了个“豆包”。

她在对话框里输入了一长串指令：“你是一个刚退居二线的局级干部，性格死要面子、工作狂，有个在西安的老娘……”

她设置了一个“假儿子”，然后郑重其事地点开了“与儿子对话”程序。

“滴——”假儿子秒回：“妈，我正忙着呢，晚点再打给你。”

老妈愣了一下，随即心满意足地叹了口气。嘿，这语气，太真实了。

王诗每天在豆包里，带着两个 AI 组员，继续在全国各地东奔西跑搞调研。他的“西南地区调研报告”出了问题，他得连夜在群里把 AI 组员痛骂一顿；

老妈每天在豆包里，守着那个永远在加班的 AI 儿子，听他汇报工作。AI 儿子刚“出差”去了趟海南，她便在微信上嘘寒问暖，叮嘱他少喝酒。

有一天，王诗终于想起来给老妈打视频。

视频响了两声就被挂断了。

王诗愣了愣，发微信过去：“妈，在干嘛？”

老妈秒回一张截图——一段和 AI 儿子的聊天记录，随后发来语音：“正跟你说话呢！他马上要开常委会了，我赶紧嘱咐他两句。你先别打扰我啊！”

王诗看着那条语音，撇了撇嘴，转

头点开豆包，对着 AI 组员吩咐道：“西北地区经济形势的调研明天出初稿，不能拖！”

西安的房间里，老妈摘下老花镜，揉了揉发酸的眼睛，看了一眼墙上全家福，又低头看了一眼手机里那个永远忙碌的“儿子”头像，满意地笑了。

母子俩依然每天都在干事，情况跟原来一模一样。

永远没有时间见面。

水仙，毕业于西安文理学院，现居西雅图。美国中文作家协会、美国西北华文笔会、海外文轩协会会员。在北美报刊《西华报》《侨报》《世界日报》等长期发表作品。有文章编入《匍匐前行》《抹不去的痛》《隐蔽的创伤》《心迹履痕》《北美中文作家作品选》等书籍，2024 年出版散文集《女流浪者》，接受西雅图中文电台专访。2025 年出版自选集《黑旋风》及双语短篇小说集《黑车迷雾》。2026 年出版双语短篇小说集《紫色风信子》。

破防

郑南川（加拿大）

Title: Heartbroken

Synopsis: A man on a high-speed train feels disillusioned when a mother praises his "success" as a doctor, unaware he's jobless and returning home, reflecting on life's unpredictability versus societal expectations of achievement.

Key Words: life reality, disillusionment, speed, silence, growth

Author: Zheng Nanchuan (Canada)

陈晨坐在高铁窗子的一侧。

隔着玻璃外面的风，被高速火车的速度拉成了一种立体，都要具象化了，带着飕飕的声音穿梭着，他知道这就是今天常说的“速度”。不过，陈晨此刻已经疲惫了这种速度，离开了城市，正走在回老家的路上。

打开笔记本电脑，他突然感到无聊，不知道自己准备做什么？以往总是匆忙在工作的数据、程序上，这是习惯，每分每秒都是那么紧张，甚至重要，而现在全然懒得看，已经没有必要再看了。他随意找了一个游戏的程序，准备把时间消耗在这上面，以此打发回家的路。

突然一个声音对着他说：“叔叔，你在电脑里干嘛？”原来对面坐着一个小男孩，身边是一个女人，应该是母亲，一只大手正搂着他的肩膀。

陈晨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说：“在看电脑。”这话还算诚实，眯着眼

睛。

小孩接着说：“看电脑里的什么？”好奇的小脸上全是疑问。

这时，坐在一旁的妈妈接过了话：“孩子，叔叔在工作。你看叔叔多努力，从不浪费时间。”话语中有几分大人提示孩子的味儿。

在高铁里还可以用电脑工作，在小孩心里很是好奇。他问道：“不需要去工作地方吗？”

妈妈又抢过了话：“工作不是积极努力做出来的吗？人家叔叔在高铁里都不浪费时间，这就是优秀，你该好好学习，以后才会有出息啊。”

小孩子盯住对面的叔叔，问道：“你是大学生？”

陈晨笑着点了点头。

妈妈在一边说：“人家叔叔该是博士吧？”几分猜测地问道。

陈晨又点了点头，“嗯”了一声。

“看吧，叔叔如果不是如此优秀，哪会有好的工作呢？”

小小的孩子听得都愣住了，眼前的这个大叔真厉害。

不过，当这位妈妈把话说出来的那一刻，她哪里知道，对面的这位优秀叔叔顿时感到破防了。陈晨不明白为什么她并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工作，竟然肯定优秀就等于有好工作了呢？事实上，眼下已经失去了两次工作的机会，走投无路，准备回老家干农活过日子了。

陈晨顿感很难受，想把话说出来。犹豫了片刻，关上了电脑，还是沉默了。

事实上，几分钟前他在电脑上并不是在工作，而是打发时间准备玩游戏，因为眼下并没有什么可在电脑上要工作的事。这些年的工作和生活经历告诉他，人生的成长并不是像这位母亲想象的那样。努力，并不一定会成功；成功也只是生活的一段伴随的路程。自己现在低落的选择，才是活着的现实和常态，要学会承受，接受自己的真实，才是人生的路。

陈晨最后还是把话咽了回去。盯着做妈妈表情中的那种信念；又看看

小孩子眼神里的那种渴望与向往，他没有勇气说出自己的这般处境和现实。

或许，人生的路都要自己走一遍，这就是人生。

他把头转向窗外，耳边听到列车轰鸣的阵阵颤声，匆匆的列车，急促地正奔向远方。

郑南川，定居魁北克，加拿大华裔作家。出版个人诗歌、散文、小说专著及作品集《一只鞋的偶然》《A Life Mailed Out》《Mémoire après amnésie》《一个大男孩的狂热量子探险游戏》《几个人的蒙特贝尔后街》《在另外一个世界死去》《郑南川文论集》等 17 部。主编华文作家文集《岁月在漂泊》等 6 部。作品散见《台港文学》《香港文学》《作品》等。多篇论文发表在《文艺报》《世界华文文学论坛》等学术杂志。获 2015 年美国纽约“独立出版人图书奖”入围奖；首届国际人文社科论文大奖赛三等奖（2023）；2024 年 Global Painting Conclave Developed & Maintained by Global Painting Conclave 国际大赛多项奖。

入籍

刘博（加拿大）

Title: Naturalization

Synopsis: A Chinese father in Vancouver, torn between his daughter's demand to take Canadian citizenship and his own longing for home, finds clarity through a conversation with a hometown friend planning to return to China, resolving his years of hesitating.

Key Words: Homesickness, identity conflict, maple leaves, emotional struggle, return journey

Author: Liu Bo (Canada)

清晨六点，老赵准时起床，像在温哥华十年的每个寻常日子一样，洗漱、做饭。他特意熬了一锅女儿最爱的皮蛋瘦肉粥，只因心里藏着心事，恍惚间盐放多了，饭桌上立刻引来女儿的抱怨。

老赵没有辩驳，低声认错，随口提起，自己年底打算回国办理退休手续。话音刚落，女儿立刻沉下脸，给他下了死要求：回国可以，但前提是必须先通过加拿大入籍考试。

面对女儿的催促，老赵满心犹豫，只含糊地回了一句：“再说吧。”

这句拖延彻底惹恼了女儿，积压多年的情绪瞬间爆发：“再说再说！这都几年了，你到底要犹豫到什么时候？我妈走了，奶奶也不在了，国内你还有什么牵挂？”

老赵低头沉默，不愿争执。女儿却

越说越激动，字字带着委屈与指责：

“我看你就是觉得国内日子好了，想回去逍遥自在！你太自私了！我们天天上班，孩子谁来照顾？你要是走了，我们一家人怎么办？”话音落下，她忍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

“自私”两个字，像针一样狠狠扎进老赵心里。

从女儿出生起，她就是老赵全部的寄托。女儿年少学业平平，他倾尽财力送她出国留学；女儿远赴重洋后患上抑郁症，深陷焦虑恐惧，他毅然抛下国内一切，远赴温哥华陪读。长年的分居，让妻子选择离开，家庭彻底离散。

这十年异国岁月，老赵活得彻底失去了自我。家里买菜做饭、打扫家务、照料外孙的大小琐事，全由他一人包揽。他小心翼翼迁就女儿的情绪，事事百般体贴，只求让抑郁的女儿安稳度日。可即便如此，他依旧时常被女儿埋

怨、呵斥，一点小事便能引来指责。

他也曾愤怒、委屈、争吵，可久而久之，他彻底释然。他清楚，女儿的尖锐与敏感，都是抑郁后遗症所致。世人面前，她怯懦卑微、谨小慎微，唯独面对他这个唯一的至亲，才能卸下所有伪装，肆意宣泄负面情绪。女儿也曾满心愧疚地道歉，说自己控制不住脾气，无心伤害父亲。

老赵心里只剩无尽的自责。他常常暗想，若是当初没有执意送女儿留学，若是在她孤身异国的第一时间便赶来陪伴，她或许不会落得性情敏感、满心阴霾的模样。他深知，女儿逼自己入籍，看似是为了小家和孩子，实则是极度的不安，恐惧失去自己这唯一的依靠，从此孤身漂泊异乡。

望着女儿泪眼婆娑的模样，老赵心软妥协，心底已然松口：入籍便入籍吧。可就在他准备答应的一瞬间，心底又一个声音反复回荡：再想想，再好好想想。

最终，他还是对女儿说：“让我再想想。”

送走外孙上学，满心烦闷的老赵，独自走向两个街区外的街角。

初冬的温哥华正值雨季，细雨绵绵，空气潮湿阴冷。街道两侧的红枫枝叶繁茂，红叶绚烂似火，铺展成漫天红云，风景如画，可老赵却毫无欣赏的心境。他浑身发冷，身心俱寒，双手缩进羽绒服袖中，佝偻着身子，在空旷的街道上缓缓独行。

街角的“欣然小馆”是他在温

哥华为数不多的慰藉。此时尚早，本地餐馆大多尚未营业，他推门一试，店门未锁，便径直走入空无一人的厅堂，在靠窗的位置坐下，望着空荡荡的街道，兀自出神。

“大哥，您什么时候来的？”老板娘辛然的声音骤然响起。

老赵抬头浅笑致歉：“看门没锁，便冒昧进来坐坐。”

辛然性格爽朗，立刻笑着应声，转身端来孔府家酒、花生米与酱牛肉。二人是山东威海老乡，十年前老赵初到温哥华，便常来这家有售酒资质的小馆小酌，一来二去，早已熟识。

“您慢慢喝，中午就在这儿吃，我稍后过来陪您说话，这会儿要应付税务局的人，先失陪了。”辛然说完便忙碌去了。

望着辛然微胖的背影，老赵不禁想起初见她的模样。那年也是红叶漫天的时节，不到三十岁的辛然眉目灵动、笑容温婉，一双杏眼带着浅浅梨涡，格外动人。

彼时的辛然，随丈夫技术移民定居加拿大。丈夫失业后，恰逢国内同学邀约创业，她通透豁达，毅然支持丈夫归国打拼，自己独自留在温哥华，一边经营小馆，一边抚养年幼的儿子。

多年前的一个深夜，老赵在此独自买醉，辛然主动陪他闲谈小酌。彼时二人皆是异乡漂泊人，聊着低龄留学的现状、海外华人的疏离隔阂，最后聊起遥远的山东故土，聊起家乡的山海烟火、童年趣事。

乡愁翻涌，常年独自撑着一切的辛然瞬间破防，泪眼婆娑，哽咽着反复念叨：“我想我妈了。”

深夜老赵告辞离去，醉酒的辛然摇摇欲坠，一头扎进他的怀中。多年未曾亲近异性的老赵心头微动，轻轻将她扶住。辛然很快清醒，轻声解释：“哥，别多想，我只是借你肩膀靠一靠。”

自那以后，二人依旧是客气熟络的老乡，却再也没有深夜对饮闲谈，分寸得体，默契如初。

午后雨过天晴，天光澄澈，蓝天白云搭配满地红叶，不少华人游客在树下拍照留念。老赵看着眼前景象，想起初来此地的自己，也曾对异国美景满心新鲜，如今只剩满心沧桑，不由轻轻摇头。

街对面，年轻的陪读妈妈邻居与他四目相对，二人含笑挥手致意。老赵暗自感慨，如今来温哥华的陪读妈妈，年纪是越来越轻了。

客人散尽，辛然端着酒杯坐到老赵对面，斟满两杯酒，直言道：“哥，今天咱们痛快喝一场，以后怕是没机会了。”

老赵满心诧异，连忙追问缘由。

辛然坦然告知，自己打算关掉小馆，回国生活。这几年温哥华人口结构早已改变，老牌华人越来越少，外来族群逐年增多，生意愈发惨淡。如今丈夫在国内的事业已然稳定，再三催促她归国，打算让她回国备孕二胎。

“我儿子已经是加拿大国籍了，我再生一个，做个中国人，不好吗？”辛然笑着说道。

老赵唏嘘不已，询问起她常年独居异国的儿子。辛然语气带着无奈与嗔怪，儿子早已考入大学，却常年疏于联系，一个月都不肯打一通电话。

“那你以后还回加拿大吗？”老赵问道。

辛然轻轻摇头，眼神坚定：“说不准，但我实在待腻了。我早就入籍了，可就算拿了这里的身份，我也不想一辈子留在这，更不想老了埋在异国他乡。”

这句话重重震在了老赵心上。

这正是他藏在心底多年、从未与人言说的执念。他一直纠结入籍，便是害怕一旦入籍，便彻底断了归途，从此扎根异乡、客死他乡。他总以为国籍是捆绑自己的枷锁，却从未想过，入籍从来不是终身的束缚，选择权始终在自己手中。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父母终究无法庇护孩子一生，儿女长大成人，自有自己的人生，何须被晚辈的生活捆绑余生？

心结瞬间豁然开朗，老赵举杯动容道：“说得好！这地方从来不是咱们的根！干了！”

一杯烈酒入喉，所有的纠结与压抑尽数消散。老赵笑着和辛然约定：“等我回国，定在威海海边请你喝酒吃烧烤，咱们不见不散！”

辛然脸颊绯红，笑意盎然，朗声应下：“不见不散！”

离开欣然小馆，老赵拿出相机，拍下自己与这家承载多年乡愁的小馆的合影。街对面的邻居早已离去，他忽然想起一句台词：我自下山去，还有上山人。

有人奔赴异国追逐新生活，有人看透漂泊冷暖，一心奔赴故土归途。

此刻的老赵，心头所有的沉重烟

消云散。他步履轻快，嘴里哼着小调，行走在红叶铺地的小路上，身后拉出一道绵长的影子。

碧空之上，两只大雁声声长鸣，展翅向着远方飞去，归途明朗。

刘博，加拿大华人作家，前微软中国副总裁。

与死神擦肩而过

孙白梅（加拿大）

Title: A Brush with Death

Synopsis: Le Shu and his wife, who have shared over 50 years of mutual care through health struggles like his kidney cancer and her COVID-induced atrial fibrillation, navigate her critical heart failure episode and pacemaker surgery with the help of family, medical professionals, and their enduring resilience.

Key Words: elderly couple, health crisis, COVID-19 sequelae, medical support, gratitude

Author: Sun Baimei (Canada)

乐叔和乐婶自相识、相知以来已度过了五十多个春秋，生活中虽然难免磕磕碰碰，总的来说，还能算相濡以沫，尤其在人生拐点遇到困难时，两人能相互照顾，共渡难关。比如多年前乐叔发现肾脏上有肿瘤，手术后检验出来有癌细胞，经过乐婶悉心服侍调养，多年来比较平稳。近年来他因血尿、尿滞留等去过多次急诊室，前列腺动手术后，恢复得不错。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这次轮到乐婶了。她本来心脏有些问题，医生说是“房颤”，追根溯源，还是 COVID 19 惹的祸！2022 年乐叔和乐婶都感染了，乐婶足足半年下午一直有低热，医院做各种检查，最后说是 COVID 后遗症，病毒专找薄弱器官，后来查出了“房颤”，服用稀血药和控制心率的药物，还算不错，

可是 2026 年三月底她连着两晚不断咳嗽，难眠，看了家庭医生，怀疑是肺炎，拍了 X 光，服用抗炎药。过几天医生来电说肺里可能有积水，而乐婶发现心率每分钟有时低于 50，去看心脏专科大夫，心电图却测出心率每分钟高于 120！她的血氧饱和度低于 90，呼吸急促，幸好与他们同住的朋友儿子凯文是一位医科大学学生，正在医院实习。他用听诊器听了乐婶的肺部，发现有积水，当机立断，开车与乐叔一起送乐婶去北约克总院看急诊。凯文的妈妈还特地从单位请假来急诊室陪伴。

急诊室照例熙熙攘攘挤满人，预检时，凯文说疑似心衰，等了数小时后，终于让乐婶进了一间单独的诊疗室，医生给她鼻子插了氧气管，做了各种检查，包括验血、X 光、超声波、CT 等，

决定当晚住院，等到子夜后才送到病房，乐婶翻来覆去睡不着，迷迷糊糊睡着后，清晨5点被叫醒，要验血。原来每个病人每天清晨都要抽血，化验报告要在医生8点上班后分析，以决定治疗方案。

乐婶后来才知道她被送到的第一个单人病房是加护病房，相当于ICU吧，说明当时情况很凶险，由于房颤发作，引起心脏乱跳，血泵不出，肺里积了不少液体，因此咳嗽不止，还有心脏的电路堵塞，相当于“短路”，要不是凯文及时送医，要没有医生极力相救，如果心衰后心脏骤停的话，生命就有危险，真是与死神擦肩而过！乐婶一直对医院的医生护士及其他工作人员心中充满感恩，没有白衣天使的救死扶伤，哪有大家的岁月静好！

第二天乐婶就被送到二人合住的病房，说明危险期过了。除了继续吸氧，医生要排出她肺里的积液，用静脉注入利尿剂，频繁小便，晚上乐婶还经常咳嗽，在床上平卧不行，一位好心的护士搬来一把躺椅，乐婶才能断断续续小睡一会儿。

后来医生发现她的脚肿，又采取新的排水措施：从一个机器里不断输出利尿剂，乐婶就不断排尿，护士把便携式马桶搬到病房，还是来不及，尿了裤子，无奈只能插导尿管，才解决了难题，晚上乐婶也能睡会儿觉。连着两天两夜，脚肿才慢慢消了。

住院期间，乐叔、凯文和妈妈、弟弟都来探望，为她带来亲朋好友的温馨。

为了知道身体排了多少水，护士每天早晨要为乐婶量体重，她推来一把椅子，乐婶坐在上面，护士就能读出她的体重是多少，由于体重下降不多，说明肺内仍有积液，因此她迟迟不能出院。

终于住院第八天，乐婶的体重达标了，一位头发花白的医生来病房告诉她：他与乐婶的心脏专科医生商量，鉴于她的病情，建议植入心脏起搏器，可以调节她的心率，使心率不至于低于六十，乐婶同意了，第二天就安排手术。

乐婶从半夜起就禁食，一早被推入手术室。护士们认真做了清洁，技师局部麻醉，医生在她左肩下方心脏附近划开约三厘米的切口，慢慢把一个小的心脏起搏器植入，并不断轻轻按摩，整个手术约三刻钟，乐婶始终是清醒的，手术完成后她感谢医生的技术高超，他和护士都说，这是整个团队的努力，确实如此。乐婶的佩服之心油然而生。

术后她被推到一间恢复室，由专职护士测血压、心率等，手术后还要禁食，直至下午一点送回病房，食堂送来热气腾腾的鱼肉饭菜，乐婶才慢慢恢复体力。

植入心脏起搏器后，乐婶竟然可以不用吸氧了，心率也比较平稳，术后第二天医生说可以出院了，10天的住院是人生难得的历练，乐婶想：终于熬过来了。除了感激医护人员和亲友外，她感到冥冥之中天父也在托举她，帮她转危为安。

回家后，乐叔挑起了家务和采购重担，悉心照顾乐婶，尽管他也有房颤，有时还胸闷气短。凯文妈妈时常烧可口的菜给她加营养。凯文也经常关心她的病情，成为她的家庭医学顾问。老朋友和以前的邻居表示要来探望，乐婶婉言谢绝了。

出院后，乐婶觉得似乎这条命是捡来的，总感到怪怪的，比如每天洗澡本来寻常，可她心想：太“奢侈”了，在医院近十天都没洗澡，连洗脸也只能用纸巾擦一下，衣服也难得换洗，能保住命就不错了。

出院后她还继续服用利尿药，以排除剩余的积液，晚上除了尿频，还有时咳嗽，每晚起夜六七次，睡觉断断续续的，但比起住院前胸闷气短、连续咳嗽，已经改善了许多，乐婶想：知足吧！人的生命是很脆弱的，一口气接不上，或心脏停搏，就完了，但人又是坚强的，

能向死而生，生命有时荒诞，但很奇妙，还是珍惜当下吧！

孙白梅，定居加拿大多伦多。

大半辈子从事英文教学、翻译，业余爱看书、旅游，有感而发，也写些小文。出版《西洋万花筒——美国戏剧概览》（2002），《聊赠一枝春——孙白梅文集》（2022）。翻译出版美国名剧《欲望号街车》（1991），孙博的小说《茶花泪》（2019）和《东方美人茶——凌鼎年汉英对照小小说新作选》（2022）。与笑言合译《渥太华华人百年纪实：一座世纪牌楼的诞生》（2025）。被评选为“2020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十大新闻人物”之一，荣获首届“华燕杯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征文大赛二等奖（2025）”。

吹牛大王

孙博（加拿大）

Title: The Baron of Boasts

Synopsis: At a university reunion, a boastful former student pretending wealth is exposed as a fraud by his unassuming classmate, who turns out to be the risk control officer who uncovered his fake business deals.

Key Words: Reunion, vanity, downfall, contrast, justice

Author: Sun Bo (Canada)

希尔顿酒店的包厢里，酒气与香水味织成一张黏稠的网。今天是滨海大学经济系毕业十年的聚会。饭局的核心，毫无疑问是陈雄。

大学时代，他的外号是“陈大炮”，也有人私下叫他“吹牛大王”。现在看来，这门大炮终于轰开了财富的大门。他穿着剪裁得体的西装，手里捏着一把劳斯莱斯库里南车钥匙，随手往转盘上一扔，像是扔一件不值钱的塑料玩具。

“哎呀，最近在 CBD 拿了块地，审批流程跑得我头大。”陈雄吐出一口雪茄烟，“昨天跟刘副市长吃了个饭，非要我投资那个智能新城，三五个亿的事儿，我也得琢磨琢磨啊。”

席间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班长钱厚才赶紧端起酒杯：“陈雄，不！陈总，以后拉兄弟一把。我们这种拿死工资的，哪见过这阵仗。”

陈雄摆摆手，一脸云淡风轻：“好

说，下个月我那私人会所开业，一人一张金卡。”

就在众星捧月时，角落里坐着的郑默始终没说话。郑默是陈雄的室友，现在一家公司当会计，整个人看起来灰头土脸，甚至有些局促。

“郑默，你呢？”陈雄转过头，语气里带着居高临下的关怀，“听说你那公司快倒闭了？要不来我这儿，每月给你一万。”

郑默推了推眼镜，轻声说：“不用了，我现在挺好的。”

“你这就是倔！”陈雄声调拔高，“男人嘛，要有格局。你看看我，身上这套西装，阿玛尼高定，十万；我儿子在读的私校，一年学费三十万；就连我老婆养的那只阿什拉猫，也要两万多，还是美金。”

就在这时，陈雄的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号码，脸色微变，随即走到窗边接听。

“喂？张总啊……哎呀，那笔五千万的款子？明天，明天一定到账！我这儿忙着呢，正跟几个省里的领导吃饭……挂了挂了。”

转过身，他又是那副挥斥方遒的模样。然而，郑默的手机也在这时震动了一下。他低头看了眼短信，又抬头看了看陈雄，眼神复杂。

酒过三巡，包厢门突然被推开了。进来的是酒店经理，还跟着两个穿制服的男人。

“请问陈雄先生在吗？”其中一个男人出示了证件，“我们是区法院执行局的。陈先生，关于你拖欠供应商三百万货款、拒不执行判决一案，我们已经依法对你进行定位。另外，你名下的那辆劳斯莱斯库里南经查是租赁车辆，且租金已逾期，租赁公司已报案。”

包厢内瞬间死寂，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陈雄的脸唰地白了，他手里的酒杯“啪”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那把耀眼的库里南车钥匙，在旋转的转盘上显得格外刺眼。

“警察同志，是不是搞错了？”陈雄强撑着笑容，“我……我正要签一个几亿的大项目……”

“别演了。”法警冷冷地说，“你那间空壳公司三天前就查封了，你老婆一周前就跟你办了协议离婚，名下唯一的房产早就抵押给了高利贷。走吧。”

陈雄像被抽了骨头的蛇，瘫软在椅子上。周围那些刚刚还极尽谄媚的同学，纷纷往后缩，生怕沾上一点晦气。

陈雄被带走前，突然看向郑默，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郑默！你帮帮我，你借我点钱，我知道你一直攒着钱，你帮我把那三百万还了，我以后翻身了十倍还你！”

郑默叹了口气，慢慢站起身，从公文包里取出一沓文件。

“其实，我一直想告诉你。”郑默把文件推到陈雄面前，“你半年前为了撑场面，拿你那间公司去申请的那笔抵押贷款，是我所在的总公司批复的。我是那个项目的首席风控官。”

郑默顿了顿，语气依旧平静：“你提交的那些所谓‘CBD 地块’的合同，全是伪造的。昨天，是我签发了最后一份拒付令，并向法院提交了你的财产隐匿线索。作为老同学，我最清楚，你大一那年偷同学饭票时的眼神，和刚才说‘三五个亿’时一模一样。”

陈雄彻底哑火了。他看着郑默，这个他一直瞧不起、认为“没格局”的男人，原来才是那个掌握他生死的人。

警察带着陈雄离开了，包厢里一桌残羹冷炙。

“林……林总？”钱厚才试探着开口，脸上堆起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原来您才是真佛不露相啊，您看咱们这关系……”

郑默看都没看他一眼，淡淡地说：“各位吃好喝好，我买单。”

孙博，加拿大著名华人作家、剧作家，现任加拿大网络电视台总编辑、加拿大中国笔会会长。出版长篇小说《中国芯传奇》《回流》《茶花泪》等十多部著作，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法、韩、日文。发表影视剧本《李庄的四月天》

《还你一个拥抱》《中国智造》《中国处方》《中国创造》，担任三十集电视剧《错放你的手》编剧，导演电视系列片多部。曾获六十多项剧本、小说、散文奖。

地铁里的流浪汉

姜尼（加拿大）

Title: The Homeless in the Subway

Synopsis: Zhang Tao, a Toronto office worker, feels conflicted about subway beggars—sympathizing with their struggles due to his own past unemployment crisis while being repelled by unhygienic behavior, until he compassionately helps a well-groomed, dignified panhandler who reminds him of his vulnerable self.

Key Words: homelessness, empathy, dignity, urban struggle, compassion

Author: Jiang Ni (Canada)

张涛已经在多伦多市中心一家商贸公司工作整整十五年了，负责网络设备。每天朝九晚五，天天上下班都会淹没在人潮汹涌的地铁站。市中心的不少地铁站有一景，总有衣衫褴褛、肮脏不堪的流浪汉，尤其在学府街地铁站的一个出口，有些流浪汉还搭起了地铺，捡了肮脏不堪的睡袋在那里过夜。其实路过地铁站倒没什么，主要是他们把那里弄得气味熏天，走过的时候几乎都要憋一口气，非常影响情绪。所以张涛一般尽量避免经过那个地铁站出口。

有时候有一些流浪汉，在地铁车厢里穿梭，向乘客索要零钱。这些人很执着，一定要弄些钱出来。这些流浪汉可以看出其实相当有社会经验，他们能从众多乘客中辨识出哪些是善良、可能掏钱的乘客。然后反复到其身边索要。张涛是个极其善良的人，总觉得

人遇到难处要帮一把，这种情况他都会把自己兜里的零钱拿出来。有时候甚至特意把零钱放在口袋里，更容易取出来。不过后来张涛发现了端倪，碰到同一个流浪汉，几次来找他要钱，流浪汉可能要过的人太多，记不住他已给过钱，所以以后张涛碰到这种情况，一律漠视，懒得掏出碎银子了。

张涛对地铁站的行乞人有一种天生的怜悯，可能是因为他多年的打工，知道打工人的艰辛。有一年张涛的小组在几乎没有预警的情况下，突然整个被裁。因为比较年轻，财务规划不好，张涛每个月的收入和支出几乎相等。但他一直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员工，裁员的厄运永远都不会落在自己头上。那次突然被裁员，巨大的心理打击很快就被严峻的经济压力所取代，因为他的账户里只有不到一百块钱了，如果再没有收入，房贷马上出问题，一家人吃饭都会危机，张涛陷入了极大焦

虑和恐慌。他甚至想也许应该去打苦工，最坏时甚至想，也许也会加入地铁站要饭的人群。好在事情转机很快，他很快找到了下一份工作，经济状况好转起来，压力也随之消失。

尽管如此，有时候地铁站的行乞人也令人非常厌恶。有一次，一个流浪汉浑身脏臭地躺在地铁车厢里，占了好几个座位，周围的人被迫离他很远，因为味道实在太大了。等这个人起来之后，他竟然在手里吐了痰，然后就在车厢里的栏杆上把手擦干了，实在令人作呕。这也许就是地铁传播各种疾病的原因之一。从此，张涛每次从地铁下来都要立即用肥皂洗手，却也养成了很好的洗手习惯。

有一天下班，刚到圣乔治车站换东去的二号线，就见月台一根柱子旁边单膝跪着一个年轻人，一顶网球帽倒置在身前。这个人大约三四十岁的样子，穿着旧西服但十分干净整洁，头发也不像典型的流浪汉那样凌乱。他把头深深地低下去，不看走过的路人，即使有人往帽子里扔硬币，他也不抬头。

当张涛走过这人身边时，突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隐约感觉到这人肯

定不是流浪汉，而是一时陷入困境的打工族。也许也是突然的裁员而陷入了不可预测的经济困境。难以控制的焦虑让他一时方寸大乱，而单膝跪在了人来人往的圣乔治地铁站。那跪着的单膝就是对施舍者最大的感激，那深深低下的面容是最大程度能维护的尊严。张涛想到自己从前经历的困境，突然感到单膝跪在那里的就是自己。

张涛转过身，走到那人身边，把钱包里所有的硬币和纸币都倒进了那顶网球帽里。不等那人有所表示，张涛急急地转身离去，他不想那人因为有人施舍而被迫抬起头来。转过身来，心中一阵悸痛，眼前一片模糊。

列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入站台，张涛急急登上车，向东飞驰而去。

姜尼，加籍华人，医学博士，曾留学比利时鲁汶大学，现居多伦多，从事心血管病基础研究。著有纪实小说《医师日记》，散文随笔集《枫国情怀》《秋风起了》，现代诗集《情系多伦多》和古体诗集《他乡四季》。海外文轩作家协会理事。

判断

王方（西班牙）

Title: Judgment

Synopsis: Barcelona professor Li Panduan lectures on the prevalence and complexity of human judgment, from childhood lies to business decisions, then assigns students to practice by judging subway passengers' stay duration, with one student comically failing to determine a man was just for free-ride on air conditioning.

Key Words: judgment, psychological analysis, subway observation, miscalculation, daily life

Author: Wang Fang (Spain)

“判断是人一生中使用得最多的思维形式。”这是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华裔教授李攀端正在一字一句给学生讲述他经典课程心理学中的“心理判断”课程。

台下的三十多位学生认真听讲、仔细笔记。

李老师继续说道，“根据一份世界级心理学刊物进行的50年调查结果数据分析，一个人从孩童开始到寿终正寝，判断使用次数不少于10万次。比如小学时代为一次旷课逃学而伪造了一张请假条，小孩要作出判断，假请假条交出后，老师会不会联系他爸爸？穿帮了会不会遭到棍子暴打？暴打之前要编一套谎言骗过他爸爸，而谎言的内容能不能骗过他爸爸？”

李老师停顿了一下继续说：“类

似这样的系列判断相信我们从小就有经验，只是内容不同而已。等成人以后，判断的数量不断增加，而且分量更重，内容更复杂。比如，十年前中国有位大老板斥巨资买下马德里一幢大楼，而后他欲将大楼全部拆除重建一座现代派摩天楼，但是计划遭到市长的全盘否定：‘大楼一砖一瓦不能拆，该楼是历史标志，受法律保护’。结果中国老板只能赔本卖出了事。”

李教授说：“这是一次典型的判断失误事件。还有一事，正当美国企业大量撤离中国之际，唯有埃隆·马斯克携巨资、带技术到中国投资开厂造车。同行为他捏把汗，但事实是马斯克赢了、赚了。也就是他的判断正确了。”

李教授说完，台下学生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接着李教授给学生布置作业：

“尔等，已经学了四年心理学，应该掌握了判断的基本常识和能力。今天我给大家布置的作业内容很简单，无需资本投资，因而即便失败也没有经济风险。这个内容就是到地铁里去判断一个坐在椅子上的乘客是长时坐，还是短时坐。这是市民都要遇到的判断课题，当你进入一列拥挤的地铁里，最理想的就是你只等了一站，前面的乘客就下车离开，这个空位自然就是你的。”

李老师说：“要求同学们在判断对方时，尽量记住你判断的理由，越详细越好，然后写成报告给我阅读。”

华二代学生刘志强是李教授欣赏的学生之一，他希望刘志强的报告写得出色，写出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奥妙和真谛。

翌日刘志强去了巴塞罗那地铁 5 号线，因为 5 线离他家最近，而且几乎每天人满为患，人越多，越容易找到正确的判断对象。

夏天的酷暑烤得他加快步伐进入车厢内。车内果然是人挤人、人贴人的场面。刘志强一眼看见不远处有位华人男青年坐在车椅上，他便走到那华人面前一边装模作样地装作乘车样子，一边开始进行他的“判断”作业。

他发现华人乘客有个鼓鼓囊囊的大包包，于是他判断那应该是准备出门旅游几天的人，再进一步判断他应该是在“桑斯火车站”下车，然后换乘大巴或者去机场。

再观察，那人一直在闭目养神。

第三站到了，正是桑斯火车站，那人睁开眼睛，但他并没有下车。

刘志强的第一次判断失误。

“可能是下面几站下，或是去干活，或是回家。”刘志强再次作出判断。

地铁又过了好几站，那人还是没有下车。刘志强的前两次判断均以失败告终。

刘志强不甘心就此失败，他坚定信心做了第三次判断，“肯定在终点站下车。”刘志强也一直站在他面前“岿然不动”。

终点站终于到了。

那人还是眼睛微闭，根本没有下车的行为。刘志强心里急了，于是轻轻拍了拍那人说道：“兄弟，终点站到了，你不下车吗？”

那人慢慢睁开眼睛回复说：“哦，谢谢你，我不下车。”

这个回答让刘志强彻底傻眼：“不下车，你在车上干什么呀？”

那人道：“哦，今天是我休息，家里很热，没有空调，我就在地铁里过一天，蹭一天的地铁空调。”

“啊？这样啊”华人乘客的回答完全出乎刘志强意料。

那人端起手提包说，“我带好了午餐和晚餐。”说完打开手提包给刘志强看，里面装着好几个外卖盒，盒子里装着炒饭、炒面、宫保鸡丁、麻婆豆腐，还有一盒北京烤鸭。

“过一会儿我下车在站台里扒几

口炒饭和宫保鸡丁然后再回到地铁里睡觉，烤鸭留在晚上吃……。”

刘志强在报告里这样写：白学四年的弗洛伊德心理学，我的地铁判断全部错误。

我要求留级重学。

王方，旅居西班牙华裔作家，欧洲新移民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发表于《人民日报》《文汇报》《文综杂志》等报刊。

转身

雅兰（德国）

Title: Turnabout

Synopsis: A woman, initially drawn to a man she aimed to build a future with, faces a crisis when he demands to be added to her property deeds before marriage, leading to his violent outburst and her subsequent turn to volunteering at an orphanage.

Key Words: Relationship, disillusionment, betrayal, material offering, redemption

Author: Ya Lan (Germany)

巍峨耸立的科隆大教堂，高雅神秘的新天鹅堡，清澈如镜的国王湖，还有镶嵌在云端的珍贵翡翠艾布湖，半个月后，她会带着他的孩子们置身其中。这份计划她酝酿已久。

去吉尼斯乐园，也是她单独带着的。当时的她想着，要走入他的生活，离不开丢下矜持奉上迎合。在她的教养里，由主动这两个汉字诠释出来的口语，她是不会表达的。

接他下班，她认为是理所当然。

浅灰色的车身在秋天有点冷。与她内心截然相反。

见到他，把温软的手递给他。把散发着沁香的长发埋在他胸前。闭上眼睛，听血液敲响宇宙的声音，咕咚咕咚地踩着节奏。她渴望如此。

他打开车门，弯腰倾身坐上主驾。她懂得尊重与谦让。丝微与分寸在现实的章节里，她都施展得如熨纸宣。

她笑了。坐在他的后右位。这样，能看着他的侧面。

她喜欢他额前微卷的发。略高的鼻梁。光影投射的朦胧效应，让她有点不能自拔。

还涉及不到生死相依。她是清醒的。

认识他之前，她是另一个领域里的翘楚。经济上，也是常人的望尘莫及。

他是一个离婚的男人。他有个女儿。他有着体面的工作。

他的身高，不占优势。与他并肩，她不用抬高视角。

他说话的声音也不高。这让她没有紧张和压迫感。光阳渐褪，暮色逐起时，与他共进晚餐，这是她在心里回味已久的记忆。但这一刻，似乎要延伸到命运的轨道，滑行至分岔的尽头。

谁，又能预判未知呢？她不会拟

设这道话题。

彻底懵了，是在他小心翼翼地跟她说，把儿子带到身边养育。

哪对哪？她在哪里？看着他的嘴巴一张一合，双脚悬空的她天旋地转。之后他说的话，都飘散在空气里了。她听不到任何。她浑身都冒着虚汗。

她不能沉溺水底。她需要拯救与依附。全身力量，都在她的皮肤与墙壁之间。她像一个大大的问号，凝固在他的目光所及之处。

他被自己吓到了。受到更大冲击的是她。他怎么有了儿子？

他怎么会有儿子呢？他不是说，有个女儿吗？

她一直都知道他有女儿，加上所知，她才跟他走近。而他，真的就只有女儿。

他从没正面提过，何种缘由离开前段婚姻。结束后，才跟她有交往。

像寻常情侣一样，彼此问候与关怀。偶尔，回到曾经的家。他说，看女儿。她能接受，也认为理所当然。

可她不知，他的儿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更有说服力的，是为了他的血脉延续。这是他的解释。也是他前妻灌输的。

可前妻怀孕，他不知道。一次在付女儿抚养费时，前妻说，肚里又有了孩子。凭直觉，是儿子。

她能设想到，每逢周末，他与前妻

在一起的画面。但她不能恶心。否则，她会连带到自己。

她年薪近百万。有三家门面房。八家公寓。四处住宅。关键的是，她还有一颗不谙尘世的心。

所以，在他的眼泪之下，在他困苦的童年里，在他奋起拼搏的往昔中，她选择原谅。

他儿子出生，她给了厚厚的红包。各方面，她善意兼并包容。

现在，她想利用暑假两个月，拓宽孩子们的视野。于是，护照签证都办好，资金也不用他操心。

能与他走完下半生，是她的愿景。

车行驶在宽阔的临江大道。两边高楼都被甩在车后。舒缓的音乐是欧洲极品《You Forget》，这让她的身心溢漾起来。

距离她的住所不到两公里，她说，从欧洲回来后，考虑领证。

他的话语，微轻但铮亮。他说，领证前，把他的名字，加在她的房产证上。

不然呢？她问。

什么意思？车停下来。他关掉音乐。

她说，能给你的，给你前妻的，给你们孩子的，我都给了。

腾的一声响起，他的下肢还陷在车座里，双臂却向她抓过来。转过身的他，如飞在蓝天的苍鹰急促地捕食。他用双手卡着她的脖子。他瞪着眼睛

吼道，你是谁？你以为你是谁？

……

郊区，有所孤儿院。在他吼过之后不久，她常去那里。布施。做义工。

雅兰，著名作家，社会学家，旅德作家。以思想敏锐，文字敏锐，视角独特著称。游离于言论、散文、小说、诗歌等诸多文体。

作品刊发于《红豆》《青春》《雨花》《小说族》《青年作家》《小小说月刊》《小小说选刊》《华人时刊》《日本·中文导报》《德国·华商报》《澳大利亚·大华时代》《美国·伊利华报》

《美国·华府新闻日报》《台港文学选刊》《凤凰资讯报》《金陵晚报》《台湾南华报》《澳门·小说快报》等。

著书《中国很高兴》《性殇》《从压抑到泛滥》《在我离开你之前》《中国人在德国》《最近的远》，策划出版《世界华人女作家微型小说选》。

因创作微型小说而引发的风暴漩涡，被中国文坛列为《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事件》之一。被《北京文学》杂志评为“2004 年中国十大文化热点之一”。轰动中国文化界。与此同时，引发海内外海量媒体的关注与跟进报道。并在2018 年，入选“江苏省改革开放 40 年最具影响的 40 篇微型小说”。2024 年，入书《世界微型小说百年大事记》。

搓饭搓到一根毛

穆紫荆（德国）

Title: Found a Hair in my Meal

Synopsis: A diner recounts finding an unidentified hair-like object in Indian restaurant rice, humorously testing the staff's creative excuses—from "ginger fiber" to "coriander root"—and reflecting that honesty would have been simpler than elaborate denials.

Key Words: restaurant incident, humorous, denial, hair, honesty

Author: Mu Zijing (Germany)

那天去印度馆子搓饭，我扒拉米饭的时候扒拉出一根硬丝。我瞅着就是一根毛发类的东西，还是白生生的，挺翘挺翘的，感觉像是猪鬃或者羊毛那种玩意儿。不过它是直溜溜的，说不准是刷子掉下来的。

虽然说一时半会儿也没断定是什么，但我一点都不慌——这种事儿我们面包店也常遇到啊！就比如刷糖浆、刷蛋液的那种猪鬃羊毛刷子，刷多了难免掉一根，硬邦邦地粘在面包上，跟着进烤箱再跟着卖给客人。我们发现后也不会抠掉，毕竟都嵌进成品里了，硬拔反而把面包搞坏卖相全没了，一般都是让客人自己发现处理。

所以我在米饭里翻出这根毛，既不觉得恶心，也没打算闹事儿，就想试试店家会怎么反应，结果这过程可太有意思了。

我先指给服务员小姐姐看，这姑娘看起来还是个打工的学生。她第一

句话就是拼命摇头否认：“啊！不对不对！我们厨房里没有金头发的人！”害，印度馆子嘛，我懂，她意思是厨房全是印度人，不可能有金头发。

这我懂啊，可我也不是金头发啊，这不刚好排除是我掉进去的可能了！我就逗她，接着问：“那是狗毛？”小姐姐吓得魂都飞了，连说“不对不对，我们店里没养狗！”

过了几秒她憋出一句：“这是姜！是姜上面掉下来的丝！”我笑了，说：“姜我家也有啊，谁不知道姜上哪长得这么长的玩意儿？”她一听也觉得说不通，就说“我去问老板”，我说行啊。

我还挺好奇老板能想出什么说法，结果老板来了，一本正经跟我说：“这是香菜根啊。”好家伙，香菜根我还不认识吗？香菜根哪能长这么直这么挺啊？不过我也不想为难人家，赶紧顺坡下驴，问他：“哦？是植物呀？”老

板赶紧点头：“对对对，就是植物！”

得了，我的测试到这就结束了。香菜根？给我整笑了。这老板想象力虽说不咋地，但也确实是拼尽全力想了个客人能接受的说法。话说印度人煮米饭还连香菜根一起煮？

其实他直接跟我说是刷子掉的毛也没啥啊，我又不是不讲理。之前我们

还在一家中餐馆的菜里吃出个螺丝钉呢，人家老板娘直接就说“哎呀，这是炒菜铲子掉下来的”，我们也能理解啊，用德国人那句话说就是——这种事儿难免会发生，能原谅。

说真的，出问题时老老实实说实话其实才是最简单不费劲的法子。

养生馆

蒙庄（德国）

Title: Health Center

Synopsis: A man running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linic, who presents himself as a decent and caring figure, faces a crisis when a German client complains about an employee's inappropriate behavior during her elderly father's massage, leading to a hasty apology and quiet rebuke to the staff.

Key Words: Chinese health SPA, Hypocrisy and Deception, Moxibustion

Author: Meng Zhuang (Germany)

老杨国外混了半辈子，啥都干过，最后靠那据说是祖传的中医，开了一片不大不小的养生馆，以养自己一个人生活，还过得去。

开餐馆那会儿，他曾经陪各级领导吃饭采风，也风光过。这些风光如今浓缩在他郊外的农家乐小花园极简卧室的门侧内外墙壁上，那挂着几幅与名人合照，花园屋子小，照片大不起来，他理想气势达到不了，但也能唬住几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女人，把他当大哥来崇拜，像高启强那样来崇拜。

每天，除了应对那些有按摩欲望的外国男客人外，他还抽出时间照顾自己国内女同胞。尤其是那些体弱体寒的女子，求学中的、单身的、嫁了鬼佬得不到温暖的，他都照顾。体贴的也像有弟妹的大哥，高启强。

他总对人们说，他的店是正儿八经的中医养生馆。不搞乱七八糟的玩

意儿。他招来的员工，也是正儿八经有资质的会中医按摩的人。也是啊，按摩这行业，本来就很水。你不跟人说清楚，人家还以为跟其他那些店一样呢。再说，他也去佛教道场。被佛道熏染教化过的人再去做肉生意，没人相信他有这胆量及厚脸皮。

一日，老杨在花园给人做艾灸。员工小五就在门店给人做按摩。安排的挺得当。可下午四点钟光景，一个德国女人闯来了小花园。德国人温文尔雅，平时说话轻声细语。纵然吵架也没个吵架的样子，只随风飘过来的偶尔词语，却是警察、报警什么的。

“我一直信任你，我老父亲也信任你这个店，一直来做按摩。约好时间你不在，然后那女人，竟然，竟然直接在我八十多岁老父亲眼前脱得精光…把我老父亲都给吓死了…最后还付了50 欧。”

老李二话没说，赶紧从兜里掏出 50 欧还给那个气急败坏的女人，一叠声地道歉，对不起，我有个远方来的病友需要调理，我不能亲自为您父亲服务，就安排了同事，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了，我回去就辞了她。实在对不起，请千万不要报警。

德国女人拿着 50 欧愤愤走后，老杨也回到店里，起先啥也没说。等见到小五，没有责怪，只轻轻飘了一句话。

中国女“病友”一愣。（若没听到

这句轻分贝的话，还真信了他。她以为亏欠了他、占了时而愿意出售一切人事物的员工给卖了）。她那兜里的手，把 50 欧元往衣兜深处给推了推。

“你也太急了些”。他只轻轻一句埋怨，完全是一个性格极其稳定的好老板。

蒙庄，大学副教授。

扫烟囱

施文英（法国）

Title: Chimney Sweep

Synopsis: A Chinese student in Paris, desperate for work, finds a hidden painting while cleaning a chimney, only to discover it's a test by the company's owner, who offers him a job and language lessons after he returns the artwork.

Key Words: Temptation, moral test, hope, chimney, Monet painting

Author: Shi Wenying (France)

巴黎的冬天冷得刺骨。李明缩在塞纳河边的桥洞下，数着口袋里仅剩的几个欧元。他来法国五个月了，语言学校的学费拖欠了两周，如果再找不到工作，就要被遣返回国了。

“扫烟囱？”劳务中介的法国老汉挑起眉毛，“你确定？这可不是什么体面工作。”

李明点点头，他已经顾不上体面了。老汉递给他一张名片，上面印着“烟囱清洁公司”的字样，还有一串地址。

隔天清晨，李明携带着简单工具，一把长柄刷、一根绳、一盏头灯，站在一栋豪华别墅前，住宅的烟囱像一根巨大的黑色烟斗，直插灰蒙蒙的天空。

“从屋顶进去，”工头指着梯子说，“小心点，别把主人家值钱的瓷器碰碎了。”

攀爬的过程比想象中艰难。烟囱

内壁结着一层厚厚的煤灰，每往下滑一寸，都会扬起呛人的黑雾。李明的眼睛被熏得生疼，但他还是咬着牙，一点一点往下蹭。

突然，他的脚踢到了什么坚硬的东西。借着微弱的头灯光，他看见烟囱内壁有一个暗格。暗格里躺着一幅油画，画框上落满了灰，但画布依然完好。

李明的心跳加快了。他听说过，有些富人会把贵重物品藏在烟囱里。他小心翼翼地取出画作，借着天光仔细端详。画上是一片睡莲池，笔触细腻，色彩朦胧。右下角有一个法文签名，他认出是克劳德·莫奈。

他的手开始颤抖。莫奈的真迹？这可能是价值连城的艺术品！

这时，楼下传来脚步声。李明慌忙把画塞进工作服，继续往下清理。他的后背已经被冷汗浸透，画框的棱角硌得他生疼。

“上面有人吗？”一个女人的声音从下方传来，“我是这里的管家，需要帮忙吗？”

“不用，马上就好。”李明强装镇定。他的大脑飞速运转：如果现在带着画逃走，可能会被抓住；如果把画放回去，又实在不甘心。

终于，他清理到了烟囱底部。一个穿着制服的年轻女人正在等他，她的目光锐利得让李明心虚。

“辛苦了，”女人说，“请跟我来客厅，主人想见你。”

李明的心提到了嗓子眼。难道被发现了？他跟着女人穿过长长走廊，来到一间富丽堂皇的客厅。

壁炉前站着一位优雅老人，他转过身，目光落在李明鼓鼓的工作服上。

“年轻人，”老人微笑着说，“你找到那幅画了吗？”

李明愣住了。老人继续说：“我特意放在那里的。我想看看，在巨大的诱惑面前，一个陷入绝境的人会做出什么选择。”

“您……您是在考验我？”

“是的，”老人点头，“我是这家清洁公司的老板，也是你语言学校的资助人。我一直在关注你，想给你一个机会。”

李明感觉双腿发软。他颤抖着取出画作，双手奉上：“对不起，我……我确实动过贪念。”

老人接过画，却递给了旁边的年轻女人：“艾米丽，把这幅赝品收起来吧。至于你，年轻人，”他转向李明，“如果你愿意，可以来我的公司工作。艾米丽会教你法语，她是我女儿。”

艾米丽朝李明眨眼微笑。李明恍然，他在语言学校见过艾米丽。他的人生，似乎在冬日寒夜迎来了一线曙光。

施文英，美术文史双硕士，曾任《华报》副总编，出版诗画集、散文集、译作、学术著作等。作品见《厦门文艺》《散文》《野草》《天池小小说》《百花园》《羊城晚报》《香港文学》等。获《首届国际生态文学奖》散文诗金奖等多项文学奖。

食相攸关

尤琪（英国）

Title: Stellar Eclipses Matter

Synopsis: A MI6 employee discovers a WWII diary detailing how a Nazi officer identified a British spy by his fork-switching during a meal, sparking their panic over a possible similar betrayal via their own scone-eating habits at a recent tea.

Key Words: espionage, tension, fate motif, betrayal, culinary clues

Author: You Qi (UK)

以一等成绩从德汉双语专业毕业后，我入职 MI6，被安置在信息管理中心。

未能一脚踏进核心部门反情报小组，虽怏怏不甘，但我自知不可消极无为，于是主动请缨，将一些久已无人问津的档案数字化，以此迈出跬步之行。

最先着手处置的，是 1945 年特别行动执行处（SOE）解散之际，从总部所在地贝克街 64 号撤回的一箱遗物。箱内有个棕色牛皮日记本，蛰伏于枯脆泛黄的纸堆里，如同一块诱人的巧克力。我很快查明，日记扉页所印字母 H. W. 是汉斯·魏斯曼的缩写。魏斯曼的战时身份是 RSHA 第四局官员，然而，归档目录备注却显示，箱内为同盟国情报人员物品。换言之，H. W. 或是盖世太保，或是我方间谍，或是被策反人员，多重身份并不罕见。我心不在焉地翻看着日记，其中两页，瞬间抓住了我的注意力：

一、1942 年 10 月 27 日 凯撒霍夫饭店

到达饭店门口，我习惯性地左右扫视。威廉大街上秋叶斑斓，寒风鞭骨。柏林的秋天，美丽又忧伤，暖色与寒气的交织中，胜利似乎触手可及，同时又危机四伏。

进入餐厅，我一眼看见壁炉前的马克斯·米勒。他身着深灰色西装、黑色高领毛衣，外表与气质和音乐家的身份完美匹配。

我仔细研究过米勒的档案。因斯布鲁克人，普奥后裔，父母双双死于雪崩，维也纳音乐学院毕业，柏林国立音乐学院教师。档案毫无破绽，但以我的经验，毫无破绽的档案只意味着一件事：必有破绽。

几句寒暄话、半杯美味思之后，我们进入为回乡休假士兵举办音乐会的话题。音乐会此次会面的理由，或者

说，是我的借口。

米勒非常矜持，也许是故作紧张，毕竟，音乐家与盖世太保同桌举杯把盏，忐忑是最合理的表现。他建议采用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理由是学院交响乐团不久前刚排练过，已相当默契熟练。这个提议风险极高！第五交响曲主题音符 G G G E？，与莫尔斯电码的短短短长一致，恰为胜利的字母 V，也因此，同盟国那边也在追捧这部作品，并试图扭曲其寓意，暗示他们胜利的决心。米勒是佯装无知？还是古布迷阵？他到底是同盟国间谍、还是德意志爱国者？

我们继续以音乐佐食佳肴，米勒逐渐放松。主菜上桌后，他右手握刀，左手持叉，一边侃侃谈巴赫、一边娴熟切牛排。他以均匀的节奏切下四五小块，大小正好便于咀嚼，然后，他把切刀搁放于盘沿，叉子从左手换到右手，戳起一块小牛肉，送入嘴中。

咚！咚！咚！咚——！

《命运交响曲》在我脑海里轰然响起。但我不动声色，依然饶有兴味地听他谈论巴赫，看着叉子在他两手之间来回移动。破绽，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尽收眼底！

甜品咖啡之后，话题从巴赫回到贝多芬。我告诉米勒，音乐会曲目就选定《命运》，回去加紧排练。

在饭店门口道别后，我目送米勒缩头耸肩的背影穿过威廉广场。视线尽头，威廉大街和沃斯街交汇处，帝国总理府肃穆威严，令人敬畏。米勒走到

拐角，我唤来的两名便衣迅速贴近，将他押走。

二、1942 年 10 月 28 日 IV 局 B 审讯室

米勒很镇定，矢口否认是同盟军的卧底，但眼底转瞬即逝的一丝迷茫，暴露了他对疏漏之处的百思不解。

等着瞧吧！我心里暗自哂笑，在桌上叉左刀右摆好一副餐具，对米勒说：音乐家，请允许我示范正宗德意志用餐仪态。

我右手前后虚划两下，左手将虚拟食物叉起，看着米勒问：看清楚了吗？在正式餐宴上，无论猪排牛排，德奥人必定切一块吃一块，这是从四岁就起培养的餐桌教养。

接着，我模仿他昨晚的做派，将切刀往桌上重重地一搁，粗犷地把叉子换到右手，向下猛戳一下，迅速塞进嘴里。看明白没？这是英美乡巴佬的吃相。所以，昨天你把叉子换到右手的瞬间，等于在通知我，你可不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因斯布鲁克人。可惜啊，SOE 那些蠢货，在你的培训课上漏掉这个致命细节。

米勒怔怔地看着我，眼神复杂。难以置信？还是后悔莫及？

咚！咚！咚！咚——！

H. W. 的两则日记，在我脑海骤然敲响《命运》主题音，发蒙振聩，余音不绝！

昨日下午欢迎新人茶会上，部长漫不经心地问我，记得你是康沃尔人？

彼时，我刚好咬下巨大一口司康饼，嘴巴鼓得像含着乒乓球。为防止饼屑、果

敲鼓似的拼命点头。啊！难道是此难看食相出卖了我？

司康的吃法，是横亘在康沃尔郡和德文郡之间的世纪分歧。德文郡人掰开司康饼，先抹一层与饼厚度相当的凝脂奶油，再抹一层三分之一厚度的草莓果酱。德文郡笃信，凝脂奶油之于司康，一如黄油之于面包，果酱不过是提味的点缀。而康沃尔人，则对“先果酱后凝脂”有着宗教般的偏执，坚称果酱渗入温热的司康后，才不会掩盖凝脂奶油的口感和浓香。德文郡挖空心思从历史废墟中挖掘出一处残迹，作为司康饼起源于其域内的证据，而他们的邻郡则将“康沃尔凝脂奶油”做成世界级品牌，且发展为下午茶的标配。

奶油 or 果酱，这可是致命食序！昨天我先抹了哪个？甚至，我有没有像某些外地人，用刀而不是用手掰开

酱和奶油喷薄而出，我只好以手挡嘴，

了司康？部长突然发问，想必是对我土生土长康沃尔人的人设背景起疑？

我全身冒汗，手里的日记本犹如一块开始融化的巧克力。战时刀叉定命的案例，为何在培训过程中没被提及？

踏踏踏踏——走廊上响起急促的脚步声，那是当年盖世太保抓捕米勒时，靴底敲击威廉大街的回声。

尤琪，2023 年开始中文写作。短篇小说、散文可见于《边疆文学》《雨花》《青年作家》《红豆》《台港文学选刊》《红杉林》《创作》等期刊。非虚构作品刊发于网易《人间 the Livings》《世界华人周刊》。微型小说入选《微型小说选刊》《海外华人女作家微型小说精选》。欧洲华文笔会会员。现旅居伦敦和纽约。

被丢弃的人

司志强（匈牙利）

Title: The Abandoned

Synopsis: A business traveler faces frustration in an Austrian village after a failed meeting, then gets a ride from a mysterious woman with her own abandonment story, ending with an unsettling late-night sound in her remote cabin.

Key Words: abandonment, despair, unexpected encounter, rain, isolation

Author: Si Zhiqiang (Hungary)

淅沥的小雨把奥地利乡下的青山与村落衬托得格外宁静。火车停在Pöchlarn小镇。站外只有一辆公交车，我是唯一的乘客，急忙赶往河对岸的Marbach村。两地直线距离不足一公里，却要绕过四公里外的一座桥才能到达对岸。

到站下车，一栋栋青瓦白墙的房子与那场雨无声地对视着。我准点赶到客户公司，却发现因中间商的工作失误，客户并不知道那天我会到访，完全没有准备，而且经理有事急需离开。

我后面的行程已满，近期再次安排见面基本无望，我便建议只需半小时快速讨论。结果，对方态度逐渐变得冷漠，经理出去接个电话，便再也没回来。令我更瞠目结舌的是前台走过来让我必须马上离开。我错愕万分，怎么会有如此无礼之人。

连文件都没来得及整理好，便被她再次催促离开。就在我刚走出门时，

她竟然顺手从里面把门反锁。我大脑皮层的神经瞬间绷紧，血液沸腾，隔着玻璃冲她紧锁眉头，气愤地把文件猛地塞进背包。

天气并不会因为谁的坏心情露出善意，我撑着伞，回到车站，看了站牌信息，居然要等四十分钟。

两个小时在雨声中销声匿迹，鞋子和裤脚已被淋湿，路过的人都会瞄几眼我这个显得突兀的亚洲人，而早上那辆公交车始终没有出现。加上之前被客户赶出门的遭遇，我的耐心被彻底磨没。走到隔壁主路边，我咬牙硬着头皮竖起巨石般沉重的大拇指，期待能遇到好心人载我一程。结果，现实就像那天气，裹挟着赤裸裸的嘲讽。

多瑙河浅青色的水，湍急而流。我望了望几公里外的桥，查了路线得知步行需要两个小时才能到对岸的火车站。无奈之下，我沿着河堤往桥走去。一辆巡逻的警车缓慢地与我擦肩而过，

他们并没有询问我是谁，来自哪里，要去哪儿。走到村头，心戛然凉透，河堤居然到了尽头，前方只有主路，并不见人行道。

我被困住，像是被客户、被天气、被生活同时无情丢弃的人。天色渐暗，我撑着伞站在冷风中，眼神迷茫。

这时，对面的路口出现一辆车。我实属无奈，只能再次竖起大拇指。当然，我很清楚自己的行为无疑是再次把我推进被无视的境遇。车子是黑色，有些破旧，司机是位中年奥地利女人，裹着碎花头巾，微胖。

但是，她停下了车，我突然欣喜。结果发现她左右环顾来往车辆，她只是在遵守交通规则。我叹了口气，把伞拉低，尽量避开她可能投来的视线。她从始至终就看过我一眼，然后又开始整理副驾驶座位上的什么东西。

“滴”一声鸣笛，吓了我一跳。抬头望去，她竟然示意我赶紧上车。

“你方便载我到河对岸的P?chlarn火车站吗？”她只是微微点头，似乎并没有听清我的话。“非常感谢你。”我坐进车，外面的清冷与雨声被瞬间隔离。“P?chlarn火车站”我再次小声说道。“OK”那是她对我说的第一个字。她在那一刻就是乍现的天使，熠熠生辉，驱走了那天所有的湿冷。

那座看似遥不可及的桥越来越近，更近了，到了。然而，车子并没有拐弯，而是直径继续往前开。

“P?chlarn火车站”我面露疑惑，

声音有些干涩，并指着河对岸的方向。

可她似乎听不懂我的话，或听不懂英语，目光盯着望不到头的前方，脸上是比那雨天更冷的神情。我开始慌乱，莫非她要走另一条路？可是，前方是树林，那条路仿佛是通向林深处的昏暗之地。

“你要带我去哪儿？”我呼吸急促。

“咔嗒”一声，她在我试图推开车门的前一秒锁上了车门。

我头皮瞬间发麻，浑身冒出鸡皮疙瘩。如果真的动武，她并不是我的对手。但是，她是那辆疾速行驶的车子的掌控人，我不敢轻举妄动。

大约十分钟后，车子停在林深处一栋暗红色破旧木房子前，周围罕有生活的痕迹，除了那条窄而泥泞的土路。

我铆足了劲准备推开车门，她却突然问道：“你也是被别人丢弃的吗？”声音很轻，她的问题让我瞬间心安不少，可我竟然不知为何。她似乎在对前方的空气说话。

半年前，她在徒步时结识了一位法国男人。他们从相识相知到相爱，并一起在那个木屋里度过了整个秋季。有一天，他说家里有事要离开，并承诺两周后会回来找她。然而，时间在严冬中被冰封住，他消失了，正如多年前她父亲离开时那样，都没有给她任何善意的提示。

她开始哽咽，话却没有停。我对她

已由恐惧逐渐变成怜悯。最终，我没有逃离。进屋后，她煮了咖啡，外面的雨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明早我送你去火车站。”她端着咖啡，轻推开里屋的门，进去后又反锁，留我独自坐在沙发上。

不知何时我已在沙发上睡着，半夜醒来发现身上多了一条紫色毛毯，并听见她在里屋低声自语。

次日清晨，火车来了，我站在车门前回头望她一眼。我们只是四目相视，没有语言，没有挥手告别，只有那依旧未停歇的小雨。我在想，那个画面是否会让她想起半年前自己送走那个法国男人时的场景。

火车上，我脑海里再次浮现她的脸。她并非坏人，也没有疯，只是被人

丢弃，受了伤，难以愈合。但就在这时，我突然回想起昨晚半梦半醒中似乎听见里屋出现过另一个人的脚步声，可那人是谁？

司志强，定居匈牙利，长江文学、华人文学签约作家，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匈牙利华文作家协会、欧洲华文笔会等会员。文学创作小说、散文和诗歌三类题材作品均已获全国及国际性奖项。作品散见于《香港文学》《长江文学》《文综》《香港作家》《南国文艺》《台港文学选刊》《华人文学》《中国日报-世界华人周刊》《欧洲诗友沙龙》等。

吵架

林肃（奥地利）

Title: Quarrel

Synopsis: In a bustling market, a dispute between a pork vendor and a fish seller over dirty water escalates into a dramatic scene where both feign medical emergencies—cardiac arrest and epilepsy—only to be exposed by surveillance footage, leaving the crowd stunned by their "performances."

Key Words: Marketplace conflict, tense, water dispute, fake illness, irony

Author: Lin Su (Austria)

菜市场的空气里，永远飘着复杂的味道，鱼腥味混着肉膻味，再掺上咸菜的酸臭味等，纠结成粗粝混杂的市井气息。周日上午正是最热闹的时候，买菜人拎着布袋推着小车，在各个摊位前挑挑拣拣，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

张大壮把砍刀往案板上一剁，“咣”的一声，一片猪肋骨应声而断。他抹了把额头的汗，无意间往左边瞥了一眼，眉头皱了起来。隔壁卖鱼的阿芬拿着塑料盆往外倒水，脏水顺着地面流过来。刚运进来的半扇猪肉，还躺在地下的垫子上，离脏水只差一拳的距离。

“哎哎哎，我说你能不能小心点？”张大壮粗着嗓子喊了一嗓子。

阿芬头都没抬，手里的网兜在水池里搅了搅，捞起一条草鱼甩进红色塑料盆，溅起的水花有一半落到肉铺的案板边缘。“我这天天泼水，你天天

喊，有意思没意思？市场就这么大，水不往你这流往哪流？”

张大壮把砍刀提了起来，刀背在案板上磕了两下：“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你弄个挡板挡一下，一块塑料板的事，花得了你几个钱？我这边全是肉，沾了脏水谁还买？”

“哟，就你干净？”阿芬拿着网兜，站直了身子。她个子矮小，系着一条洗得发白的蓝色围裙，袖口卷到胳膊肘，露出两截晒得黝黑的小臂。她仰着脸看张大壮，足足矮了一个头还多，可那眼神一点都不怯，“你那个肉，注没注水你自己心里没数？案板上流下来的血水比我鱼池子里还腥，也好意思嫌弃我的水脏？”

食品安全最近查得紧，这话戳到了张大壮的肺管子。他膀大腰粗，一米八几的个头，两百来斤的分量，往那一站像座铁塔。围裙上沾着星星点点的

血渍，两只手骨节粗大，虎口的茧子厚得发黄，一看就是常年操刀的人。他往前迈了一步，踩进那摊脏水里：“你说谁注水？”张大壮鼓着眼睛，声音压低了，但比高声喊叫更让人发怵。

阿芬下意识往后退了半步，但嘴上没饶人：“谁应声就说谁。”

对过卖菜的周婶，赶紧劝道：“行了行了，大清早的别吵了，都少说两句。”她看看张大壮：“大壮你也是，跟个女人计较什么，她就是个臭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又扭头看看阿芬：“阿芬你泼水注意着点，别总往人家那边泼。”

周婶这话听着是劝架，实则偏着阿芬。她跟阿芬在市场里摆了七八年的摊，一个卖菜一个卖鱼，早就是老姐妹。张大壮两三年前才来的，周婶每回都是这个劝法，明着劝，暗着拉偏架。

张大壮见周婶又拉偏架，心里火气腾腾往上蹿。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湿透的鞋，又看了看阿芬那副“你能把我怎么样”的表情，胸膛起伏了两下，忽然把砍刀往案板上一甩，刚好砸到了一块筒骨，筒骨飞了出去，在地上蹦了几下。

张大壮本来是无计可施，是对自己冒火，但阿芬一见脸色变了，尖着嗓子喊：“怎么还要动家伙呀？有本事你动我一下试试！”

围观的人渐渐多起来，里三圈外三圈。看热闹不嫌事大，谁也不肯走。张大壮脸涨得通红，他盯着阿芬看了两秒。阿芬也不甘示弱地瞪回去，下巴

扬得高高的。两人隔着个水池和一张肉案的距离，就如两军对垒。

“我跟你说最后一次，”张大壮伸出一根粗壮的手指，隔着空气点了点阿芬，“你再把水泼过来，我把你那个鱼池子扒了。”

“你扒你扒，你现在就扒！”阿芬把腰一叉，“大男人欺负女人，你好意思！”

张大壮绕过肉案，一步跨到鱼摊前。阿芬举着网兜，做出阻拦状。张大壮本来想吓唬一下，没料到阿芬当真，这让张大壮当着这么多的人不好下台。他便抓住网兜，往前用力一扯。

阿芬站的地方有些滑，她踉跄了两步，没有稳住，啪的一声扑倒在地。

市场顿时安静了下来。大家都在等待阿芬的哭天喊地，然后等着几个好事佬出来打抱不平，谴责张大壮恃强欺弱。这样的纠纷，通常以弱者得到同情而收尾。

没想到，张大壮脸上的表情从暴怒变成了痛苦，又从痛苦变成惊恐。他眼睛瞪得溜圆，嘴巴大张着，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一口气上不来了。紧接着，他那两百来斤的身躯摇晃了两下，膝盖一软，“咚”的一声跪在地上，然后整个人往侧面一歪，结结实实地倒在了鱼摊前面的积水里。倒下时，他嘴里含糊不清地说了句什么。

所有人看着张大壮，都愣住了。

短暂的沉默之后，是阿芬的尖叫声，声音尖锐得像锐器划过玻璃：“打人啦！救命啊！我要被打死啦！”阿芬

身体猛地一僵，接着开始剧烈地抽搐。她的手指痉挛着张开又合拢，两条腿在地上胡乱蹬着，鞋都蹬掉了一只。最吓人的是她翻白眼，眼白露出来，瞳孔缩成两个小点，嘴唇哆嗦着往外吐白沫。

“癫痫！她有癫痫！”周婶第一个反应过来，声音都变了调，她赶紧蹲下去扶阿芬：“阿芬！阿芬你怎么样了？你别吓我啊！”

整个菜市场乱成了一锅粥。“赶紧打120啊！”“别动她别动她，癫痫不能乱动，会咬舌头的！”“谁有速效救心丸？肉摊那男的倒下去时，好像说心脏病犯了！”“拿个东西给阿芬咬着，筷子！谁有筷子？”……

120很快就来了。医护人员赶紧对张大壮与阿芬进行诊断，准备采取抢救措施。

不知是谁，还打了110。警察也赶到了，向在场的人了解情况。

这时一个瘦高的年轻男人，走过来对警察说：“我手机里有个东西，可能对你们有用。”

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他。有人认出他来，小声说：“这不是市场管理处搞监控的小赵吗？”

警察问：“是监控视频吗？播放一下吧。”

视频正在手机的界面上。视频的角度正好对着肉铺和鱼摊之间的区域，画面清晰度不错，案板上肉的纹理都看得见。年轻人点了播放，视频从头开

始：阿芬泼水，张大壮骂人，两人吵起来，周婶拉偏架，张大壮摔砍刀，绕过案板走过来，阿芬拿起网兜阻挡，张大壮随手一扯，阿芬摔倒。大家清楚地看到，阿芬倒地后，并没有立刻“癫痫发作”，而是翻身坐在地上，看了一眼张大壮，正要哭喊。张大壮看到阿芬摔倒，愣了一下，也马上倒地，并捂住了胸口。随之，阿芬开始尖叫，然后抽搐口吐白沫。……

视频播放完毕，菜市场里安静了好一会儿。警察说：“两位当事人，演技都不错嘛。还需要把视频再看一遍吗？”

张大壮躺在担架上，原本蜷缩颤抖的身体忽然就不抖了。阿芬的反应更直接，她猛地睁开了眼睛，一直在抽搐的手脚，突然就不抽了。

120的带队医生，分别看了看张大壮和阿芬：“两位，还去医院吗？要是去的话，救护车费可是要自己出的。”

林肃，浙江温州人，20世纪50年代生人，80年代曾任温州广播电台专题部、记者部副主任，温州文联未来诗社秘书长等职。后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留京中央国家机关。90年代初出国，曾从事进出口贸易，现定居奥地利维也纳。曾担任奥地利中华工商联首届常务副主席、奥地利奥中经济科技文化交流协会会长等职。辍笔多年，近年重新拾笔，作品见于《香港文学》《台港文学选刊》《人民

日报（海外版）》《欧洲时报》《中国日报（美国）》等报刊以及各种公众号。文章、诗歌入选多种合集。《岁月留痕

-55 篇华人与维也纳·奥地利的故事》主编之一。著有《林肃散文随笔自选集——欧洲并非如你所想象》。

飞沙河

戚红香（迪拜）

Title: Flowing Sand River

Synopsis: A Chinese couple's marriage evolves from hopeful coexistence in a Canadian mountain town to separation due to conflicting life aspirations, until a return visit reveals that love can mean honoring each other's distinct life paths.

Key Words: love, life divergence, river metaphor, regret, acceptance

Author: Qi Hongxiang (Dubai)

二〇一三年的春天，落基山脉的残雪正融。

秦珊和林志强车行在加拿大BC省北部的群山间。那是一座因黄金与碧玉而聚集了无数淘金者的Lillooet边陲小镇。车窗外，人们在酒馆里谈论着矿脉的走向，计算着每一次挖掘的投资回报，眼里闪烁着对财富的狂热。

秦珊的目光，却落在桥下奔涌的河流上。

雪山脚下，无数股因春融而生的清溪从幽闭的山谷中跌宕而下，毫无保留地砸进飞沙河里。远远望去，清澈的碧流与浑浊的黄沙在河道中绞缠、碰撞。那些原本在山间透明见底的溪水，一入主道，便瞬间失去了自我纯粹的颜色。

可它们没有犹豫，依然裹挟着泥沙，义无反顾地轰鸣向前。

那是他们新婚的第一年。两个都

曾在生活暗礁上触过礁的人，重新交出信任，本身就是一场豪赌。

车厢里，音响正缓缓流淌着那首《爱是你我》：

“爱是你我，在患难之中不变的承诺……”

那歌声像一把钝重的铁锤，一下下敲在秦珊严防死守的心口。她侧头看向握着方向盘的林志强，心中暗自许下誓言：这一生，无论风雨多大，她都要死死守住这份同舟共济的温热。

一曲终了，林志强笑着换上了《高山慕情》：

“暂时抛开一切烦恼，我们俩同看山色同看斜阳……”

他摇下车窗，任由清冽的山风灌满衣襟，跟着轻声哼唱。那神情，是久违的、彻底的松弛。

那时的秦珊坐在一旁，笑意盈盈。她以为奋斗与安逸、爱情与风景，不过

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理应并存。

她不知道，命运在最初交轨的时候，就已经奏响了分道扬镳的序曲。

随后的十年，日子被裁剪成无数细碎的白昼。

林志强累了。他看够了职场的攀爬与倾轧，开始极度向往提早退休、寄情山水的隐逸生活。他想去流浪，去过没有指标、没有竞争、日落而息的日子。

而秦珊，正处于生命力最旺盛的丰水期。她迷恋创造，相信一个人的价值与尊严，必须在不断的击水搏浪中才能淬炼出来。

最初的讨论，变成了后来的争辩。他们从一张办公桌的意义，辩论到一笔财富的归宿，最终演变成对彼此生命形态的审判。

曾经无话不谈的爱人，变成了两头关在狭小房间里、无法互相说服的困兽。

他们都以为自己奔向的是幸福。却不知道，那条叫作幸福的河流，早在某个看不见的岔路口，分道扬镳。

最终，他们平静地签下了离婚协议。

十多年后，因缘际会，他们再次驱车回到这个小镇。

黄金依然埋在岩层，玉石依旧沉睡在河床。远处的雪山寂静如初，唯有飞沙河，比记忆中更加辽阔，也更加暴烈。

秦珊站在长满苔藓的礁石上，看

着无数支流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平缓的、湍急的、清可见底的、裹挟泥沙的。它们成分各异，脾性不同，却都在这具巨大的河床里达成了一种奇妙的共存，浩浩荡荡地流向同一个终点。

她忽然在风中落了泪。她想起了十三年前车里的那两首歌。

那不是两首情歌。那实际是两份南辕北辙的人生宣言。她听到的是“患难与共”的紧绷与坚守；而他听到的，是“抛开烦忙”的松弛与退隐。

谁都没有错。

飞沙河从来没有预言过他们的婚姻。它只是在十三年前，就把世界的真相坦白地摊开在他们面前——一条河能够奔向大海，不是因为每一滴水都一样，而是因为它允许不同的水一起前行。它接纳冰雪的冷冽，也接纳泥沙的浑浊；容纳暴雨的冲击，也包容无数方向不同的支流。它因“不同”而壮阔。

夕阳将远处雪山的峰顶镀上一层耀眼的金色。风从河谷深处吹来，扬起秦珊额前已经掺杂银丝的长发。

她忽然释然地笑了。

后来她终于明白：江河与清泉，并无高下之分。江河因为包容而辽阔，清泉因为纯粹而澄明。只是它们，终究属于不同的河道。

当一滴水执意奔向远方，而另一滴水却只想停留在孤寂的山谷——分开，或许并不是一场失败，而是对彼此天性最深重的成全。

飞沙河依旧轰鸣着向前。河水裹挟着冰雪、泥沙、落叶和碎石，穿过峡谷，穿过群山，奔向看不见的大海。

而岸边的人终于懂得：真正成熟

的爱，不是把另一条河强行裁剪成自己想要的模样。而是在看清彼此的流向之后，依然深情地感谢那段曾经并肩奔流、互通波涛的时光。

量子的彩虹

唐玉雪（几内亚）

Title: Quantum Rainbow

Synopsis: During a thunderstorm in Johannesburg, Emlay and the narrator share a heartfelt text conversation, using messages to combat fear, loneliness, and the darkness of a power outage, forming an intimate bond across their distant locations.

Key Words: rainy night, fear, cross-cultural connection, loneliness, intimate dialogue

Author: Tang Yuxue (Guinea)

雷声打破了约翰内斯堡北部桑顿区天空的寂静。先是一道接一道的闪电，紫色的，白色的，红色的，紧随而来的就是一阵接一阵沉闷的雷鸣，豆大的雨点密集而来，砸到刚刚被修剪齐整的草坪上。忽然，一声清脆的响雷咔嚓一声震响在比勒陀利亚高原的山丘之上，空气中弥漫出一股被强大的电流烧焦了橡胶的浓烈气味，天河的闸门打开了。

Emlay 给你发来了信息，她的住区从早上开始便停止了电力供应。她带着孩子们蜷缩在床榻上的黑暗里，靠着仅剩 50% 的手机电池和手电筒功能，徒劳地看着窗外漫无边际的漫长黑夜。约翰内斯堡下着暴雨的黑夜中隐藏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惧，像是不知道有多少野兽的眼睛在黑暗中湿漉漉地窥视。

“在黑夜里，我一直在阅读我们几天前微信里互相回复的信息，它们

支撑我度过漫漫长夜。”

“听到外面的雨声，雷声，我想寻找某部休闲电影，或者枪战片、武侠片，抵挡内心无法抑制的哀愁……”

“你的城区是否也正在下雨？”

“伍德米德……是的，雨天让人情绪低落，愁绪，凄凉梧桐雨……或许正因为如此，让我能够写出各种不同的情绪。”

“……为什么天气让你感到沮丧？”

“温度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中国有句古话：‘秋风秋雨愁煞人’，意思正是如此……”

“我不知道……下雨时，我会非常开心，给自己泡杯咖啡，然后钻进小毯子里，在床上，或沙发上，我享受这种惬意时光。”

“你可以想象，当你所生活的城市长时间地下雨，就像有一个如同约

翰内斯堡城市一样美丽的姑娘在默默流泪。中国人很难体会你的感受……通常，雨打芭蕉的声音会让人感到孤独和寂寞，产生空虚和无助感……几个月前，我在几内亚的科纳克里撰写了许多文章，当时正值雨季。潮湿的天气让我将其与疾病、心理阴影，甚至我的痛风联系起来……”

“我尝试着去想象……可能这对你的心情有好处……”

“在许多中国人心里，天气的变化是一种审美对象……”

“我每天都能从与你的对话中学习很多远方的信息。你能给我解释一下，这段音乐表达的是一种怎样的情绪和意境吗？”

“秋思，中国的传统古琴，这段音乐表达了一个人绵长的思绪，他像是陷入某种用语言难以表达的离别，秋日的绵绵细雨……”

“……这……理解起来有些难度……”

“……黑暗，停电的约堡是危险的，不要走出房门，外面雨下得很大……这里是南非……你有蜡烛吗？”

“……我找遍了房间，可是一无所获，只有一个虚无缥缈的拥抱……多么无力……”

“……可是，我喜欢这样的拥抱。”

在雨夜，你听着智能手机里的对话，像是在看着两面互相召唤、映照着的镜子。Emlay 依赖你手机传来的信息抵抗黑暗。而你则从信息里感受到了

她的恐惧。你们闲聊着情绪，而在你的沉思里，这样的闲聊却被升格为一种奇怪，甚至温馨的心理背景噪声。很多年以后，当你重新翻看这些曾经一晃而过的闲聊片段，一个单词接一个单词、一个汉字接一个汉字的记录像是一堆纷至沓来的语词的碎片，浓稠的记忆水流一样的意识，在脑海里断行，间隔，渐隐渐现，又似乎在不断顽强地切割，编辑，组成一种几乎不能发生的亲密，像是某种来自远古的不稳定的安慰。

“……那个表示拥抱的表情符号里，灰色头像的男孩在说什么？”

“他说：‘抱抱’……”

“他为什么要那么苦恼地敲打自己的脑壳？”

“他在追问自己：‘以我的脑袋思考这个事情，为什么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情绪变化之美，人生难得的享受……”

“我明白了，这一定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I got it, 这真好……”

“当然，我来自中国。”

“很显然，我在南非。”

“山东，青岛。”

“这真好玩，北开普，或者豪登。我不知道……但是，这不重要。”

这是你们毫无戏剧性的聊天，却又像是心知肚明地故意构思的隐秘，通过恐惧和亲密编织，隐含着某种结构，如此相隔千山万水、遥远距离的两

个人，在相同的天气下，共同分享的一个意识。

头顶上密不透风的天空正在下沉，沉到你居住的小区隐匿在黑暗里的屋顶上，甚至，就在你的头顶。你独坐着，你们在用某种互相看不到对方的形式耳语，像是谁在黑暗中把脆弱投向了思维空间中，被你用某种默契轻轻地承接，并在黑暗和雨声里被随时激活，共振，迸发出炫目的火花。你们之间的故事没有任何推进，而意识却游走在你们之间，平行，亲密，互相渗透，一个异国女性依赖你的信息抵抗黑暗，而你却借助她的恐惧看到了自己的孤独，两个孤独个体像是一对纠缠的量子，在黑暗中分享着某个不可分离的瞬间。

“我们是不是疯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陷入了这种看上去互相折射、依赖、并彼此为镜像的结构？在意识深处，战战兢兢地不敢上前，触碰……”

“不知何时，不知何地……”

“中国，南非……”

“……是的，也是约堡，青岛……”

“……是的，伍德米德，阿尔伯顿……”

“……是的，你，和我……”

“真的是疯了……”

“是的，不过，我喜欢。”

“……我也是。”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雨不被人察

觉地停了。潮湿、清凉的空气在夜空中静默。夜色中似乎一无所有。没有故事，没有戏剧性，却像是依然在某处依存着无可回避的情绪的结构，像是刚刚结束、不断穿越遥远距离而进行的对话，显现出不可言说的意识的质感。

唐玉雪，男，1969年8月出生于山东省烟台莱阳市，毕业于中国海洋大学社会科学系。现任职于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非洲公司，常驻非洲几内亚科纳克里；世界华人作家协会会员（非洲区）。

在《青岛文学》发表小说《人·狗·森林》；散文《科纳克里的雨季》；《我感受到塞拉利昂暖风的吹拂》等。

出版专著《书与事：开放的隐居》《后工业化时代的创意狂欢》；

待出版《梦境泛滥的年代》《非洲、语言与无法抵达的边境》《被时间遗弃的城市》。

半仙疯子

何卫灵（非洲）

Title: Half-Deity Madman

Synopsis: A Xi'an restaurant owner helps a persistent young homeless man, whose mysterious return after being relocated by authorities and sudden disappearance leave her pondering his fate and survival.

Key Words: Urban life, survival struggle, madman, snow, gratitude

Author: He Weiling (Africa)

一家位于西安临潼区下西街，中心街段闹区的小餐厅门口，一阵鞭炮响过，由分区工商所副所长亲手揭下，门框左边一块长方形红布，露出钛合金牌匾写着：“福建千里香混沌王连锁餐厅”几个大红宋体字，算是隆重开业。

走进店里，顾客面前呈现一片恬静的景象。一间宽敞的餐厅，墙的四周漆得淡雅，油光滑亮的黄色地板砖一尘不染；八张原生态木桌子木椅子，分两排并列而放，桌面上放着一排排闪光耀眼的调料瓶，使人立马想着厨房里正在锅里下着的，吊人胃口的美味馄饨王，迫不及待就要吃上一口的感觉。

可是，小餐厅开张不到四个月，城管为落实市容整编政策，把历史悠久的下西街所有小商贩菜篮子队伍，全部收编到隔壁街道新建的菜市场里统一经营管理。政策一落实执行，没过一

个星期时间，整条街道客流量便逐渐稀少，失去以往的热闹繁华。

城管禁止菜农在街道摆摊位叫卖，商店糕点食杂店生意一萧条，小餐厅生意自然也跟着萧条。唯有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疯子，每天从早到晚，风雨无阻，锲而不舍地在整条古街上行走。

年轻疯子总是重复着从街道开端走到街道尾部，又从街道尾部来回不停地蹭着。到了饭点，自然会在各种小餐厅，小吃店门口停留，期待店里的老板能够大发慈悲，赏一些残羹剩饭给他充饥。

时至深冬，寒风凛冽，小雨夹着小雪下着不停，年轻疯子上身裹着一件破棉袄，下身只穿一条短裤衩，赤着脚，迎着雨雪，不畏寒冷，仍然在整条下西街来回晃悠。不经意逗留在“福建千里香馄饨王”小餐厅门口，嘴里嚷嚷着：“哎呀，雪啊，下雪啦！这真是下雪了吗？这下的是真雪吗？这雪是真

的吗？”

小餐厅老板娘在店里听见感叹不已，这年轻疯子真该去当一个诗作家，其他诗作家该歇了吧。她顿起恻隐之心，亲自拿了两个卤鸡蛋，用保鲜袋装上一小碗馄饨，走到门口，递给年轻疯子。

谁说疯子没有感恩之心？他一手提着馄饨，一手拿着卤蛋，连连向老板娘鞠躬道谢：“谢谢老板娘！谢谢老板娘！”然后捧着食物转身离开。

年轻疯子边走边颇有诗意叫着：“我有卤蛋吃喽！我有馄饨吃啦！我可以吃卤蛋啦！我可以吃馄饨的呀？卤蛋是鸡下鸭下，馄饨是老板娘下的！”

不久，临潼区市容大检查，负责下西街市容的城管督察办队长，为了树立其管辖的下西街市容标兵形象，在大检查来临的前一个晚上十时许，命令几个督察员将年轻疯子强制性送到离临潼区，需要五元钱车费的遥远偏僻村庄放生。

不承想，第二天上午，当负责放生疯子的三个督察员，陪着临潼区督察总队人员，一起来检查下西街市容时，却看到被放生的年轻疯子，依然在下西街古街道上蹦蹦跳跳，嘴里念念有词：“我回来啦！我走路回来的！我厉害吧！我——”把放生他的几个督察员惊得瞠目结舌，魂飞魄散。

事后，小餐厅老板娘听其中一个叫小米的督察员到店里吃饭说起，惊愕地瞪大眼睛疾呼：“不会吧？会有这么离奇的怪事？不会是哪个督察员

大发慈悲顺车又把他给带回来？”

小米督察员很肯定地回答：“我们半夜是奉老板之命，把年轻疯子放生到小山沟村庄里去，谁吃饱撑着还会把他再带回来。”

老板娘百思不得其解，同时也格外纠结，想年轻疯子究竟凭着一种什么样的毅力，能够在深更半夜里，从那么遥远的偏僻地方识途而返——回到他自认唯一可赖以生存的地方？

曾听老人说过，疯子是半仙化身，果真不假。否则，也不会有如此惊人的顽强生存耐力。倘若正常人上身只穿一件破棉袄，下半身只穿一条短裤衩，赤着脚在雨雪交加的大冷天，到街上闲逛一小时，不被冷生病进医院才怪。

可自春节过后有好一段日子，都不见那年轻疯子出现在下西街走动，莫非又是被那些城管督察给放生了吧？

老板娘揣想着，有一天问督察小米：“嗨，好长时间不见年轻疯子人了，是不是又被你们那帮混蛋兄弟，悄悄抓到比前次更遥远，更偏僻的地方放生了？”

“哪有的呀？老板娘，你可冤枉死我们兄弟了！自经历那一次市容检查，半夜里开车把他拉到灞桥柳小镇，放生到一个小山沟村庄，第二天上午，又见他阴魂不散的出现在下西街。之后，我们几个兄弟哪个还胆敢去触碰他。”

“不是被放生，那肯定是出了其他什么情况。不然……”

老板娘寻思着，转而在心里默默

为年轻疯子祈福：“但愿你吉人自有天相，平安无恙。”

2026年6月4日

何卫灵，女，1963年出生，笔名寒山馨竹，非洲华文作家协会会员，西非统一商报签约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若雁寻巢》《婉姬传》《福清人在南

非》《张三峰三界结缘》四部。其中《张三峰三界结缘》于2025年3月签约美国华盛顿作家出版社出版实体书，并通过亚马逊等平台在全球发行。2026年4月纪实长篇小说《福清人在南非》在西非统一商报连载结束后，梦幻武侠小说《张三峰三界结缘》相继又在西非统一商报连载。编撰红书《丰碑》一部。当前正在创作言情小说《人间惆怅客》。

天生贼心

王子瑜（缅甸）

Title: Born with a Knack for Mischief

Synopsis: Guo Fucai, a lifelong thief who justified his stealing as "resource recycling," stops thieving after his own accumulated loot is stolen by a professional gang, losing both his possessions and his long-held desire to steal.

Key Words: theft, self-justification, resource "reuse", karma, remorse

Author: Wang Ziyu (Myanmar)

郭福财的贼心，大概是娘胎里自带的那种——别人是“天生丽质”，他是“天生手快”。

据村里老人回忆，这孩子还没学会走路，就已经学会顺手牵羊。两岁时能把邻居家的鸡蛋“暂存”到自己裤兜里，五岁时已经精通“袖里藏乾坤”，十岁之后，更是把偷盗发展成了一门带有哲学意味的“生活艺术”。

郭福财从不认为自己是小偷。在他看来，自己是一一资源再利用的实践者。平日里尽干些偷鸡摸狗勾当的郭福财，从不以偷窃为耻，反以为荣，并暗自得意其智力碾压大众。

小时候因为偷东西，他没少被送进管教所接受思想教育。老师苦口婆心地讲道德、讲法律、讲廉耻，他坐在下面频频点头，心里却在想：原来偷东西还有这么多理论依据，只是我还没总结出来。

成年后的郭福财，贼性不改，理论

却日渐成熟。他常在酒桌上对狐朋狗友发表高论：“其实我是个非常节俭的人，我最看不得好东西被浪费。”

朋友们一愣：“偷还能跟节俭扯上关系？”

郭福财当即提高嗓门，仿佛被质疑了人格：“当然！你们想想，那些财物要么闲着、要么放坏、要么被不会用的人糟蹋了。我只是替它们找了一个更懂得珍惜的主人——比如我。”

遇到性格温和、想息事宁人的失主，他还会当场进行思想启蒙：“反正这个东西你现在也用不着，我先替你用着，放那儿也是浪费。等你真要用了，再说嘛。”

他说这话时神情庄严，语气诚恳，仿佛在宣读一份社会责任报告。

郭福财的偷，从不局限于钱和物。只要是能偷的，他都偷。有一年，他与一个正在狱中服刑的张三的媳妇勾搭上了。朋友私下提醒他：“兄弟，偷钱

偷物也就算了，偷人妻不道德，小心哪天被人抹了脖子。”

郭福财闻言，不屑一笑：“你这思想太保守了。她老公几年都回不来，这么好的身材长期闲着，不是浪费吗？再说了，她寂寞、我有时间，这叫精准匹配，是互助行为。”

朋友们听完，纷纷觉得自己受教育程度不够，无法反驳。

除了偷钱、偷物、偷情，郭福财还偷劳动力。凡是到他家串门的亲戚，十有八九都被“顺手留下”。

有一次，他要下地收庄稼，正好二表哥来访。他一把拉住人家：“你回家也是闲着，不如留下帮我干点活。自家人嘛，不讲工钱，讲感情。”

二表哥干了一天，腰酸背痛，临走时连口水都没混上。

年复一年，郭福财就这样在“占便宜不犯法、白用不算偷”的逻辑中如鱼得水，既占尽好处，又保持着内心的坦然。

直到有一天夜里，报应敲门——一个专业盗贼团伙光顾了郭家。他们手法娴熟、配合默契，简直像郭福财的“同行楷模”。一夜之间，把他多年积攒的财物偷了个干干净净，连他藏私房钱的瓦罐都没放过。

第二天清晨，郭福财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失去。

奇怪的是，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偷过任何东西。有人说，是良心发现；

也有人说，是被偷怕了；仿佛郭福财的贼心，也在那一夜一起被偷走了。

王子瑜，生于缅甸掸邦北部。

19岁开始写诗，迄今创作现代诗歌作品400多首，散文百余篇、微小说若干，2010年完成长篇小说《掸邦女儿国》。

创作有《烟农的儿子》《你的生日3.11》《我爱你果敢》《果敢悲歌》《家在果敢》等讲述家国故土情怀的通俗歌曲。

时评集有《历史没有如果——果敢人的族群意识与身份认同》《武装林立之国——剖析缅甸民族武装存在的复杂缘由》《大洗牌——内战危机与秩序重建》《碎片化国家》等，长期关注缅甸时政并撰写相关文章达十数年。

资格

叶星（缅甸）

Title: Qualifications

Synopsis: A Chinese teacher traveling to Mandalay for a teaching assignment reluctantly takes a ride with a intimidating-looking Burmese driver, whose honesty and kindness ultimately move him.

Key Words: Mandalay taxi ride, cultural misunderstanding, trust, unexpected kindness, Sino-Myanmar friendship

Author: Yexing (Myanmar)

飞机准时抵达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取好行李箱，来到出口处，一群的士司机围了上来，满耳尽是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要打车吗？我的车有位子。”“坐我的车，我的车马上就要开动了……”

我想找一辆可靠的坐着舒适的车，便对司机们说“No, No。”可是，我没想到仅仅犹豫了一会儿，其他旅客非常熟练地选好了车，转眼间一辆辆车呼啸着从眼前驶过，留下我孤零零站在出站口，不知所措地搜寻着还有没有去市区的车。

“先生，要去市区吗？我的车停在对面树荫下，我捎带您去。”几句带着缅语口音的普通话飘了过来。我定睛一看，跟我说话的是一位缅族大叔。看他相貌，大概有五十来岁光景，一米八左右的大个头，上身穿着一件满是汗渍泛黄的白背心，下身系着一件蓝

格子隆基，脚上踢趿着一双拖鞋，皮肤黝黑，锃亮得像要冒油，黑黄相间的头发虬结在头顶上，眉毛厚如檐草，眼角布满血丝，满脸胡子拉碴，嘴里正嚼着槟榔，血盆大口扭扭抖抖的，像是生啖禽畜肉似的。

我被眼前人吓得一个激灵，见他上前想要抢夺我的行李箱，我赶紧一个侧转身避开了，心里布满疑云：生得如此凶神恶煞般，不是黑道的就是社会上的混混，我可千万不要被他缠上！我试探着问了一句：“您真的是载客司机吗？”“哪里话？我是正规的跑客司机，我有驾驶证、载客证，合法接送客人呢！”听他如此说，我稍微松弛了下来，可还是紧紧按住行李箱，有些紧张和不相信。

“您放心，我是好人，我会把您安全送到您要去的。”他见我还在犹豫，又说：“您刚刚下机的是今天最后一个航班，现在已经没有客人了，也

没有去市区的车了，您坐我的车吧，不然您今天要在机场过夜了！”我环顾四周，果然人车稀疏，即便有几辆车经过，也都是私家车不载客。无奈之下，我掏出记事本给他看我要去的地址。他接过看了看，露出满嘴血红的牙齿，一边嚼着槟榔一边说：“这地方有点远，离机场有60多公里远，不过没问题，我肯定帮您送到。”我问车费多少，他说：“缅币3万元，给60元人民币也可以。”这价格与我来缅甸前的攻略差不多，就半推半就地由他接过行李箱，跟他上了一辆银灰色日产本田轿车。

我递给司机3万元缅币，他接过后利索地启动车子出发了。因为是在异域他乡，车里就我一个客人，我心中始终有些胆怯，紧紧地盯着司机，他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我的每根神经。司机从后视镜里看到我紧张的神情，从储物格里拿出驾驶证、行驶证和载客证等一沓证件对我亮了亮，大声地对我说：“您不要害怕，我不是坏人，我平时都是载满客人才走的，今天看您很着急，您一个人我也接送的。”接着他为了缓解我的紧张情绪，主动跟我聊起了家常，问我是第几次来缅甸，来缅甸是旅游还是工作，要在多久，等回国的时候他可以接送我来机场等等。当我告诉他说，我是第一次来缅甸，要到曼德勒某华校支教的汉语教师时，他高兴地向我竖起了大拇指：“是吗？真是太有缘了！我也是看到这几年缅甸胞波情谊越来越深厚，很多中国人来缅甸投资和工作，就抓住这个发展机遇，跟中国的外派教师学习中文，才

会讲汉语的。”司机接着谈到了中国的“一带一路”，谈到了中国对缅甸的援建项目，感慨地说：“你们做的都是最伟大的事业，对缅甸的帮助很多很大。”乍听司机的一席话，我惊异不已，没想到一个浓眉大眼的缅甸人，居然有如此的经历和认知。也许是怕我持续尴尬和不安，司机接着打开了车载音响，沁人心脾的居然是一首首中国流行歌曲，包括刀郎的《西海情歌》、林树豪的《阿妹你是哪到呢》等等，我不觉对司机大叔产生了一丝兴趣和莫名的好感。

车子一路疾行，很快就驶过曼德勒市郊。我正闭眼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中时，突然“蹦”的一声巨响，伴随着“嘎——吱”一声长长刺耳的刹车声，车子晃晃荡荡地停在了路边。我如果不是系好安全带，很有可能被甩出了车外。

司机头上冒着冷汗，看到我满脸的惊恐，颤抖地说：“非常抱歉，您没有受伤吧？车子爆胎了，让您受到了惊吓！”

司机立马下了车，很利索地在车前车后做了安全警示标记，并让我先撤到一侧安全的地方，嘴里不停地咕嘟着：“迈德寡，怎么就突然爆胎了呢！让中国客人受到了惊吓……”司机蹲在车前仔细看了看，转头对我说：“现在距离你要去的地方还有七八公里，换车胎需要一个小时左右，我不能送您了，为了不耽误您赶时间，您只有另叫一辆车过去了。”

我一听有点冒火，这司机果然不

是什么好鸟！愤愤地说：“什么？你要半路上把我丢下，让我自己怎么叫车？怎么去？”司机马上红着脸说：“No, No, No, 我不是要丢下您，我送你会让您久等的……”只见司机拿出手机一阵拨打，叽里呱啦地说着缅甸语，额头涔涔地冒着汗珠。打完电话，他掏出3万缅甸币递给我，深深地向我鞠了一躬，说：“朋友，对不起，我不能马上继续送您了，我已经叫好了一辆车来接您，车子马上就会到。我的任务没有完成，车费还给您！”我连忙伸手推辞：“车费不用退，你也不要自责，你已经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眼看就要到了，再说爆胎也不是你故意的啊！”司机坚定地把钱塞进我的衣兜里，讷讷地说：“No, No, 您不收下钱，我的良心过不去，因为我没有顺利地把您送到目的地，还让您受到了惊吓，没有资格收您的钱……”

听他此言，我的眼睛有些湿润。说话间，一辆黄色计程车疾驶而来，在警示牌前方停了下来。司机立马上前用缅甸语叽里呱啦地向黄色车司机说明情况，又掏出手机对着对方的手机扫了扫，嘴里不停地说：“OK, OK, 谢谢，谢谢！”接着，司机跑过来取出我的行李箱，放到黄色计程车上，示意我上那辆车：“朋友，您放心乘坐这辆车吧，一会儿就到您的学校了！”并挥手与我道别。

十几分钟后，我终于来到了我要支教的学校。下车后，我掏出钱支付车费。黄色计程车司机摆了摆手说：“不用给了，刚才那位司机已经付过了！祝您在缅甸工作愉快！”说罢，掉转车头

离去了。

我愣在下车处很久，心里翻江倒海：“我有资格埋怨那位缅甸司机朋友吗？”

2026年5月17日写于缅甸当阳

【注释】

跑客：缅甸方言，意为接送客人。

迈德寡：缅甸口语，真奇怪。

叶星，华文教育工作者，腊戍黑猛龙中学校长，兼任当阳华文中学校长。著有小说、诗歌、海外华语文教学论文、新闻报道等千余篇，发表于《小说快报》《小说日报》《印尼日报》等国内外报刊。1999年创作的散文《杨老馆三返江南》获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征文一等奖；2022年创作的小说《兜兜的爱情故事（续）》获中国驻曼德勒总领馆举办的“纪念中缅建交72周年创作大赛银奖。”。

洪水

今石（泰国）

Title: The Deluge

Synopsis: A Thai man nicknamed Lion builds a treehouse inspired by *the Baron in the Trees* to shelter his family from floods, then moves them to a new area where they resist temptation and live modestly, valuing integrity and contentment.

Key Words: flood disaster, family resilience, treehouse shelter, daughter protection, life struggle

Author: Jin Shi (Thailand)

我大名叫提拉兀小名叫醒。醒，泰语谐音狮子。是一个健壮勤劳勇敢的“狮子”。

家住泰国北部甘烹碧府卡诺县水口镇第三村一个偏僻贫穷的地方。

老天挺眷顾我，鬼使神差让我与宾河为邻，年年打八月起台风出来游行洪水与我有约。

九月初洪水大神上了我家房顶，又把我正在灌浆的稻谷按在水底下，让它们找不到我，只好去和鱼虾诉苦。

洪水大神又瞧上了我的母牛和一只刚下生半月的牛犊，丧心病狂把母子俩给拐走了。

我划着长尾艇像疯了似的四处寻找我这两头宝贝。大雨淹没了我的嘶吼，洪水使我两眼发黑，我用手击打水面发泄我对洪水大神的仇恨。

我一身水一身泥懊丧地爬上了我在洪水来临之前，用木板在门前那棵百年老榕树顶上搭的屋。这方寸之地得益于我喜爱阅读——意大利文学大师卡尔维诺的长篇小说《树上的男爵》给了我灵感。我勇造和巧造了一幢功能三全的（洗澡兼如厕之地，卧室和厨房之所）树顶之屋。

老伴和两个女儿跟我上了空中寓所。大女儿十五岁小名叫芭（泰语谐音：鱼）小女儿十二岁小名叫赛（泰语谐音：沙子）。

“坤颇（爸爸）请您转开脸我要换衣服。”

方寸之地转个身子都难！

大女儿芭扮了个鬼脸白了我一眼笑嘻嘻说。母亲转过脸去也笑了。

空中居屋旁边有厕所，我便对芭说：“到厕所里去换吧！”

“我不去！你钉的木板不牢，脱落了两块，都透光了。”

“这么高谁去看你？”

“划艇过来的从下边抬头就看见我了。”

我赞许地点了点头：“孩子，你做得对，知道保护自己！”我赶紧拿锤子和钉子去修复。

两个女儿长得跟天仙，大女儿芭，正在发育，苗条的身子，逐渐丰满起来的胸部，前后凹凸有致。

遂引起村里年轻小伙的觊觎。我像防贼一样保护两个女儿，曾经抄起过木棒吓跑了趴在墙头的偷窥贼。

洪水来了五天，日子苦，我一颗悬着的心更苦。一天吃了晚饭我呆呆地看着哗哗流淌异常浑浊的宾河水想心事。

我把老伴叫来让她听我劝大女儿芭不要擅自离家出走去寻生活，因为往后的日子是非常艰难困苦的。同时已有人来窜掇引诱她去大城市灯红酒绿之地。

老伴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低下头说：“有话慢慢说，别吓着孩子，她们都是守规矩不乱来的孩子。”

芭像一枝出水芙蓉神采奕奕从洗澡间出来，脸上红扑扑地溢满笑容。她盘腿坐在父母跟前，看看双亲，双手合十对父母说：“刚才父亲的话我已听到，我知道父母是关心和爱护我，所以为了感恩我要自爱，坚决不会去那种

地方出卖自己。”

洪水退后我举家搬迁到号称黄金黄岸的春武里府租屋住。我在建筑公司当技工，老伴到餐厅洗碗。两个女儿去读书。芭上初中二年级；赛读小学六年级。一家省吃俭用最重要的是和和睦睦，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刚来乍到有当地夜总会看上了大女儿芭，高薪让她放学后去唱歌陪酒。都让我们婉拒了。

生活的安乐在于走正道和知足！

2026.5.26 二稿于泰国春武里府

今石，原名辛华，中国籍。祖籍中国山东莘县，现侨居泰国。

1977年开始在中国国内报刊发表文学作品。移居泰国后，业余时间在泰国和中国多家报刊发表小说，诗、散文。2019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和四川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我的中国心——世界华人微经典书系——《卖花串的女孩》”。与文友合著散文集《湄南散文八家》、2007至2023版《小诗磨坊》，创作的散文诗曾收入《中外华文散文诗大辞典》。现为泰国华文作家协会理事，小诗磨坊成员。

遛狗

林沛（马来西亚）

Title: Walking the Dog

Synopsis: A man's bond with his dog and a woman named Xiuxiu, forged through their dogs' friendship, is shattered by the violent deaths of both the dog and Xiuxiu, leaving him haunted by grief and unresolved questions about her murder.

Key Words: dog companionship, tragic loss, human cruelty, sorrowful memory, park encounter

Author: Lin Pei (Malaysia)

狗是世界上最懂人心的动物，它的眼神，纯真友爱，凝望着你，有时没遮拦的快活兴奋，有时是愁绪和忧伤，每一样都让人疼爱。但是很多年了，我没有再养狗，我忘不了老黄死时的惨状，更忘不了秀秀的不幸亡故和惨痛的经历。

老黄是一只地道的土狗，我每天傍晚习惯带它到附近公园散步，由家里出发，抄小径走，就会来到狗狗们的社交中心大草坪。那时遛狗的人很少，我可以解开它脖子上的链索，让它自由自在地跑圈圈。狗儿的社交常常是通过嗅闻建立起来的。有时老黄突然竖起耳朵，仿佛嗅到了同类的味道。

也就是在这儿我与秀秀邂逅，一个年约二十余岁的女子，面目清秀，身材娇小，牵着一只棕褐色小洋犬，款款地向树荫下的石凳椅走来。老黄见到小洋犬如见到知己，两条狗跳跃着，一

下子就互相搂着亲着，她似乎并不介意狗们的亲密。我朝她笑了笑，点个头。

此后也常常相遇，但她冷艳的面容总带着一丝忧郁，像有心事似的。那时我单身，年轻，紧张时一副腼腆无措的模样，对她的身世，更不敢过问。

一天傍晚，她牵着小洋犬在跑，一个打扮得十分妖艳的中年妇女从后追来，恶狠狠地瞪着她，再恶狠狠地抓她漂亮的脸蛋，拔她乌亮的秀发，口中还夹杂着三字经，状似猛兽般地狂骂猛打。秀秀又哭又叫，神情恐慌无助。我看不下去，出手制止，善懂人性的老黄也在旁怒吠，威猛骇人，妇女这才松手。

再见到秀秀时是几个月后的事，她和小洋犬相互依偎在公园的一角。我牵着老黄走过去，两只狗儿重逢，亲热得一塌糊涂，而我和她就闲聊起来。原来她自幼丧母，常遭继母虐待。几个月前继母逼她去相亲，她知道继母心

怀叵测，坚决不从，才会发生继母尾随追来公园打骂的事。

秀秀的心情似乎较前开朗起来，林林总总的闲聊中她也让我知道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一天中午，她从办公室返回家中取东西时被屋里的一幕惊呆了。一个陌生男人光着身体压在继母身上，当时她以为是匪徒劫财劫色，就不自觉地尖叫起来。待反应过来，继母已把衣服穿好，男人早也身手敏捷地把衣服拾起冲入浴室，然后一身穿戴像个有钱人的样子走出屋。

那时她父亲才大病痊愈不久，说出真相怕他承受不起打击，有时谎言比真话更容易让人活下去，所以她只能选择隐瞒。而继母为了遗嘱里那份可观的家产，就一直在演着一出假戏。

至于我和秀秀却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友情，但命运是残酷的，它给了你梦想，再夺走你的希望。有一天，我和老黄玩捉迷藏，老黄竖起脖子在周围打量。忽然迎面来了两个凶神恶煞，一捆鞭炮向绕着花坛跑的老黄掷过来，巨响把老黄吓呆了，然后木棍和巴冷刀朝着它就是一顿狂击猛砍，惊慌失措的尖叫声撕裂了黄昏的天空，此情此景，我永世难忘。

一个更糟糕、比撕裂灵魂更痛楚的事发生了。它像一把犀利的尖刀，一刀一刀地刻在我的心坎上。秀秀牵着狗儿走在回家的路上，迎面飞驰而来一辆车，撞到她整个人飞了出去，落在马路中央，又再被车子碾过，丧生于车轮下。小洋犬不知为何绳索松脱，死里逃生，侥幸逃过一劫。

我目睹了这可怕的一幕，马路上已经围凑了一群人，警车、救护车警笛交替悲鸣。钻过人群，看到她侧脸横躺在一片鲜红血泊中。生命里正吐着芳华的青涩，却怅望着霜雪覆盖了大地。

孤寂的路灯伫立在巷口，映落着天空斜飘的细雨。小洋犬露出悲伤的眼神，我牵着它离开了场地。

那不是一场意外的车祸，而是一场蓄意的谋杀，但肇祸的男司机被警方逮捕后于隔日即获释保外候审，更关键的是，背后的主凶难道就这么逍遥法外？

我没敢再去遛狗，小洋犬就一直跟在我身边，心底弥漫着人和人之间不可能产生的温柔依赖。然而，我毕竟活在感伤和追忆中，每逢想起那场人为的车祸，内心就会一绞一绞地抽痛。

一晃十年过去，小洋犬像人类一样终老离开人世时，我再度想起可怜的秀秀，眼泪又一次涌了出来。

林沛，马来西亚槟城作者，马来西亚大学毕业，曾任学院高等数学讲师，作品散见于台湾诗刊和本地报章，著有诗集《大风起兮》。

私聊曝光

钱昆（菲律宾）

Title: Private Chat Exposed

Synopsis: A teacher at a Philippine Chinese school gets entangled in a bitter Director power struggle between two colleagues, losing her close friendship and eventually resigning after the winning candidate betrays her trust and treats her poorly.

Key Words: Office politics, betrayal, friendship breakdown, regret, power struggle

Author: Qian Kun (Philippines)

仁爱中学是菲律宾首屈一指的贵族学校，中文部在老校长和老主任的主导之下办得有声有色，有关中华文化的作文、朗诵、歌咏、绘画和书法的市级比赛中均获佳绩，成了大马尼拉市有口皆碑，尽人皆知的名校。学校的生源也在逐年上升。

然而，人有旦夕祸福，年逾八旬的老主任在校门口前摔了一跤后便退了休，空出的主任位置令副主任们跃跃欲试。别看主任不是什么高官，但有厚禄，还掌握了 300 多位督课生的分配大权，每年的教师节和圣诞节，都能收到来自教师、家长和学生们的五花八门的礼物，大到珠宝首饰，小到背包手帕等等，做了多年副主任的徐香、丽雯和陈治因而摩拳擦掌准备上位。她们在老校长的眼中，教学能力不分伯仲，还能独当一面，几番的权衡和考虑之下，校长的心最终在徐香和丽雯之间摇摆。

主任之争同我毫无关系，我只是

同土生土长的徐香性格互补，很谈得来而成了忘年交；但同早来六年的丽雯更是情同姐妹加同乡，能来此校任教，还是她介绍的，并且还合租在离学校不远的一处私宅里，同进同出，形影不离。在我的眼里，她不是一个甘居人下的小卒，同徐香相比，她的教学能力更强，堪称学校里的金牌教师，她的伶牙俐齿和甜言蜜语常博得老校长的欢心，只是她很偏激，一旦与人杠上了便无回旋的余地，在我看来，主任不单单要有教好课的本领、更要有“将将之才”的本事和不可欠缺的大局观，是中文部的灵魂人物，也应是一个胸襟宽广应对自如的人，而徐香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当徐香发微信向我袒露，如果她当上了主任，就任命我做她的副手时，我感性地向她回复道：很感谢你的器重，但资历尚浅真的不敢当！你则不一样，能力超强！中英菲三国语言切换自如，电脑不在话下，微信脸书驾轻就熟，是主任的不二人选！我支持你！

哪想到，徐香竟把我和她之间的私聊一触一转地发到“园丁群”里，她的骚操作，让我傻眼了，只觉得如雷轰顶、不寒而栗！这是一则对徐香加分的私聊，在她与丽雯竞争处于白热化的当口，兴许是压倒丽雯的最后一根稻草。我真真切切地领教了徐香卖友求荣的卑劣！

也许是我的私聊点醒了举棋不定的老校长，从来作壁上观的她，今次却罕见地在徐香晒出的私聊下写下：徐香，主任非你莫属！老校长一锤定音的表态，像敲响了庆祝的锣鼓，形形色色的祝贺画面立即在群里接龙：有放烟花的、锤大鼓的、放鞭炮的、鼓掌跳舞和送花篮的，不一而足、热闹非凡。丽雯的暴怒在我的意料之中，她不但退出了“园丁群”，还在发了两个不雅的表情包后拉黑了我。在她眼里，我是一个忘恩负义和见不得她好的可耻之徒。我无话可说，吞噬着徐香一手造成的苦果。

隔日一早，先行一步的丽雯，愤然摔门而出，小铁门发出震耳的咣当声，把我惊了头脑在嗡嗡作响，也把我们的姐妹情震到九霄云外。怀着郁闷的心情到校打卡时，主任的助手叫住我说道：“徐主任有请！”走进徐香的办公室里，一向和颜悦色满脸堆笑的她竟一反常态地板着脸，还严肃生硬地说：“中秋节快到了，我校新一届正副主任就职典礼将合办庆祝，你得去办四件事——写一封言辞恳切，修饰华丽的邀请函；买100张上等的请帖纸和100个信封；用彩印打出100份邀请函；然后用快递寄给每一个受邀

请的个人或团体。”我一听真的很纳闷，这可是副主任们和她助理分内的事啊，怎么就摊到我的头上呢？再说了，上次开会讨论邀请方时明明只需要30份，却要打印100份，这不是浪费公款吗？想到这，便不解地问道：

“不是说要寄30份吗？为什么要印100份？”哪想到，就这么一问，竟点燃了徐香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只见她拉长了脸，如泼妇般的言辞劈头盖脸地朝我砸来：“叫你去办你就去办，怎么有那么多的废话；你是一个很会计较和计算的人；印30张和印100张有什么不一样？别问为什么了……”徐香那近乎咆哮的音量把我深深地激怒了，一转身就往外走，不听她再多说一句话。走在前往教室的途中，我在想着一个问题：五年了，怎么就看不出徐香这种得意便猖狂的德行和盛气凌人的嘴脸呢？

第二天，徐香的办公桌上，放了一张我的辞职信……

钱昆，原名曾燕菲。祖籍福建泉州。

1962年9月20日出生于厦门鼓浪屿。

1988年毕业于泉州市教育学院。

1992年3月旅居菲律宾至今。

1992年，诗作《也许》，在全国“新世纪杯”诗歌大奖赛中荣获一等奖；同年《你是谜语，你是谜底》一诗，在“凯特杯”海内外当代青年诗歌大

赛中荣获优胜者称号;《难忘》《送别》等诗被编入诗集中。

2016年9月,荣任“集美学校菲律宾校友会”会长并续任至今。

2018年元月,加入“菲律宾作家协会”。

2018年12月15日,《公证书》入围第六届印华“金鹰杯”东南亚华

文微型小说创作大赛;《小兵的27万月薪》荣获2018年“武陵杯”世界微型小说年度奖中的优秀奖。

2019年12月25日《买房》荣获2019年“武陵杯”世界微型小说年度优秀奖。

2021年,《现实》荣获“武陵杯”世界微型小说年度三等奖。